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美香 教授



研究生：許奕辰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

## 目次

<b>緒論</b> .....	<b>1</b>
研究動機.....	1
文獻回顧.....	2
研究主題與方法.....	5
史料.....	13
章節安排.....	14
<b>第一章、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建立與發展</b> .....	<b>16</b>
第一節、咖啡館文化的東方起源.....	17
第二節、從牛津到倫敦.....	22
(一) 牛津咖啡館.....	23
(二) 倫敦咖啡館.....	25
第三節、咖啡館的多元服務.....	32
(一) 餐飲.....	33
(二) 抽菸室.....	36
(三) 珍奇博物館.....	37
(四) 商品拍賣會.....	39
(五) 新聞與報紙.....	42
本章小結.....	45
<b>第二章、英格蘭咖啡館的禮儀文化</b> .....	<b>46</b>
第一節、咖啡館禮儀文化的萌芽：洛塔咖啡俱樂部.....	47
第二節、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建立：「便士大學」.....	54
(一) 平等、包容與多元.....	54

(二) 咖啡館「文雅」觀的轉變.....	59
(三) 「雅士」與「才子」.....	64
I. 「雅士」群體.....	65
II. 「才子」群體.....	73
第三節、咖啡館禮儀文化的推動：《閒談者》與《旁觀者》.....	80
本章小結.....	93
<b>第三章、英格蘭咖啡館的無禮文化.....</b>	<b>95</b>
第一節、時髦男子與紈褲子弟.....	95
第二節、八卦愛好者與造謠者.....	102
第三節、冒犯與衝突.....	110
第四節、咖啡館妓院.....	118
本章小結.....	128
<b>結論.....</b>	<b>129</b>
咖啡館文化的沒落.....	129
有禮與無禮.....	131
美好往昔.....	136
<b>參考書目.....</b>	<b>139</b>
史料.....	139
期刊.....	139
書籍、文章.....	139
專書.....	144
期刊論文.....	151
學位論文.....	153
網路資料.....	154
圖片來源.....	155

## 圖目次

圖一、帕斯卡·羅西，「飲用咖啡的好處」(THE VERTUE OF THE COFFEE DRINK)。	27
圖二、「咖啡館內部圖」(INTERIOR OF A COFFEEHOUSE)。	32
圖三、「雅士的私人收藏」(THE VIRTUOSO CABINET OF CURIOSITIES)。	38
圖四、「咖啡館的規則與秩序」(THE RULES AND ORDERS OF THE COFFEE-HOUSE)。	61
圖五、巴頓咖啡館「獅頭信箱」(THE LION'S HEAD LETTERBOX AT BUTTON'S)。	79
圖六、「咖啡館暴徒」(THE COFFEEHOUSE MOB)。	117



## 緒論

### 研究動機

1817年，英格蘭第一家咖啡館於牛津開幕的167年後，英格蘭作家以撒·迪斯萊利(Isaac D'Israeli, 1766-1848)於其著作《文學軼聞》(*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中的一句描述，總結了他對17至18世紀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評價：

咖啡館的歷史不僅是俱樂部的產物(invention)，同時也是人民禮儀(manners)、道德(morals)與政治(politics)的歷史。<sup>1</sup>

儘管簡短，迪斯萊利卻彷彿在向我們述說，咖啡館不僅是喝咖啡的處所，同時也是人民討論政治現勢、展現「禮儀」行為與道德內涵的重要場域。

1650年，猶太人尤德·雅各(Jude Jacob)於牛津所開設的咖啡館，不僅象徵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萌芽，亦成為當時眾多牛津大學學者的閒談聚會處。而當倫敦於1652年出現首間咖啡館後，由於咖啡與資訊（包含期刊、報紙、雜誌）兩者的聯結，不僅促進了各色人群之間的互動交流，也帶來了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蓬勃與興盛。

價格的低廉，使時人僅需花費一便士的價格即能享受香濃可口的咖啡，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咖啡館裡的顧客更熱衷於閱讀、談論散落在館內桌上的各種報紙、期刊與宣傳冊子。資訊的交流鼓動了人們的好奇心，不僅為咖啡館帶來了人潮，同時也引發了各種爭論。從政治的層面來看，咖啡館所訴求的言論自由與王權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碰撞。對國王而

---

<sup>1</sup> Issac D'Israeli, 'Introduction of Tea, Coffee and Chocolate', *Curiosity of Literature*, 3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III, 374.

言，咖啡館是國家動亂的根源之一。對咖啡客而言，此處是言論的天堂、是「自由」(liberty)的體現。從社會的層面來看，咖啡館一方面剝奪了既有利益者(包括酒館、啤酒屋等)的營業收益而引發強烈不滿，另一方面，咖啡館成為男人的群聚地，因流連忘返而導致諸多家庭紛爭。整體而言，英格蘭咖啡館文化史是一部不斷與當代政治、社會相互衝撞、妥協與磨合的歷史。

無論是從正面的角度看待咖啡館的言論自由，還是從負面的角度考察其所引發的各種爭論，均已有的學者作出深度探討。而關於迪斯萊利所提出的「禮儀」層面，學者則往往僅將咖啡館文化形塑為英格蘭「禮儀文化」的重要典範，而甚少具體論述咖啡館文化與英格蘭「禮儀文化」之間的關聯性。對此，筆者質疑之處即在於，一、英格蘭咖啡館文化中是否存在「禮儀文化」？二、咖啡館「禮儀文化」如何發展？三、在咖啡館「禮儀文化」的表象之下，是否存在「無禮」文化？而上述問題即為本論文所欲處理的三個重要面向。

## 文獻回顧

當咖啡館文化逐漸走向沒落之際，歷史學家即開始對其產生興趣。<sup>2</sup>其中，著名英格蘭歷史學家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於其《從詹姆士二世繼位以來的英格蘭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1849-1855*)一書中提出了關於咖啡館文化發展的重要論點。<sup>3</sup>如同談論時尚、購物與品味等議題，麥考萊除了論述咖

<sup>2</sup> 近代早期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發展時段大約從17世紀中期至18世紀末。

<sup>3</sup>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4vols. (London: Longman, Browne, Green and Longmans, 1849-1855), I, 366-370。

啡館是此時期最具特色的政治與社會產物之外，亦運用不少篇幅談論咖啡館的出現與效用、普遍性與多元性。根據這些描述，麥考萊一方面指出咖啡館是18世紀城市生活的象徵，另一方面亦藉此觀點，將咖啡館文化的發展置於「輝格派」(Whiggish)的史學論述之中：咖啡館被賦予英格蘭國家認同的象徵，其代表的不僅是國家的風俗與「禮儀」，同時也象徵著自由與平等的追求。於麥考萊之後，包括廷布斯(John Timbs, 1801-1875)、卡路(Edward Callow)、薛利(Henry Shelly)、羅賓森(Edward Forbes Robinson)、喬治·崔衛林(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艾利斯(Aytoun Ellis)等學者亦承繼此觀點，強調咖啡館文化的發展不僅讓國王在各方輿論壓力之下，撤回禁止咖啡館營業的王室詔令(Proclamation)，捍衛了英格蘭的言論「自由」，亦藉助18世紀初期《旁觀者》(*The Spectator*, 1711-1712, 1714)期刊對於咖啡館「禮儀文化」的推動，進而孕育與發揚了英格蘭的風俗與「禮儀」。<sup>4</sup>

直至近期，儘管仍有學者採用「言論自由：查理二世和咖啡館的挑戰」('Freedom of Words': Charles II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Coffee House)為題概括王權和咖啡館之間的互動關係，<sup>5</sup>但亦有學者開始採用「修正主義」(Revisionism)的角度看待咖啡館文化的發展，<sup>6</sup>除了描繪咖啡館經營模式的

<sup>4</sup> John Timbs, *Clubs and Club Life in London: with Anecdotes of its Famous Coffee Houses, Hostelries, and Tavern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La Vergne, Tenn. : Nabu Press, 2010). Edward Callow, *Old London Tavern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Reminiscent,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Coffee Houses, Clubs, Etc* (London: Downey, 1899). Henry Shelly, *Inns and Taverns of Old London, Setting Forth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Associations of Those Ancient Hostelries,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the Most Notable Coffee-Houses, Clubs, and Pleasure Gardens of the British Metropolis* (London: Sir Isaac Pitman & Sons, 1909). Edward Robinson, *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Coffee* (Christchurch [England]: Dolphin Press, 1972).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England under Queen Anne: Blenhei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0).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Secker & Warburg, 1956).

<sup>5</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Phoenix, 2005), 86-105。

<sup>6</sup> 「歷史修正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是指對歷史事實作重新的考證，其形式可包括：一、以新的史料質疑或查證既有的史觀，二、因為有新知識或社會價值觀改變(尤

多元性外，<sup>7</sup>不僅不再過度強調咖啡館象徵自由與平等的追求，亦不再認定所謂王權與言論自由之間是一種對抗，而傾向將兩者的互動定位為一段相互磨合與妥協的過程。<sup>8</sup>其中，美國歷史學者柯萬(Brian Cowan)的《咖啡的社會生活：英國咖啡館的出現》(*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2005)一書不僅跳脫出「輝格派」的史學論述，更提出所謂的「英國雅士」文化(Britain virtuosi)論述，從嶄新的角度與觀點看待咖啡館文化的發展。<sup>9</sup>根據柯萬的敘述，「英國雅士」不僅藉由旅行見聞與學術研究等資訊的出版，將東方的咖啡與咖啡館文化帶進英格蘭人的視野之內，在咖啡的商品化過程中，亦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而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多元性對柯萬而言即是「雅士」文化與商業、城市文化之間相互作用的成果。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中我們看到，晚近學者已逐漸擺脫以麥考萊之著作為始的「輝格派」史學詮釋框架，而逐漸傾向以多元性、互動性的視角研究、探索並檢視近代早期英格蘭咖啡館文化史的發展脈絡。

---

以民族觀的變化為甚)，對既有史實作出重新解釋。另，關於當代學者對於「輝格派」史觀的「修正主義」論點，參見：Brian Cowan, “Refiguring Revisionism”,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9:4 (2003), 475-489.

<sup>7</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London: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2003).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Stroud [England]: Sutton Publishing, 2007).

<sup>8</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5). Cowan, Brian. “The Rise of the Coffeehouse: Reconsidere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7:1 (2004), 21-46.

<sup>9</sup> 「英國雅士」(Britain virtuosi)意指對藝術與音樂有著高超鑑賞力、熱愛科學真理的探索，並且對所有新奇事物都充滿興趣的一群士紳。柯萬對此概念亦有深入解釋，參見：Brian Cowan, “Open Elite: Virtuosity and the Peculiarity of English Connoisseurship”,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37:2 (1998), 151-183. 此外，「英國雅士」文化亦在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此論點將於本文第二章中予以詳細分析。



## 研究主題與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為近代早期英格蘭咖啡館的「禮儀文化」，對此，我們首先需理解何謂「禮儀」？以及「禮儀」如何發展？面對前述問題，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所著《文明的進程》(*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1939)一書為我們揭示了長時段的「禮儀」發展脈絡。整體而言，埃利亞斯將身體行為與心理情緒的變化聯結於國家形成理論，即隨著歐洲國家的中央集權化發展，人際之間的互動關係逐漸組織化、分工化、緊密化。個人的行為舉止也必須隨著這些變化而有所調整；各種衝動的、本能的、情緒化的行動逐步被經過調整的、自我控制的行為所代替。於此，對於身體和情緒的各種約束與控制也逐漸形成各種「禮儀」規範。<sup>10</sup>對埃利亞斯而言，「禮儀」的發展即為「文明進程」的重要環節之一。歸納「文明進程」理論之大要，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區分出三個重要概念：

一、「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隨著「人際互賴」網絡的擴張，越來越多人捲入日益複雜的關係之中。更多的人被迫在更多變的環境之中給予他人更多的注意，迫使人們要對自身涉及他人的行為後果多加考慮。

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理性化」在人類歷史上沒有絕對的「起點」，即不存在人突然開始擁有「理性」和「良知」的一個點，也沒有所謂處於徹底「非理性」狀態之階段。而所謂「理性化」即是人們在生活的環境中習慣性地自我調整，而這些調整與人際彼此結合的方式有著直接的相關性。

三、「羞恥、難堪門檻的提高」(Raising of Threshold of Shame and

---

<sup>10</sup>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 著，王佩莉、袁志英 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以下簡稱《文明的進程》。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Power and Civility*,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Embarrassment)：由於各種成文或不成文的「禮儀」規範變得越來越廣泛與細微，侵犯與違反這些規範的機會就開始增加，因此羞恥和尷尬的情形也就逐漸增多。

根據上述三個概念的闡釋，埃利亞斯不僅細膩地描繪個體與社會甚至國家整體發展之間的緊密關係，同時也讓我們理解，所謂的「禮儀」即個體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運用上述三個概念，在人際相處的過程中，如何控制、約束、調整自身的各種「外在言行舉止」與「內在心理情緒」，以避免冒犯或觸怒他人。於此，「禮儀」可說是一種社會行為，人際之間藉由此行為的實踐，建構一互敬互重、理性且平和的相處氛圍。<sup>11</sup>

埃利亞斯的著作不僅成為「禮儀文化」研究領域的經典，同時也是此領域的後進研究者亟欲超越、修正和補充的對象。<sup>12</sup>社會學家阿爾帝提(Jorge Arditi)的《禮儀的系譜學：14到18世紀法國與英格蘭之社會關係的轉變》(*A Genealogy of Manners: Transformat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sup>11</sup> 另參見：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著，李康譯，《埃利亞斯與現代社會理論》(*Norbert Elia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7-55。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著，李康譯，《身體與社會理論》(*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43-165。

<sup>12</sup> 關於《文明的進程》一書的介紹與解讀，參見Rod Aya, “Norbert Elias and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ory and Society*, 5:2(1978), 2190-228. Chris Rojek, “Problem of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in the Writing of Norbert Elia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4(1986), 584-596. Stephen Mennell,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K.;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Stephen Mennell, *Norbert Elias: Civilization, and the Human Self-Image* (Oxford, UK; New York, NY, USA: Blackwell, 1989). 關於「文明進程」理論的詮釋、批判與補充，參見：張敦為，〈Norbert Elias的文明理論—文明化、個體化、知識化的形態與過程〉(新竹：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2009)。John Gillingham, “From Civilitas to Civility: Codes of Manner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2 (2002), 267-289. Michael Curtin, “A Question of Manners: Status and Gender in Etiquette and Courtes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3(1985), 395-423. Stanislas Fontaine, “The Civilizing Process Revisited: Interview with Norbert Elias”, *Theory and Society*, 5:2(1978), 243-253.

*France and England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98)一書即嘗試在埃氏的理論框架之內，補充「文明進程」理論所忽略的「禮儀」規範要素，包括宗教戒律與道德理想，並強調「禮儀文化」發展脈絡中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真實性的運用」(Reality as Deployment)與「漸變性」(Change as Gradual)。<sup>13</sup>阿爾帝提所提出的三個概念不僅成為「禮儀」研究的重要突破點，並且當我們將目光從長時段脈絡轉向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文化」發展時，學者也將焦點更多地置於「多元性」與「差異性」的影響。

此外，歷史學家安娜·布萊森(Anna Bryson)的《從宮廷禮儀到文雅：近代早期英格蘭行為規範的改變》(*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998)、菲利普·卡特(Philip Carter)的《男性與斯文社會的出現：不列顛，1660-1800》(*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Britain, 1660-1800*, 2001)與勞倫斯·柯藍(Lawrence E. Klein)的《沙夫茲伯里與斯文文化：道德論述與18世紀早期英格蘭的文化政治》(*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1994)等三本論著，都強調「禮儀文化」發展脈絡中當代政治與社會結構轉變的重要影響。<sup>14</sup>布萊森一方面描述了英格蘭16至17世紀宮廷與城市之間的聯結

<sup>13</sup> Jorge Ardití, *A Genealogy of Manners: Transformat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France and England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1998), 10-13. 「異質性」：被支配論述所排斥但具有一定影響力之次要論述。例如教會之於王權，王權之於貴族，貴族之於中間階層。「真實性的運用」：即論述的具體實踐，例如用外在的身體行為展現內在的高尚品德。「漸變性」：被支配論述所排斥的次要論述逐漸掌握操控權，並成為新的支配論述。

<sup>14</sup>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Britain, 1660-1800* (Harlow, Essex, England: Longman, 2001).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另，由於 Courtesy、Civility、Politeness 等譯成中文均為禮儀或禮貌，故對「禮儀文化」的研究者而言，在討論及運用每一個字詞時，均需考慮字詞的語用涵義，包括

性，<sup>15</sup>並強調上層菁英如何界定自身的形象並突顯自身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城市「中間階層」(Middle Class)<sup>16</sup>逐漸興起的態勢。卡特的論述承接此態勢，並強調從17世紀末期到18世紀，部份上層菁英、知識份子及城市「中間階層」對於「宮廷禮儀」(courtesy)的涵義與表現形式，<sup>17</sup>從起初的仿倣、學習到漸生不滿而有改革之聲。<sup>18</sup>而柯藍則深入地運用沙夫茲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的著作，探討18世紀初期新式的「禮儀」論述如何取代教會和宮廷「禮儀」論述，並強調「公共批判文化」(Public Critical Culture)的建立。<sup>19</sup>

---

使用的時間、場域與人群。而關於這些字詞的使用亦將是本論文的重要研究對象。

<sup>15</sup> 具體而言，由於政治與經濟等因素，鄉村士紳(gentry)齊聚於集政治與經濟中心為一體的倫敦。在政治中心(宮廷)，君王與貴族在禮儀形式上呈現主僕的尊卑關係；而在宮廷或宮廷之外(城市)，貴族與貴族之間的禮儀形式則傾向同伴之間的平等關係。

<sup>16</sup> 「中間階層」(middling sort)處於上層階級(upper class, 貴族、士紳)與勞工階層(labor class)之間，其組成包括商人(merchant)、專業人士(professional men, 律師、教師、教士、醫師)等群體。參見：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Keith Wrightson,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5-46. Barry Coward,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50-1750*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8), 62-68.

<sup>17</sup> 「宮廷禮儀」(courtesy)指的是一套由宮廷所孕育的理想價值和行為規範，同時其亦是基督教整體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具有深刻道德意涵。但其強調的是現世的生存存之道，而非彼世的救贖。參見：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35, 58-60.

<sup>18</sup> Jacques Carré, ed., *The Crisis of Courtesy: Studies in the Conduct-Book in Britain, 1600-1900* (Leiden,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E.J. Brill, 1994)一書從禮儀書(Courtesy Book)的形式及內容的轉變得出與卡特相似的論點。

<sup>19</sup> 另外，柯藍在其一系列著作，包括〈18世紀早期英格蘭的自由、禮儀與斯文〉、〈法國的形象：英格蘭的社交政治，1660-1715〉、〈斯文與18世紀英國的詮釋〉等文章中，亦從17至18世紀的政治與社會等層面，探討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文化史」發展。參見Lawrence E. Klein, "Liberty, Manners, and Politenes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2:3 (1989), 583-605. Lawrence E. Klein, "The Figure of France: The Politic of Sociability in England, 1660-1715", *Yale French Studies*, 92 (1997), 30-45. Lawrence E. Klein, "Politenes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綜觀上述三部著作，此時的「禮儀文化」發展呈現出兩組對立情勢，一、「區隔性」與「普遍性」：此處涉及「禮儀」的適用範圍。從「區隔性」的觀點來看，「禮儀」行為的展現僅包括特定階層與特定場域。但從「普遍性」的角度出發，「禮儀」所涵蓋的對象應適用於所有階層，並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平等」性質。二、「真實性」與「虛偽性」：此處涉及如何看待「外在行為」與「內在情緒（道德）」之間的聯結。「禮儀」的「真實性」重視前述兩者之間的一致性，反對人為的(artificial)、虛偽的(hypocritical)及戲劇化(theatrical)的行為呈現，且強調人際相處的自然、舒適與自由。而「禮儀」的「虛偽性」強調「禮儀」行為的細部規範，重視人際相處的互相順服、奉承與虛飾，並與「內在」的情緒做出切割。此兩組對立情勢不僅成為時人的爭論議題，同時也顯現出「禮儀」內涵的多元性與異質性。

於1650年代後開始蓬勃發展的咖啡館文化，是否也處於上述「禮儀文化」發展的浪潮之中？從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在「輝格派」史觀的影響下，包括麥考萊、羅賓森、廷布斯、卡路、薛利、艾利斯等學者均認為，咖啡館文化不僅是17至18世紀城市生活的具體呈現，亦是英格蘭國家認同的指標：咖啡館所代表的不僅是國家的風俗與「禮儀」，同時也象徵著對於自由與平等的追求。

直至20世紀中後期，上述論點在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的類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1962)中仍舊有其影響力。《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於1962年在德國出版，並於1989年被譯介至英文學術圈，隨即引發各界迴響與批判聲浪。<sup>20</sup>整體而言，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

---

British Eigh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5:4(2002), 869-898.

<sup>20</sup> 哈伯瑪斯 著，曹衛東等 合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的類型》(台北：聯經出版社，2002)。Jürgen Habermas, Thomas Burger, Frederick Lawrence, tran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1992)一書所收錄之文章即從哲學、歷史學、

可以歸納為幾個面向，包括資訊交流（報紙、期刊、宣傳冊子等）、公眾事務的參與、理性和批判性論述的建立等。對哈伯瑪斯來說，英格蘭17世紀末至18世紀的咖啡館文化即為上述概念的具體呈現。<sup>21</sup>咖啡館不僅具備吸引人群聚集的因素（資訊的流通、公共事務的參與），同時也在某些層面上約束、控制人群之間的互動（理性和批判性論述的建立）。然而，細部檢視哈伯瑪斯的論點，除交流模式過於理性化及理想化外，<sup>22</sup>史料的考據亦有所不足，<sup>23</sup>但整體而言，「公共領域」的概念仍提供了論述立基點，有助於後世學者具體描繪人際之間「如何」及「為何」緊密聯結，<sup>24</sup>並勾勒咖啡館「禮儀文化」發展的可能因素。

---

社會學等層面批判哈氏的「公共領域」理論。Peter Lake, Steven Pincus,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nchester [Engl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c2007)一書所收錄之文章則更深入地從近代早期英格蘭的政治與社會發展等層面，回應哈氏關於英格蘭「公共領域」發展的論述。

- <sup>21</sup> Jürgen Habermas, Thomas Burger, Frederick Lawrence, tran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32-33. 亦有學者認為英格蘭的「公共領域」於伊莉莎白一世統治時期(Elizabeth I, 1558-1603)即已展開，參見Peter Lake, Steven Pincus,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Peter Lake, Steven Pincus,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30. 另，關於歐洲18世紀的「公共領域」興起，James Van Horn Melton,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書亦有詳盡描述。
- <sup>22</sup> 例如Mark Knights,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Later Stuart Britain: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culture*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05)一書讓我們理解，「公共領域」的形成亦可能成為政黨鬥爭的工具甚至是社會動亂的溫床。
- <sup>23</sup> 法國歷史學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即認為《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的類型》一書由於缺乏實證論據，故僅能被視為哲學批判性著作，而非歷史性著作。Roger Chartier,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1997), 19-80.
- <sup>24</sup> Andy Wood, *Riot, Rebellion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2002), 171-186. 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著，國立編譯館主譯，萬毓澤譯，《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 (台北：群學出版社，2007)。

受到哈柏瑪斯的影響，歷史學者艾利斯(Markman Ellis)的〈咖啡館導論：一種論述模式〉(“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ffee-house: A Discursive model”, 2008)一文即從「公共領域」的概念出發，探討咖啡館內人際之間對話(conversation)與言談(speech)應有的形式與規範。於文章中，艾利斯羅列了諸多於咖啡館「公共領域」內，各種咖啡客所應遵守的言行規範，包括人際之間對話的相互平等與包容、避免煽動性言論、避談八卦謠言等不實訊息等條目。然而，儘管對於規則條目的分述相當詳細，艾利斯卻未闡述這些規則從何而來或如何產生，而僅告訴我們這些規則是「內化的(immanent)、未聲明的(unstated)、普遍存在的(ubiquitous)」。<sup>25</sup>

為解決艾利斯所遺留下的疑問，柯藍的〈文雅咖啡館，1660-1714：英格蘭後宮廷文化觀點〉(“Coffeehouse Civility, 1660-1714: An Aspect of Post-Courtly Culture in England”, 1997)一文為我們提出了解釋。在柯藍的敘述中，1688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1688-1689)是咖啡館「禮儀文化」發展的重要分界點。於1688年之前，宮廷所代表的不僅是政治中心，亦是英格蘭的「禮儀」發展重心，主宰「禮儀」的內在涵義與外在呈現。此時的咖啡館在當局眼中不僅是一處混亂、失序且無禮的民眾聚會處，亦是政治異議份子的窩藏地。1688年之後，宮廷的威權性逐漸降低，輝格黨人從以前的政治異議份子逐漸轉變為政治權力的掌握者。為了革新過往「宮廷禮儀」所導致的虛偽、墮落以及奪取英格蘭「禮儀」的文化論述權，輝格黨人必須提出一種新式英格蘭「禮儀文化」及文化發源場域。此時，集自由、平等與包容等特性於一身的咖啡館，從往昔的躲藏地轉變成為英格蘭新式「禮儀文化」的實踐與發揚地。經由期刊的發行與思想的灌輸，咖啡館的各種「禮儀」規範逐漸成形，並逐漸深入人心。<sup>26</sup>

柯藍從政治發展的角度出發，精妙地將咖啡館「禮儀文化」與當代政

<sup>25</sup> Markman El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ffee-House: A Discursive Model”,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8 (2008), 156-164.

<sup>26</sup> Lawrence E. Klein, “Coffeehouse Civility, 1660-1714: An Aspect of Post-Courtly Culture in England”,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59:1 (1997), 30-51

治文化相互聯結，並論斷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建構是輝格黨人於1688年之後，逐步穩固政治權力的一種政治操作。柯藍的論述擺脫了「輝格派」史觀的束縛，將「咖啡館文化等同於英格蘭禮儀文化」此一論點「問題化」(problematized)與「政治化」(politicized)。然而，單從政治層面論述，不僅使柯藍忽略了其他因素，諸如咖啡館中文學圈、科學圈、商貿社群等層面的影響，亦讓其武斷地將1688年的「光榮革命」認定為咖啡館「禮儀文化」的關鍵起始點。而除了論點的侷限性外，柯藍於文中亦未能具體地描述咖啡館中「禮儀」內涵與行為規則等細部規範的發展。整體而論，柯藍的論述僅能部份解答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發展過程，而未顯深入與詳細。

綜論上述，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即在於補足對於英格蘭咖啡館「禮儀文化」研究的不足。從麥考萊到哈柏瑪斯，從「輝格派」史觀到「公共領域」理論，在上述學者的描繪中，咖啡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樣貌是一幅融合了自由、平等、理性、互敬互重等理想特性的美好風景。然而，這其中卻沒有一位學者向我們細說這理想風景的發展過程為何，而柯藍針對發展過程所提出的論點也因其侷限性而僅能提供部份解釋。

針對上述，或許我們必須從頭檢視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發展過程。藉由埃氏的「文明進程」理論，我們不僅得以宏觀地理解長時段的「禮儀」發展脈絡，亦得以明瞭所謂的「禮儀」即是一種個體於人際互動中所展現的社會行為，而此行為講究的是對個體的各種言行舉止與心理情緒的控制、約束與調整。以「文明進程」理論為基礎，本文的目標在於從近代早期英格蘭「禮儀文化」的脈絡切入，以相對微觀的角度，藉助「區隔性」與「普遍性」、「真實性」與「虛偽性」兩組對立情勢考察咖啡館「禮儀文化」中「行為的呈現」與「內涵的詮釋」兩種層面的發展過程。

從上述脈絡出發，本論文欲處理的最核心問題即在於，咖啡館文化的參與者其「外在言行舉止」與「內在心理情緒」，是否逐步受到「禮儀」規範的約束與控制？而其中的細部問題包括，如何聯結「禮儀文化」與咖



啡館文化？推動此聯結的動機為何？誰在推動？如何推動？從哪些面向推動？推動的成效？面對這些問題，筆者欲從三個面向層層論述，一、萌芽：藉由討論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發展，形塑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發展基礎背景；二、建構：從理念的推動與具體的實踐兩個面向探討咖啡館的「禮儀文化」的建構；三、影響：藉由探討咖啡館「無禮文化」（各種違反「禮儀」規範的行為）的出現及其受到的當代批判，回頭印證咖啡館「禮儀文化」的深遠影響。總結而言，本論文不僅是英格蘭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研究，亦是關於近代早期英格蘭「禮儀文化」的研究。

## 史料

本論文所使用之主要史料為歷史學者艾利斯(Markman Ellis)所編纂的英格蘭咖啡館史料叢書《18世紀的咖啡館文化》(*Eighteenth-Century Coffee-House Culture*, 2006)。叢書共分4冊，時代斷限從1661年到1774年。第1冊的主題為復辟時期的諷刺文章(*Restoration Satire, 1661-1717*)、第2冊的主題為18世紀的諷刺文章(*The Eighteenth-Century Satire, 1727-1789*)、第3冊的主題為劇本(*Drama, 1664-1789*)、第4冊的主題則為科學性與歷史性著作(*Science and History Writing, 1659-1774*)。<sup>27</sup>

從第1與第2冊所收錄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時人如何談論咖啡與咖啡館的特性(character)以及咖啡館如何步步融入當代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之中。從第3冊所收錄的劇本中，我們得以理解劇作家如何以細密且深入的觀察，將發生於咖啡館中的人生百態呈現於舞台之上。<sup>28</sup>而第4冊所收錄的文章，則從當代的科學或醫學角度解讀咖啡對人體的益處與害處。

除上述的諷刺文章、劇本、科學及醫學文章之外，期刊(periodical)亦

<sup>27</sup> Markman Ellis, ed., *Eighteenth-Century Coffee-House Culture*, 4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sup>28</sup> 關於咖啡館文化與劇本之間的關聯，詳見Juan A. Prieto-Pablos, "Coffee-houses and Restoration Drama", in *Theatre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650-1737: From Leviathan to Licensing Act*, Catie Gill, ed. (Burlington, Vt.: Ashgate, c2010), 51-74.

是本論文的重要研究材料。其中，當代著名期刊《旁觀者》即為本論文的重要論據之一。此期刊為1711至1712年由英格蘭作家理查·斯蒂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和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於倫敦出版的刊物(每日一期)，後來艾迪生於1714年又將其復刊(共出版80期)。為達到「以才智活躍道德和以道德磨練才智」的目的，《旁觀者》建立了一個「旁觀者俱樂部」(The Spectator Club)，並透過虛構的「旁觀者先生」(Mr. Spectator)之口闡明作者對當代社會現象的評析。《旁觀者》不僅闡述道德理念，更重要的是推動期刊編撰者心目中理想的「禮儀文化」，而其主要的實踐對象之一即為當代的咖啡館。<sup>29</sup>此外，筆者亦須借助當代日記，例如著名的17世紀政治家塞繆爾·皮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的日記敘述，<sup>30</sup>以及旅遊見聞、宣傳廣告等材料進行研究。

關於史料的運用，儘管本論文需面臨包括史料與歷史事實之間的對應關係及史料內容的客觀性等研究侷限，<sup>31</sup>但筆者仍認為這些材料不僅有助於攫取咖啡館文化的蛛絲馬跡，亦是分析時人如何評斷咖啡館文化的重要依據。

## 章節安排

在論文架構方面，除開緒論與結論，正文共計三章，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章的主題為「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建立與發展」。本章第一部份除

<sup>29</sup> Brian Cowan, "Mr. Spectator and the Coffeehouse Public Sphe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7:3 (2004), 345-366. 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5), 14, 23.

<sup>30</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Robert Latham and William Matthews, ed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sup>31</sup> 關於咖啡館的諷刺文章大多數是諷刺性玩笑、調侃式幽默和黨派攻擊，充滿敘述者個人的主觀認定與好惡判斷。

了概述咖啡與咖啡館的東方起源與發展外，亦將描述英格蘭旅行家眼中的東方咖啡館樣貌。於第二部份，筆者則將談及在東方咖啡館文化的影響之下，牛津咖啡館與倫敦咖啡館的建立與發展。第三部份則敘述咖啡館的多元服務及其經營特色。藉由背景的鋪陳，本章試圖勾勒出英格蘭咖啡館逐漸成為重要社交聚會處的發展因素與過程。

第二章的主題為「英格蘭咖啡館的禮儀文化」。本章第一部份以「洛塔咖啡俱樂部」的建立作為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具體萌芽基點，並試圖描繪「菁英群體」如何將英格蘭的「禮儀文化」帶進咖啡館，使其成為「有禮」且「有理」的談論場域。而在第二部份中，我們則將看到「菁英群體」與一般大眾如何在強調平等、包容與多元的咖啡館中，以「禮儀」的展現作為和諧相處的互動方式，並逐漸形塑一互敬互重、愉悅且平和的社交氛圍。於第三部份，筆者將考察於咖啡館中所建構的「禮儀文化」如何受到當代著名期刊《閒談者》(*The Tatler*, 1709-1711)與《旁觀者》的推崇與推廣。從 1659 年「洛塔咖啡俱樂部」的建立以至 1714 年《旁觀者》的停刊，從萌芽、建構以至推廣，本章重點即在於探究從復辟至 18 世紀初期，咖啡館文化與當代「禮儀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繫與相互影響的過程，一段從「禮儀在咖啡館」到「咖啡館的禮儀文化」之發展脈絡。

第三章主題為「英格蘭咖啡館的無禮文化」。於本章中，筆者將分別以四個部份，包括「時髦男子與紈褲子弟」、「八卦愛好者與造謠者」、「冒犯與衝突」及「咖啡館妓院」等各種違反「禮儀」規範的人群與言行舉止，談論咖啡館中的「無禮」現象。儘管每一種現象背後，均有其各自的發展脈絡，但它們所呈現出的樣貌，卻不約而同地對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建構產生重大衝擊。然而，從當代對於這些「無禮」現象的嚴厲批判中，我們亦能反向印證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影響性已深入人心。

綜觀以上三個章節，本文之核心論述脈絡即在於，以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發展作為基點，以「有禮」和「無禮」作為正面與反面的論證，考察英格蘭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發展過程。

## 第一章、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建立與發展

咖啡超過了包括尼古丁(Nicotine)和酒精等藥品,成為世界上最被廣泛使用的藥物。而在天然產品的國際貿易中,僅有石油的貿易額高於咖啡。<sup>1</sup>然而,儘管咖啡於現代世界中極具重要性,但除了衣索比亞高原之外,大半的人類歷史並沒有將之納入其中,只在近四個世紀內,咖啡才成為一種消費商品。《聖經·舊約》、《聖經·新約》與《可蘭經》並無其蹤影,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等偉大作家亦未在其作品提及。<sup>2</sup>直至16世紀,終於有行腳至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旅行者將當地關於咖啡和咖啡館的見聞記載了下來,此時咖啡才得以走進那些好奇的歐洲學者、商人的視野中。而在1650年,於牛津所建立的第一家英格蘭咖啡館終於開張迎客,咖啡終能在英格蘭落地生根。

面對往昔咖啡館文化的發展,生活於現今的英格蘭人或許會驚訝地發

<sup>1</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xi.

<sup>2</sup> 面對此情況,有部份學者曾試圖將咖啡納入基督教世界的文化發展脈絡之中。例如,1740年,由德國學者蓋爾(Ernst E. Geier)與庫亥(J. G. Kühel)所共同發表的論文中即提出,舊約聖經裡所提到的「烘焙過的穀粒」,其實就是咖啡豆。此外,英國人巴斯可(George Pasch)亦在其於萊比錫所發表的醫學論文中提到,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卷〉第25章18節中,亞比該(Abigail)送去給大衛王(King David)的五穀應是咖啡豆而非穀物。參見:王士文,《咖啡精神:咖啡與咖啡館的文化記憶》(台北:果實出版:家庭傳媒發行,2004),25-26。此外,亦有「歐洲中心論者」試圖利用古希臘詩人荷馬(Homer)在其著作《奧德賽》(*Odyssey*)中所提到的「忘憂藥」(nepenthe),或是斯巴達人用來慶祝的「黑色羹湯」(Black Soup)等論述將咖啡的起源置於西方文化的框架之內。參見:王士文,〈當咖啡的香氣瀰漫在巴黎的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及發展〉(台北:輔仁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1),24。Ulla Heise,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West Chester, Pa.: Schiffer Pub., c1987), 12-13.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Coffee* (Mansfield Center, Conn.: Martino, c2006), 8-9.

現，300多年前咖啡館的多元化經營模式已遠超出他們的想像。當時的咖啡館，不僅提供咖啡、巧克力與茶等飲品，也供應美味的餐點。除此之外，咖啡館也身兼珍品展覽館、商品拍賣會等角色。而最讓咖啡客著迷的或許是館內所提供的各種報紙、期刊等印刷資訊。藉助這些印刷資訊，咖啡客不僅得以滿足他們對於各種新聞的渴求與無止境的好奇心，亦進而能夠掌握政治與社會的當前發展情勢。於本章中，筆者首先於第一部份概述咖啡與咖啡館的東方起源，而於第二及三部份，則分別論述牛津咖啡館與倫敦咖啡館的建立與發展。

### 第一節、咖啡館文化的東方起源

飲用咖啡的風氣於人類歷史中出現的時間相當晚，第一段關於飲用咖啡的紀錄出現在14世紀早期的阿拉伯半島區域，而藉此紀錄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推論，衣索比亞地區的人民對於咖啡豆和咖啡樹的認識或許早於14世紀。<sup>3</sup>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或更早之前的阿拉伯地區歷史中有關咖啡的部份，我們則僅能藉助少量確切的歷史資料，包括法官的宣令(edicts)以及關於咖啡消費是否合法的裁決等文獻推敲來龍去脈，<sup>4</sup>或者僅能從廣泛流傳於伊斯蘭世界的寓言故事找尋咖啡的蹤跡。<sup>5</sup>此外，根據部份可信的文獻資料，至少在14世紀之前，於阿拉伯地區的葉門(Yemen)，咖啡

<sup>3</sup> Markman Ellis, ed. *Eighteenth-Century Coffee-House Culture*, I. xxiv.

<sup>4</sup>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London: Thomas Woodward, 1727), 15-16. Ralph S. Hattox,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c1985), 32-36.

<sup>5</sup> 咖啡起源的故事中最為人所知的有三個：「牧羊人與羊群」、「僧侶與鳥兒」及「先知穆罕默德」，詳細內容參見：王士文，〈當咖啡的香氣瀰漫在巴黎的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及發展〉，19-22。王士文，《咖啡精神：咖啡與咖啡館的文化記憶》，10-14。Ulla Heise,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10-11.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8-19. Edward Robinson, *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Coffee*, 2-5.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2-6.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Coffee*, 9-12.

已被伊斯蘭教「蘇菲派」(Sufi)教徒當作一種飲料使用。「蘇菲派」教徒將咖啡運用在他們的禮拜儀式之中，因為他們發現咖啡有提神的作用，能讓他們身處冗長的儀式表演中，仍得以保持全神貫注與神智清醒。<sup>6</sup>儘管有部份「蘇菲派」教徒於宗教場合之外飲用咖啡，然而，咖啡在15世紀中葉前主要還是被用於宗教場合或被視作醫藥使用，尚未成為一般民眾的休閒飲料，直至1454年，在伊斯蘭法典詮釋者格馬路丁將此神秘飲料正式公諸於世後，飲用咖啡的風氣才在阿拉伯地區逐漸蔓延開來。<sup>7</sup>

西元1505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佔領阿拉伯地區後，正式開啟咖啡文化廣泛流傳的序幕：1510年，咖啡傳到埃及開羅；1517年，土耳其帝國蘇丹沙林一世(Salim I, r. 1512-1520)在征服埃及之後，一併將咖啡帶回伊斯坦堡，飲用咖啡的習慣也逐漸傳遍整個帝國領土。<sup>8</sup>根據土耳其歷史學家佩徹維·易卜拉辛一世(Ibrahim- I Peçevi, 1572-1650)在1635年的記載，伊斯蘭教曆962年(962 Hegira, 即西元1554年)，土耳其帝國蘇丹蘇萊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r. 1520-1566)統治期間，伊斯坦堡出現首家咖啡館，名為「卡內斯咖啡館」(Kahveh Kanesi)。<sup>9</sup>咖啡館位於港口和拉斯特

<sup>6</sup> 「在清真寺的聚會中，人們通常會咀嚼新鮮的咖啡葉及咖啡生豆，因為咖啡葉所含有的輕微麻醉效果，以及咖啡生豆所包含的微量咖啡因，均被伊斯蘭教徒視為崇拜力量的來源」，參見：王士文，《咖啡精神：咖啡與咖啡館的文化記憶》，15-16。「蘇菲派」(或稱蘇非主義，Sufism)為伊斯蘭教的密契主義(或稱神秘主義，mysticism)，是一追求提升精神層次的伊斯蘭教團。另，關於「蘇菲派」與咖啡文化的聯繫，參見：Ralph S. Hattox,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 14, 17, 23-25, 26-27, 28, 74-76, 115, 125, 128, 134.

<sup>7</sup> 格馬路丁是在由亞丁到伊索比亞的旅程中對於咖啡的療效有所聽聞。回到亞丁後，由於身體不適遂以咖啡治療，且效果頗佳。而在其命令下，當地修行的僧侶也開始飲用咖啡。儘管飲用咖啡的習慣在亞丁地區早已流傳，但在格馬路丁的影響下，此風氣才逐漸蔓延開來。參見：王惠真，《咖啡的藝術》(台南：綜合出版社，1998)，48。

<sup>8</sup> 王士文，《咖啡精神：咖啡與咖啡館的文化記憶》，17。

<sup>9</sup>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19. 阿拉伯地區最早的咖啡館，「卡奈咖啡館」(kahveh Khaneh)，約在15世紀末由兩位敘利亞人開設。1530年，咖啡傳入大馬士革，並出現一間「玫瑰咖啡館」

姆·帕薩清真寺(Rustem pasa mosque)附近一處喧鬧的市場旁；除了提供咖啡之外，其內部的豪華裝潢也吸引了不少咖啡客光顧。而館內收費並不昂貴，根據佩徹維的記載，「一杯咖啡僅需一個土耳其銀幣，甚至不到英格蘭當時的半個便士」。土耳其人很快地就愛上這種聚會場所。而隨著咖啡館的日益流行，咖啡館也逐漸出現三種類型的顧客，包括學生、教授和失業法官：

他們把咖啡館視為休息和娛樂以及結交朋友的最佳場所……學業即將結束的年輕人、致力於謀求政府職位的人、曾經維護君士坦丁堡（即伊斯坦堡）各種利益關係而正在尋求新工作的失業法官、地方官員、法律教授和其他學者。總之，各色人群都匯聚到了咖啡館。後來，甚至王宮官員、高級文武官員和上流社會人士都坦然出入咖啡館。咖啡館的名聲由此大增，其數量也就迅速上升。

咖啡館不僅逐漸成為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社交和文化傳遞場所，亦慢慢演變為政治論辯中心。<sup>10</sup>

而憑藉16世紀末以來，流行於歐洲社會的遊記、書信集與旅行見聞錄所帶來的宣傳效果，歐洲人亦終能一窺東方咖啡館文化的樣貌。<sup>11</sup>於「卡內斯咖啡館」建立的56年後，英格蘭紳士喬治·桑蒂斯(George Sandys, 1577-1644)乘著一艘名為「阿瑪多」(Armado)的希臘三桅帆船，經過兩週

---

(Café of the Roses); 1532年，敘利亞北方的阿勒波地區也出現咖啡館，參見：Ulla Heise,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14.

<sup>10</sup>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19-20. 關於近東咖啡館文化的詳細發展，參見：Ralph S. Hattox,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

<sup>11</sup> Edward Robinson, *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Coffee*, 31-47.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6-20.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11、12-24. Richard Bradley, *The Virue and the Use of Coffee, with Regard to the Plague,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tempers* (London: Eman. Matthews and W. Mears, 1721), 9-33.

的航程來到了伊斯坦堡。藉由四處探訪，他觀察到諸多當地的風土民情與生活樣貌。其中，桑蒂斯察覺到，由於伊斯蘭教戒律禁止飲用葡萄酒（包括其它烈性酒），於是土耳其人用一種不知其名的飲料取代了酒的飲用。<sup>12</sup> 根據英格蘭傳教士威廉·比多爾夫(William Biddulph)的說法，這個神秘的飲料應該就是咖啡：

他們最常見的飲品是咖啡(coffa)，那是一種黑色的飲料，用一種像是豌豆的東西做成，那東西被稱作咖哇(coava)，先放在石磨上研磨，然後用水煮沸。他們趁熱喝下去，覺得這東西很適合用來消化他們的粗糙食物，消化草本食物和粗糙的肉類。<sup>13</sup>

對此現象，蘇格蘭旅行家威廉·里斯科(William Lithgow, 1582-1645)亦描述道，

不喝酒的確是最好的行為，但更多的人每天還是要喝點什麼。他們通常喝的是雪佩特(Sherpet)，一種用水、蜂蜜和糖混合而成的飲料，味道十分不錯。他們款待來訪的朋友，通常是一杯咖啡，用一種叫做咖哇的種子製成的黑色飲料。他們以所能忍受的熱度喝下去，這有利於幫助他們排出所吃的粗糙肉類和草本食物，他們經常喝很多。那些無法喝到這種飲料的人只能喝涼水了。<sup>14</sup>

<sup>12</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5.

<sup>13</sup> William Biddulph, "A Letter written from Aleppo in Syria Comagena", in Theophilus Lavender, *Travels of certain into Africa, Asia, Troy, Bythinia, Thracia and to the Black Sea* (London: Th. Haveland for W. Aspley, 1609), [vi]. 60.

<sup>14</sup> William Lithgow, *The Totall Discourse, Of the Rare Adventures, and Painefull Pergrinations of long nineteen Travayles* (London: Nicholas Okes, 1632), 151-152.



咖啡取代酒精飲料逐漸成為土耳其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飲品之一，也因為如此，土耳其人與英格蘭人不同，他們沒有酒館(tavern)或啤酒屋(alehouse)而只有咖啡館，對此，桑蒂斯在其筆記中寫道：

雖然他們沒有酒館，但是他們擁有咖啡館，有點像是倫敦的小酒館。他們幾乎鎮日坐在裡面談天，喝一種叫做咖啡（以製成此物的豆子命名）的東西，咖啡裝在瓷器杯碟(china dishes)中，以他們所能忍受的熱度喝下去。咖啡像煤炭一樣黑，味道也與之相去不遠。<sup>15</sup>

在桑蒂斯所謂的「咖啡館」裡，他發現那些喜歡交際應酬的人與倫敦酒館裡的人十分類似：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談天說地，並喝著一種具有「社交性質」(sociability)的飲料。<sup>16</sup>而兩者之間的區別只在於：土耳其人喝的是咖啡，英格蘭人喝的是酒。

此外，關於土耳其人的咖啡館，比多爾夫亦指出：

他們的咖啡館比英格蘭的啤酒屋更普遍，但他們經常不坐在屋子裡，更多時候是坐在咖啡館附近街道兩旁的凳子上，每一個人托著自己裝滿咖啡的名叫「菲尼恩」(Fin-ion)的杯子，滾燙地冒著熱氣，他們端到鼻子旁聞了聞，然後隨意喝上一口。他們沉浸在喝咖啡的氛圍之中，非常悠閒，像在啤酒屋裡那樣談天，如果有什麼新聞，就在這個場合談論。<sup>17</sup>

<sup>15</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8.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8.

<sup>16</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8. Peter Clark, *The English Ale-house: A Social History 1200-1830* (London: Longman, 1983), 145-165.

<sup>17</sup> William Biddulph, "A Letter written from Aleppo in Syria Comagena", in Theophilus Lavender, *Travels of certain into Africa, Asia, Troy, Bythinia, Thracia and to the Black Sea*, [vi]. 66.

不僅桑蒂斯和比多爾夫，其他英格蘭旅行者也注意到了這些喝咖啡的公共空間，例如1601年隨大使安東尼·雪利爵士(Sir Anthony Sherley, 1565-1635)來到波斯的喬治·曼沃寧(George Manwaring)，在其旅行日記裡也寫到：「在英格蘭，我們常去酒館，在朋友的聚會裡消磨時光；而他們在這裡有不錯的屋子，在裡面賣咖啡」。<sup>18</sup>此外，根據葡萄牙商人佩德羅·塔謝拉(Pedro Teixeira, d. 1641)的觀察，

[咖啡]在街頭公眾可前往的屋子裡出售，於是所有想喝的人都聚集在那裡飲用，無論是大人物還是普通人都可以進去。他們按次序坐好，滾燙的咖啡被端上來，裝在瓷杯裡，每杯大約有四五盎司。每個人把咖啡端在手裡，將其吹涼並啜飲。<sup>19</sup>

城裡有著非凡地位的人物，諸如王公大臣、富商和禁衛軍，不僅在這裡與普羅大眾會面，而且他們也以一種平和的姿態與一般人相處。「咖啡之前，人人平等」，不僅所有顧客依照先來後到的次序得到咖啡，同時每個人亦按次序入座，而非按照土耳其帝國的等級差序入座。

藉助歷史學者的記載與旅行者的描繪，我們看到咖啡在阿拉伯世界，還有之後的土耳其社會中，不僅營造出一種「咖啡館空間」，亦形成一種政治和文化訊息相互交流的特殊場合。而東方咖啡館文化的這些特性和功能，亦間接影響了17世紀後歐洲咖啡館文化的發展。

## 第二節、從牛津到倫敦

<sup>18</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9.

<sup>19</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9.

## (一) 牛津咖啡館

儘管「英格蘭第一家咖啡館出現在牛津」此論點於晚近受到質疑，<sup>20</sup>但多數學者仍傾向相信牛津文物研究者安東尼·伍德(Anthony Wood, 1632-1695)於1659年末所寫日記中的記載：一位名為尤德·雅各的猶太人於1650年在牛津聖彼得(St. Peter)教區的安奇爾(Angel)開了一家咖啡館，並且很快地就受到牛津大學學生和教職員的熱烈歡迎。<sup>21</sup>另外，根據伍德的日記，一位名為亞瑟·蒂利雅德(Arthur Tillyard)的藥商，「在某些保王黨人(Royalist)與部份自視為『雅士』(virtuosi)與『才子』(wits)的人之慫恿下」，於1656年在牛津大學附近也開了一家咖啡館。<sup>22</sup>包括建築家克里斯多佛·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造船專家彼得·佩特(Peter Pett, 1610-1672)、醫師湯瑪斯·彌爾靈頓(Thomas Millington, 1628-1704)、律師提摩西·博德溫(Timothy Baldwin, 1620-1696)等人都是蒂利雅德咖啡館的常客。<sup>23</sup>雖然關於1650年代牛津咖啡館的發展，我們所能掌握的資料不多，但根據時人的記述，此時的咖啡館似乎更傾向接待特定的顧客群，並具有某種對於一般大眾的「排斥性」(exclusivity)，不若後來發展的倫敦大眾咖啡館，而更類似一種私人俱樂部(club)，<sup>24</sup>伍德對此即描述道：「一個俱樂部

<sup>20</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29-30. Markman Ellis, ed. *Eighteenth-Century Coffee-House Culture*, I. xxviii.

<sup>21</sup> Anthony à Wood, *The Life of Anthony à Wood from the year 1632 to 1672*, Thomas Hearne, ed. (1772), 65.

<sup>22</sup> Anthony à Wood, *The Life of Anthony à Wood from the year 1632 to 1672*, 85.

<sup>23</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90. Edward Robinson, *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Coffee*, 74-78.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21-23.

<sup>24</sup> 包含大學學生、教職員以及專家學者。Peter Clark,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the Origins of an Association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vid Allen, "Political Clubs in Restoration Lond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3 (1976), 561-580.

部被建立起來……諸多自稱才子的人在此聚會和互相奚落」。<sup>25</sup>1660年代早期，化學家彼得·史戴爾(Peter Staehl)也在蒂利雅德咖啡館組織了一個化學學術俱樂部。此俱樂部網羅了諸多常聚於蒂利雅德咖啡館的牛津學者，除了雷恩爵士、彌爾靈頓之外，亦包括數學家約翰·沃利斯(John Wallis, 1616-1703)、教士納旦尼爾·柯魯(Nathanial Crew, 1633-1721)、數學家湯瑪斯·布朗柯(Thomas Branker, 1633-1676)、醫師瑞夫·貝斯厄斯特(Ralph Bathurst, 1620-1704)、醫師亨利·葉伯理(Henry Yerbury)、醫師湯瑪斯·詹斯(Thomas Janes)、醫師理查·羅爾(Richard Lower, 1631-1691)等人。這群專家、學者於咖啡館裡所進行的各種有關科學與哲學議題的討論，被認為與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於1660年的建立有著直接的關聯性。<sup>26</sup>

牛津咖啡館的建立意味著一種新式社交場合的出現：一方面，有別於酒館、啤酒屋等傳統社交場所，咖啡館沒有酗酒、犯罪等不良現象；另一方面，相對於大學學術殿堂莊嚴肅穆的氣氛，咖啡館則提供牛津大學的學生、教員們一個輕鬆自適，不受政治和宗教權威限制的交談空間。而新式社交場合的出現也形塑了一種新式社交模式：有別於一般大眾都能登門光顧的消費場所，牛津咖啡館的大門僅為學者、專家等知識菁英群體而開，於館內所談論的議題亦具一定程度的專業性。儘管1660年代之後，咖啡館文化的蓬勃發展象徵的是多元化的大眾參與，但由「牛津咖啡館文化」所形塑的「排斥性」不僅仍舊在運作著，同時亦是咖啡館「禮儀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此點我們將於第二章中深究。

<sup>25</sup> 轉引自：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91.

<sup>26</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91. Edward Robinson, *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Coffee*, 77-79.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24.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10.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Coffee*, 37.

## (二) 倫敦咖啡館

1652年，咖啡的腳步來到了英格蘭的首都倫敦。根據古物學家約翰·奧博雷(John Aubrey, 1626-1697)的說法：

倫敦第一家咖啡館在康希爾區(Cornhill)的聖米歇爾巷(St. Michael's Alley)內，面對著教堂。咖啡館是由一位地中海東邊國家的商人霍基斯(Thomas Hodges)安排他的車夫包曼(Bowman)在那裡當老闆，大約在1652年所開設。<sup>27</sup>

然而，細部的發展淵源似乎遠非上述那般單純。

1650年時的湯瑪斯·霍基斯是倫敦雜貨商行會(Grocers Company of London)的一名成員，這個行會裡的商人通過進口辣椒、藥品和葡萄乾等商品賺錢。而霍基斯的經營規模更超出行會的規範，開拓了更賺錢的貿易項目，不僅將英格蘭的羊毛衣、火藥和罐頭出口到土耳其，亦進口英格蘭人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經由這樣的營運模式，霍基斯的財富迅速累積，儘管有經營困難和利潤受損的時候，但其財富和影響力依舊沒有縮減。財富同時也為霍基斯帶來名聲和地位，其不僅任職於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委員會，亦是地中海公司(Levant Company)的董事會助理。<sup>28</sup>

1651年，富有的霍基斯在家中迎來了年輕的商人丹尼爾·愛德華茲(Daniel Edwards)。愛德華茲剛從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士麥納(Smyrna)回國，他從1640年代中期就一直在那居住，出身於一地中海富商家庭。愛

<sup>27</sup>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Richard W. Barber, ed. (Boydell & Brewer, 1982), 42-43.

<sup>28</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25. 其另一名稱為阿爾德曼·霍基斯(Alderman Hodges)。參見：John Houghton, 'A discourse of Coffe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21:256 (September, 1699), 312.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28.

德華茲不僅擁有紡織服裝公司的權益，同時也是地中海公司的成員之一。霍基斯希望藉由愛德華茲與其女的聯姻關係，建立兩大商人家族之間緊密的互助聯盟。<sup>2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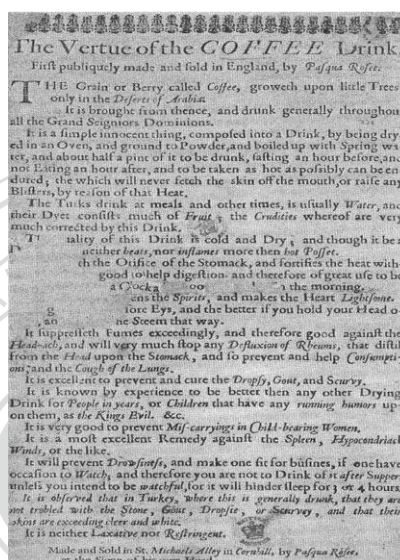
於士麥納生活期間，愛德華茲僱用了一位名為帕斯卡·羅西(Pasque Rosée)的希臘青年作為其僕役。由於羅西長期居住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士麥納，故不僅擅長沖煮咖啡，亦熟悉當地市場上所出售的各種咖啡豆。1651年，當愛德華茲離開士麥納返回英格蘭時，他帶走的不僅是僕人羅西，也包括喝咖啡的習慣，根據愛德華茲友人的記述，他曾「一次喝上兩三杯（咖啡），每天兩三次」。1652年3月31日，愛德華茲與其女瑪麗·霍基斯(Mary Hodges)完婚後，咖啡也被霍基斯用來招待前來洽談的商人朋友。很快地越來越多人聚集在霍基斯家一起品嚐這個新奇的飲料，而咖啡也「越來越多地在許多私人宅第中出現」。<sup>30</sup>

面對嚐鮮的「人潮」日漸湧向住所，愛德華茲回想起在士麥納時的生活，他意識到倫敦人所缺少的已不是咖啡，而是土耳其人的咖啡館。他與霍基斯均認為，或許可以比照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咖啡館，開設一家對公眾開放的咖啡館，並且最終決定將此販賣咖啡的生意交給羅西來處理。經過諸多考量，羅西與一不知名合夥人最終決定將咖啡館設立於離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約百步之遙的聖米歇爾巷。他們將店堂佈置地如同市場裡的貨攤，並佔據了教堂庭院內的其中一間棚屋。為了招攬生意，羅西

<sup>29</sup> John Houghton, 'A discourse of Coffe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312.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27-28.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26-27. Edward Robinson, *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Coffee*, 86-87.

<sup>30</sup>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28. John Houghton, 'A discourse of Coffe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312. Richard Bradley, *The Virtue and the Use of Coffee, with Regard to the Plague,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tempers*, 21.

亦運用其身穿地中海地區服飾的畫像當作招牌，以突顯其所售飲品的東方異國味。<sup>31</sup>



圖一、帕斯卡·羅西，「飲用咖啡的好處」(The Vertue of the Coffee Drink)。

為了宣傳新開業的咖啡館，羅西製作了許多傳單，並派人到處分發。傳單的標題為「飲用咖啡的好處」(The Vertue of the Coffee Drink)，內容首先簡介咖啡的起源、製作方法與相關的風俗，然後用大量篇幅介紹和強調咖啡的醫療效用：「治療眼瞼發炎、頭痛、咳嗽、水腫、痛風、壞血病、預防孕婦流產。……提神醒腦，讓你精力充沛地應對一天的工作。……吃晚飯時千萬不要喝咖啡，除非你晚上不想睡，因為咖啡能讓你在3、4個小時內全無睡意」。<sup>32</sup>

儘管廣告內容略顯誇大，但仍舊吸引了眾多人潮。愛德華茲於地中海

<sup>31</sup>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29. John Houghton, 'A discourse of Coffe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312.

<sup>32</sup> Pasqua Rosée, *The Vertue of the Coffee Drink. First Publicly Made and Sold in England, by Pasqua Rosee* (London: s.n.1675?).

工作時的舊識湯瑪斯·拉斯特爾(Thomas Rastal)，亦曾是羅西咖啡館的顧客之一。而我們關於1652年羅西開設咖啡館的論據即憑藉拉斯特爾的說法。<sup>33</sup>人們對羅西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他那差勁的英語，而其怪異的口音也成為當時諷刺作家的嘲諷對象。在〈抨擊咖啡；或土耳其的婚姻〉(“*A Broad-side against Coffee; or, the Marriage of the Turk*”)一文中，匿名作者紀錄了羅西的糟糕發音：「我沒有好英語！(Me no good English!)」。有趣的是，羅西這一口亂七八糟的發音竟也成為咖啡館招攬顧客的賣點之一。<sup>34</sup>

羅西的咖啡館很快就門庭若市，但此盛況看在其他飲品競爭者，特別是啤酒銷售商的眼中，卻相當不是滋味，於是他們以羅西並非倫敦自由市民的身份為由，向市長寫了一封請願書。<sup>35</sup>羅西所面臨到問題即在於他不僅不是英格蘭人，同時亦非倫敦自由市民，而這種法律身份只有被某個倫敦商會所承認才能獲得，其目的在於保護特定行業和生意從業者的利益。<sup>36</sup>為了維繫咖啡館的生意，霍基斯找來以前的一個學徒，名為克里斯多夫·柏曼(Christopher Bowman)。<sup>37</sup>早在1641年柏曼就居住在霍基斯家裡，並在

<sup>33</sup> John Houghton, ‘A discourse of Coffe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312.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33.

<sup>34</sup> Anon., *A Broad-side against Coffee; or, the Marriage of the Turk* (London: J.L., 1672).

<sup>35</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33-34.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30-31. Edward Robinson, *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Coffee*, 88.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10-11.

<sup>36</sup> 自由市民身份的獲得可透過三種途徑：通過勞役(完成學徒期)，通過繼承(自由市民的兒子所生的兒子)，或是通過贖買(適用於貴族的管家，要得到兩位行會成員的支持，並且付出一定費用)，參見：Jonathan Barry, “Civility and Civ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Meaning of Urban Freedom,” in *Civil Histories: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Keith Thomas*, eds. Burke, Peter, Brian Harrison, and Paul Slack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1-196.

<sup>37</sup>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28. John Houghton, ‘A discourse of Coffe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312.



其14歲時被霍基斯收為「食品雜貨行」(Mystery of Grocerie)的學徒。1644年柏曼簽了7年合約，其名被登錄在學徒登記簿中。1654年，柏曼取得食品雜貨行的許可，獲得自由市民身份，而這同時也意味著柏曼以其食品雜貨商的身份，可以在倫敦自行開業。<sup>38</sup>

借助柏曼的自由市民身份，羅西與其開始合作發展咖啡館的生意。他們首先將開業地點移至聖米歇爾巷上另一處「靠近教堂庭院」、「且有門窗」的房屋。由於新租用的房屋租約僅剩一年，於是他們必須和「堂監」(churchwarden)進行新租約的談判。然而，就在談判於1657年7月底結束時，羅西的名字卻沒有出現在租約書上，而僅顯示柏曼個人簽訂了租約。關於此轉變的緣由，各方說法甚多，有人認為是兩個合作夥伴之間進行了一場權力鬥爭，柏曼是勝利者；也有人提到或許是「堂監」得知羅西的異國身份，而拒絕登錄其名；更有學者繪聲繪影地提到，羅西於1654年後「因為某些不良行為而遠走他鄉，柏曼接手了整個生意」。無論真相為何，羅西在1658年後的任何官方紀錄中不再出現，而柏曼也在往後史家的敘述中，成為倫敦第一家咖啡館的老闆。<sup>39</sup>

咖啡館生意在柏曼的經營之下蒸蒸日上，柏曼的財富與在當地的名聲也與日俱增。而租用的房屋在經過一番整修之後，更顯體面大氣，也符合柏曼所欲營造的社交氛圍。<sup>40</sup>沃特·埃爾福德(Walter Elford)回憶起1660年代當他還是一位學生時，曾多次到訪「在一段樓梯之上」的柏曼咖啡館，而在1665年當瘟疫蔓延整個倫敦時，

那些經常去的人一走進咖啡館，就習慣性地四處打量，尋找熟悉的人，然後開始詢問他們的家人狀況如何。如果那些人家裡無人染

<sup>38</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34-35.

<sup>39</sup>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28-30. John Houghton, 'A discourse of Coffe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312.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35-36.

<sup>40</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36-38.

病，他們就聚在一起；如果沒有遇到熟悉的人，他們就都互相隔得遠遠地坐著。<sup>41</sup>

咖啡館逐漸成為時人交談、閒聊的處所，甚至在瘟疫災情蔓延期間，仍舊不減其吸引力，儘管人際互動已不若平時那般熱絡。

1656年，柏曼在倫敦有了競爭對手。身兼外科醫生與理髮師的詹姆士·法爾(James Farr)在佛里特街(Fleet Street)上開了一家名為「彩虹」的咖啡館(Rainbow Coffeeshouse)。開業不久，彩虹咖啡館和鄰居之間即出現諸多不滿與紛爭。根據1656年聖丹斯坦教區(Parish of St. Dunstan)市民會議討論記錄簿(Wardmote Inquest Book)的記載：

〔法爾〕生產及販賣一種叫做咖啡的飲料，而在製作這種飲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氣味已侵擾到鄰居。而白天大部份時間或是晚上法爾都在生火，以致咖啡館的煙囪起火。對此，鄰居都感到懼怕，深恐危及生命安全。

面對鄰居的控訴，法爾承諾將會儘速修補起火的煙囪，此舉也讓他得以繼續販售他的「異國飲品」(outlandish drink)。<sup>42</sup>彩虹咖啡館自發展初期即成為「各種意見群眾(differing judgments crowd)」的集聚地，被稱作「英格蘭咖啡之父」的旅行家亨利·布朗特爵士(Sir Henry Blount/Blunt, 1602-1682)

<sup>41</sup> James Dougla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30-31.

<sup>42</sup> Edward Robinson, *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Coffee*, 91-93.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33-34. 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G. Allen and Unwin, 1963), 466-467.

亦時常前來品嚐咖啡。根據布朗特的好友奧博雷的說法：「當咖啡首次出現時，亨利·布朗特爵士即為重要支持者之一，而他也是咖啡館的常客，尤其是法爾先生的彩虹咖啡館」。<sup>43</sup>

1650年代，繼羅西——柏曼咖啡館、彩虹咖啡館之後，販賣咖啡的處所如雨後春筍般開遍了倫敦的大街小巷，至1663年，倫敦的咖啡館已達82家之多。1659年11月，一位居住在柯芬園(Convent Garden)附近的理髮師湯瑪斯·拉格(Thomas Ruge)於其所創辦的《日報》(*Diurnal*)中即描述道：「在此時期有一種土耳其的飲料出售，幾乎每條街上都有，人們將之稱為咖啡」。<sup>44</sup>雖然1666年的倫敦大火燒毀了許多咖啡館，但大火過後，人們又新建了更多咖啡館，至17世紀末，倫敦的咖啡館已達上百家。<sup>45</sup>

無論是出自於對異國事物的好奇心，還是受到咖啡的神奇療效之誘惑，英格蘭人正在逐步瞭解並接受咖啡與咖啡館，但咖啡與咖啡館要真正融入民眾的社會生活之中，卻勢必得花上更多心力。直至1660年代中期，咖啡館經營者仍試圖運用各種優惠方案力求在倫敦飲品市場中爭奪自己的一席之地：位於交易所巷(Exchange Alley)的土耳其人頭像咖啡館(Turk's Head Coffeehouse)即曾於1663年的元旦，免費供應咖啡給願意嚐鮮的顧客，並承諾此方案將持續到「世界末日」。<sup>46</sup>但這樣的推銷方式顯然仍不足以完全打動消費者。對此，我們將在下一節中，看到咖啡館經營者如何投顧客之所好以吸引更多消費者上門。

<sup>43</sup>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42. 另，關於亨利·布朗特爵士與咖啡之間的聯繫，參見：Gerald M. MacLean, *The Rise of Oriental Travel: English Visitors to the Ottoman Empire, 1580-1720*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18, 120, 151-152, 158, 162, 168, 172.

<sup>44</sup> Thomas Ruge, *The Diurnal of Thomas Ruge: 1659-1661*, William L. Sachse, ed., Camden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91 (November 1659; London, 1961), 10.

<sup>45</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06. 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著，吳平等譯，《歷史六瓶裝：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與可口可樂的文明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06)，138。亦有學者認為17世紀末倫敦的咖啡館數量已超過2000家，但此估計以當時倫敦約60萬的人口而言，似乎過於誇大，參見：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xiv.

<sup>46</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95.

### 第三節、咖啡館的多元服務

1660年代後咖啡熱潮逐漸蔓延整個倫敦，咖啡館也和「酒吧」(public house)共同構築了倫敦的城市風貌。「酒吧」一詞巧妙地將「居家」(domestic)與「公眾」(public)兩個相對的面向結合，並且在復辟之後逐漸被用來指稱供消費者休憩與娛樂的住屋。<sup>47</sup>

無論是從建築外觀還是內部裝潢，咖啡館與酒館、啤酒屋等傳統聚會處所並無太大差異。細部檢視僅存的咖啡館內部圖，我們發現其內部多為木頭裝潢，顯然難以抵達日曬雨淋，甚至火舌的侵襲。大型方桌或圓桌是一般咖啡館的標準擺設，部份大型咖啡館則另有分隔的咖啡室(coffee room)供顧客使用。咖啡館經營者往往出現在吧台之後，於此沖煮顧客所



圖二、「咖啡館內部圖」(Interior of a Coffeehouse)。

需的飲品。由於咖啡館大多是經營者與其家人的住屋，<sup>48</sup>且經營者需同時

<sup>47</sup> OED, s. v. “public house.” 另參見：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79.

<sup>48</sup> 此現象也反映在咖啡館的命名上，例如巴頓咖啡館(Button's Coffeehouse)、蓋爾威咖啡館(Garraway's Coffeehouse)。

操持家務，故除了男性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寡婦遺孀、未婚單身女性等成為咖啡館老闆。

每當顧客走進咖啡館，總會先受到咖啡館經營者的親切招待：

咖啡店主迎面接，  
口吐歡迎裡面請，  
要喝什麼請講來，  
您的奴僕來效勞。<sup>49</sup>

而在詢問完顧客所需的服務之後，「咖啡男侍」(coffeeboy)即依據經營者的吩咐，一一打點顧客的各種要求。而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吸引顧客，每一家咖啡館均會想方設法突顯自己的特色，這同時也讓咖啡館文化相較於傳統的酒館、啤酒屋文化，更具多元性與吸引力。<sup>50</sup>我們將從下列敘述中看到，從基本的餐飲服務、娛樂休憩，再到珍奇物品的收藏館、拍賣會的舉行，以至成為當代新聞文化的中心，咖啡館藉由其多樣面貌的呈現，步步融入時人的社會生活之中。

### (一) 餐飲

雖然咖啡館以販售咖啡為主要特點，但在激烈的飲品市場競爭下，咖啡館經營者仍需提供多樣的飲品讓顧客選擇，其中巧克力與茶亦是許多消費者的愛好。<sup>51</sup>巧克力於1650年代早期從墨西哥和中美洲引進西班牙，再

<sup>49</sup> Anon.,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Where is Contained a Description of the Persons usually frequenting it, with their Discourse and Humors, As also, The Admirable Vertues of Coffee. By an Eye and Ear Witness* ([London], n.p., 1665), [2], 2. 譯文轉引自：馬克曼·艾利斯 (Markman Ellis) 著，孟麗、陳廣興 譯，《咖啡館的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119。

<sup>50</sup> Peter Clark, *The English Alehouse: A Social History 1200-1830*, 13-14.

<sup>51</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23-127. Brian Cowan, *The Social*

進口至英格蘭。而從此時開始，可可樹(Cocoa Tree)也成為許多咖啡館的店名。1657年，一份名為「公共廣告」(*Public Advertiser*)的報紙以聳動的標題告知其讀者注意「一種被稱作巧克力的出色西印度飲品」；而在同年，傳記作家羅傑·諾斯(Roger North, 1651-1734)也評論道：「咖啡館的創立是受到新近一種被稱作巧克力屋(Chocolate-houses)的新發明所推動」。<sup>52</sup>1661年4月24日，塞繆爾·皮普斯在其日記中也紀錄到利用巧克力驅走宿醉。<sup>53</sup>而廣受當時倫敦人歡迎的巧克力咖啡館則包括懷斯巧克力屋(White's Chocolate House)與可可樹巧克力屋(Cocoa Tree Chocolate House)。<sup>54</sup>

英格蘭科學家於16世紀中期開始對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在1610年就有少量進口，並作為藥品被使用。17世紀英格蘭的茶多半來自荷蘭阿姆斯特丹，直至1657年，茶在倫敦依舊是珍稀飲品。1658年，蓋爾威咖啡館(Garraway's Coffeeshouse)的老闆湯瑪斯·蓋爾威(Thomas Garraway)於9月23日的《政治論壇》(*Mercuius Politicus*)上發布了一份關於販售茶飲的廣告：「優質的中國飲料，得到所有醫師的好評，中國稱之為茶，在倫敦皇家交易所的蘇丹人咖啡館(Sultaness-head)有售」。<sup>55</sup>茶的飲用逐漸為人所知曉，皮普斯於1660年9月25日的日記中即寫道，一位名為福特(Sir R. Ford)

---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shouse*, 80, 82.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29-32.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9-10, 33-34.

<sup>52</sup> 轉引自：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163.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Coffee*, 53.

<sup>53</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133.

<sup>54</sup> John Ashton, *Social Life in the Reign of Queen Anne: Taken from Original Sources* ([Boston, Mass.]: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c2005), 166-167.

<sup>55</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24.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31. 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216.

的西班牙商人曾為他點了「一杯茶（一種中國飲料）」，而皮普斯「之前從未飲用過」。<sup>56</sup>蓋爾威咖啡館於1670年代之後持續販賣茶，諸如貴族、醫師、商人等都是它的常客。<sup>57</sup>於1690年代，在倫敦雜貨商與茶店(teashop)中已經常能看見茶的身影。<sup>58</sup>

除了巧克力與茶之外，礦泉水(Spa water)、檸檬水、雪佩特、薩露普(Salop, 一種萃取自黃樟樹的飲料)等飲品也同樣受到顧客的青睞。<sup>59</sup>咖啡館於發展初期並無販售酒精飲品，並以咖啡能夠保持清醒、冷靜此特點博取衛道人士的好感，與酒館、啤酒屋等場所的不良形象形成對比。<sup>60</sup>直至1690年代，透過販酒執照(liquor license)的取得，部份咖啡館經營者才得以出售酒精類飲料。<sup>61</sup>

在餐點服務上，大多數咖啡館均只提供三明治或是小餅乾等輕食，但部份咖啡館卻以其精緻美味的餐點而聞名，例如貝拉米咖啡館(Bellamy's Coffeeshouse)所提供的菜餚和波特酒(Port, 葡萄牙特有的葡萄酒)即被某

<sup>56</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81.

<sup>57</sup> 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217.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34. Thomas Garraway, *An exact description of the growth, quality, and virtues of the leaf tea* (S.l.:s.n.1660?).

<sup>58</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32.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34.

<sup>59</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32.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33.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47-48.

<sup>60</sup> Anon., *Coffee-houses Vindicated in answer to the published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asserting from Reason, Experience, and good Authours, the Excellent Use and Physical Vertues of that Liquor. With The grand Conveniency of such civil placers of Resort and Ingenious Conversation* (London: J. Lock for J. Clarke, 1673), 3-4. M.p., *A Character of Coffee and the Coffee-Houses* (London: John Starkey, 1661), [2], 3. Peter Stallybrass and Allon White,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London: Methuen, 1986), 96. 斯契韋爾柏希(Wolfgang Schivelbusch) 著，殷麗君 譯，《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台北：藍鯨出版：巨思文化發行；臺北縣新店市：農學股份總經銷，2001)，23-44.

<sup>61</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32.

位當代觀察家評論為「在倫敦所能喝到的最棒的紅酒，所烹煮的最棒的肋排與牛排……」。此處的餐點連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亦讚不絕口。<sup>62</sup>蓋爾威咖啡館則以其美味的三明治出名，且其廣告宣傳單中也提到他們的廚師每天用兩小時烹煮食物。<sup>63</sup>

## (二) 抽菸室

茶餘飯後，咖啡館也提供顧客一個能夠吞雲吐霧的空間。抽菸(tobacco smoking)的風氣廣泛流行於17世紀的英格蘭，此股風潮也吹進了咖啡館。由於菸草被包裹在一個紙捲內，故菸在當時也被稱作「菸捲」(paper of tobacco)或是「小捲」(screw)。<sup>64</sup>抽菸不僅是一種休閒消遣，同時也被時人視為與重要人物會面時的社交利器，《旁觀者》期刊作者艾迪生於1711年6月7日的文章中即寫道：「與重要人物會面時總是有菸捲相隨」。<sup>65</sup>吸鼻菸(snuff-taking)於17世紀晚期也形成另一股風潮。每一家咖啡館均有供應鼻菸壺(snuff box)，部份咖啡客也有其專屬鼻菸壺，如作家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 1632-1700)的鼻菸壺即成為威爾咖啡館(Will's Coffeehouse)的鎮館之寶。儘管咖啡客們各個抽得意猶未盡，但也有人對咖啡館煙霧瀰漫的場

<sup>62</sup> 轉引自：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38. 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120.

<sup>63</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38. John Timbs, *Clubs and Club Life in London: with Anecdotes of its Famous Coffee Houses, Hostelrys, and Tavern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276.

<sup>64</sup> G. L. Appers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Smoking* (London: Echo Library, 2006), 35-37, 42-43.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82-83.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35.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47-49.

<sup>65</sup> *The Spectator*, No. 85 (7 June 1711), I, 361.



景、刺鼻的菸味、鼻菸壺互相碰撞的擾人噪音深感不滿，並抱怨咖啡館是個不潔淨的處所。<sup>66</sup>

### (三) 珍奇博物館

1695年，一位名為詹姆士·沙特(James Salter, d. 1728)的理髮師於倫敦老切爾西區(Old Chelsea)開了一家咖啡館。沙特的咖啡館以其館內所收藏的各式珍奇物品而聞名當世，並以此特色吸引了眾多顧客到訪。其中，當時的英格蘭海軍中將約翰·曼登爵士(Sir John Munden, d. 1718)，由於曾長駐西班牙，故在造訪過沙特的咖啡館後，為沙特取了一個拉丁味濃厚的綽號：「唐·沙特羅」(Don Saltero)，從此沙特咖啡館即變成唐·沙特羅咖啡館(Don Saltero's Coffeeshouse)。<sup>67</sup>《閒談者》期刊作者斯蒂爾於1709年6月28日的文章中描述了他參觀唐·沙特羅咖啡館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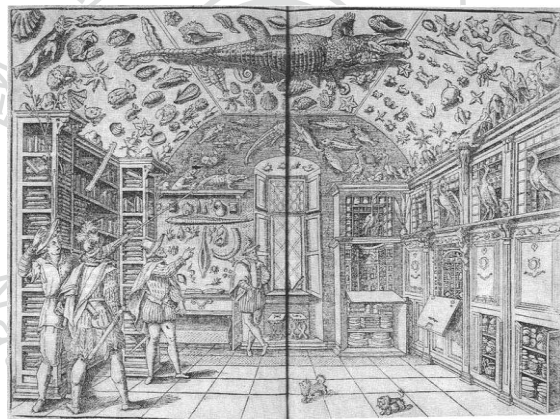
一走進這間咖啡館，在我從佈滿整室的成千上萬珍奇玩意中轉移目光前，我沒有空閒和其他人打聲招呼。而當我從震驚中醒轉過來時，一位面貌削瘦的哲人與我相照會；基於某些因素我開始懷疑，是因為學識淵博還是憂深慮重才會讓他顯得哲學味十足；但我很快就意識到他就是古人所稱的「Gingivistae」，在我們語言中稱作「拔

<sup>66</sup> G. L. Appers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Smoking*, 37, 44.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shouse*, 82-83.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35.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34-36.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73.

<sup>67</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83. 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194.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shouse*, 120-121.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154. John Timbs, *Clubs and Club Life in London: with Anecdotes of its Famous Coffee Houses, Hostelries, and Tavern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305. John Ashton, *Social Life in the Reign of Queen Anne: Taken from Original Sources*, 173.

牙師」(Tooth-Dwawers)。我立即對這位男士深表敬意；……由於我對人性(humanity)的愛好，於是我向這位傑出的理髮師兼古物學者沙特先生表達我的親切之意。<sup>68</sup>

不僅斯蒂爾，日耳曼學者烏紛巴赫(Zacharias Conrad von Uffenbach, 1683-1734)與皇家學會會員瑟雷斯比(Ralph Thoresby, 1658-1724)等人也均對館藏物深深著迷，而未能一睹珍品的人亦難掩好奇。<sup>69</sup>1729年沙特公開出版了一份咖啡館館藏物品的清單。在這份清單中，沙特羅列了諸如異國



圖三、「雅士的私人收藏」(The Virtuoso Cabinet of Curiosities)。

的奇花異草、國王的重要記事、外國工藝產品、部落奇物、自然界的怪異事物以及機械裝置等物品。而從清單前言的致謝文中，我們得知這些物品不僅是依靠沙特多年的努力尋覓收集而來，同時也是各界捐獻的成果。其中，著名的古物收藏家漢斯·史隆(Hans Sloane, 1660-1753)亦在捐獻名單

<sup>68</sup> *The Tatler*, No. 34 (28 June 1709), I, 252.

<sup>69</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23.

之中。<sup>70</sup>史隆終其一生收集了超過8000件的物品，包含植物樣本、書籍與手稿，收藏量極為驚人。<sup>71</sup>由於沙特與史隆之間曾為主僕關係，所以咖啡館館藏物品中包含諸多史隆收藏物件的複製品，而這點也讓時人質疑唐·沙特羅咖啡館不過是間偽物收集室。<sup>72</sup>

繼唐·沙特羅咖啡館之後，亞當咖啡館(Adam's Coffeehouse)也打著珍奇博物館的名號招攬顧客，且號稱其收藏物比唐·沙特羅咖啡館更驚人、更稀有。<sup>73</sup>面對亞當咖啡館的崛起，沙特於1728年的《星期週刊》(*Weekly Journal*, 1728-1735)中宣稱自己不僅是一位藝術鑑賞家、珍玩收藏家，且其咖啡館所擁有的物品包含人世間所有珍奇遺物，也包含自然界的怪異事物。儘管沙特有力地回應了競爭者的挑戰，但有趣的是，這些珍稀物品於沙特過世之後被全數拍賣，總值卻僅達50英鎊。<sup>74</sup>

#### (四) 商品拍賣會

咖啡館於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期逐漸成為書畫拍賣會的舉行地點。<sup>75</sup>根據學者的描述，咖啡館拍賣會是「18世紀前半葉倫敦圖畫文化(graphic culture)的重要大事」。<sup>76</sup>藉助倫敦一份名為《每日新聞》(*Daily Courant*,

<sup>70</sup> James Salter, *A Catalogue of the rarities to be seen at Don Saltero's Coffee-house in Chelsea. To which is added, a compleat list of the donors therof* (London: printed by Tho. Eldin, 1729). 漢斯·史隆(Hans Sloane)於1685年成為皇家學會成員。

<sup>71</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83.

<sup>72</sup> *The Tatler*, No. 34 (28 June 1709), I, 254.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155-156.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85.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21, 123.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22-23.

<sup>73</sup>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156-157.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23.

<sup>74</sup>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157-158.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84.

<sup>75</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34-135.

<sup>76</sup> Mark Hallett, *The Spectacle of Difference: Graphic Satire in the Age of Hogarth* (Yale

1702-1735)的報紙宣傳，咖啡館舉行拍賣會的風氣逐漸廣為人知。如同我們所理解的咖啡館內部擺設，其大型的長方咖啡桌相當適合擺放欲拍賣的商品，並有助於拍賣會的進行。而坐落於倫敦柯芬園中的咖啡館，由於此地聚集了眾多作家、藝術家以及藝術鑑賞家，所以也提供了書畫商品一個有利的出售市場。<sup>77</sup>

咖啡館拍賣會的繁盛期約於1710至1720年間，而此時期的英格蘭不僅處於商業投機的氛圍之中，著名的經貿醜聞「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即在此時期逐漸醞釀成形。<sup>78</sup>1712年，一場拍賣會於倫敦的伯恩咖啡館(Bourn's Coffehouse)舉行，拍賣的商品包含「上百件義大利、法國與荷蘭大師的畫作」。而於同年，《每日新聞》的廣告宣傳中也提到法國、義大利與他國畫作將於威爾雷特咖啡館(Willett's Coffehouse)、皇冠咖啡館(Crown Coffehouse)、寇克斯咖啡館(Cox's Coffehouse)與尼克森咖啡館(Nixon's Coffehouse)等地拍賣出售。而在眾多印刷商品中，尤以法國的畫作以其深具時尚性與收藏價值等特點而廣受消費者歡迎。<sup>79</sup>

除了畫作之外，書籍也是咖啡館拍賣會的主要販售商品。1701年，《倫敦公報》(*London Gazette*, 1665-)的一份宣傳廣告提到，一場於湯姆咖啡館(Tom's Coffehouse)舉行的拍賣會將出售涵蓋「繪畫、雕刻、建築等領域」

---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1999), 16.

<sup>77</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51.

<sup>78</sup> 「南海泡沫事件」是英格蘭在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間發生的一次經濟泡沫，它與密西西比泡沫事件(The Mississippi Bubble)及鬱金香狂熱(Tulip mania 或稱 tulipomania)並稱歐洲早期的三大經濟泡沫，「經濟泡沫」(economic bubble)一詞即源於南海泡沫事件。詳見：Helen J. Paul, *The South Sea Bubb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ts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sup>79</sup> 轉引自：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51. Tim Clayton, *The English Print: 1688-1802*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1997), 31-32.

之「最傑出作者的彙編」。<sup>80</sup>1673年，蘇格蘭製圖師約翰·奧吉爾比(John Ogilby, 1600-1676)為了出版並販售其著作《不列塔尼亞》(*Britannia*, 1676年首次出版)，於是將其書的印刷版模長期置於蓋爾威咖啡館，「從1673年4月7日開始，直到被完全移除」。<sup>81</sup>此外，布理奇咖啡館(Bridge's Coffeehouse)、喬納森咖啡館(Jonathan's Coffeehouse)等都曾被佈置成圖書館的模樣販售書籍。直至19世紀，我們仍能看到書籍拍賣會於咖啡館進行的紀錄：於1849年逝世的羅伯特·卡代爾(Robert Cadell)先生，其所收藏的大量書籍於1851年3月26日的倫敦咖啡館(London Coffeehouse)所舉行的拍賣會中被販售出去。<sup>82</sup>

不僅書畫商品，包括製成品、奢侈品、船隻甚至非洲奴隸等亦能於拍賣會中被販售，<sup>83</sup>例如於1710年9月30日的《閒談者》期刊上即刊登了一則販售高級葡萄酒的拍賣會宣傳廣告：

星期二燭光拍賣會(by the candle)，1710年10月5日，地點位於蓋爾威咖啡館，從下午4點開始，一次僅拍賣一桶，總共有55大桶和8個半大桶的上好法國紅葡萄酒(馬爾格宏葡萄酒[Margaux]和奧布里昂紅葡萄酒[Obrion])，顏色深沈、色澤明亮、味道醇厚、風味正宗、品質純淨、絕對佳品、適宜瓶裝；現存放於閔星巷(Mincing-Lane)布商大廳(Clothworkers-Hall)的地下室裡。出售者是經紀商湯瑪斯·湯姆金斯(Thomas Tomkins)，住在塔樓街(Tower-Street)與克魯特德·弗雷亞斯

<sup>80</sup> 轉引自：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52.

<sup>81</sup> 轉引自：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52. 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217.

<sup>82</sup> 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341.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52.

<sup>83</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70.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61.

街(Crouched-Fryars)之間的賽星巷(Seething-Lane)。<sup>84</sup>

從畫作、書籍以至各式貨品，咖啡館拍賣會成為當代重要的銷售市場之一，無論是深愛藝術作品的鑑賞家、博學多聞的學者，還是品味深湛的紅酒愛好者均能在此獲得滿足。

### (五) 新聞與報紙

從飲食的販售、抽菸的風氣、奇珍物品的展出以至咖啡館拍賣會的舉辦，當代的新聞報紙與廣告宣傳單都起了推波助瀾之效。<sup>85</sup>當我們重新審視咖啡館內部圖時，不難發現這些報紙、廣告單即張貼、懸掛在牆上或散落在咖啡館內的大型長方桌上供客人取閱。經由印刷品的傳閱以及口耳相傳，咖啡館逐漸被形塑為一「新聞文化」中心：各種新聞，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真實還是虛構、透過印刷材料還是口語傳播，均在咖啡館裡被創造與被消費。<sup>86</sup>

咖啡館與新聞文化之間的聯結約始於1660年王權復辟之後，並很快地成為「充滿報紙與新聞書籍」的場所。<sup>87</sup>新聞事業是咖啡館的重要收入來

<sup>84</sup> *The Tatler*, No.231 (30 September 1710), III, 198-199.

<sup>85</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27.

<sup>86</sup> Anon., *News from the Coffe-House; In which it is shewn their several sorts of Passions, Containing News from all our Neighbours Nations. A poem* (London: E. Crowch for Thomas Vere, 1667). Anon.,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with the symptomes of a town-wit. With Allowance, April 11<sup>th</sup> 1673* (London: Jonathan Edwin, 1673), [2], 1, 3.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162-165. Adam Fox,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17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76-379, 401-405.

<sup>87</sup> Anon., *A Cup of Coffee: or, Coffee in its Colours* (London: n.p., 1663). 另參見：Bob Harri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Press: Britain and France, 1620-180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7-18. Ian Atherton, "The Press and Popular Political Opinion", in

源之一：咖啡館經營者自己出資印刷新聞，有時則複印較不適合於公開出版的新聞手稿，並將其出售。1664年，位於布萊德街(Bread Street)的一位咖啡館經營者即透過特殊管道取得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的最新議會新聞，並在咖啡館中將其販售給顧客。<sup>88</sup>幾年後，一位來自義大利名為羅倫佐·瑪嘉洛蒂(Lorenzo Magalotti, 1637-1712)的學者對當時的倫敦咖啡館評論道：「咖啡館聚集著眾多新聞工作者，在此聽取最新消息，無論是真還是假」。<sup>89</sup>新聞抄寫者群聚於咖啡館將收集而來的消息轉變成新聞，並轉賣給訂閱者。

由於新聞的販售能為咖啡館經營者帶來龐大的利益收入，故每一家咖啡館均會根據不同喜好提供顧客所需的新聞報紙。但隨著出版品項越來越多元，咖啡館經營者為應付顧客的要求，亦感壓力倍增。面對此情況，一名咖啡館同業即抱怨道「當某份新報紙初出版，如果其合乎大眾的口味，咖啡館老闆勢必得將其引進。而一旦將其引進，就很難再將其推出門外」，「每一種報紙均有其死忠支持者，而對他們所支持的報紙而言，其登載內容的幽默性與可讀性遠勝其餘[報紙]」，而當咖啡館老闆大意地停止供應某份報紙時，顧客亦將接二連三地拒絕在此間咖啡館消費。<sup>90</sup>

憑藉新聞的易取得性，「人們對新聞『已經』產生一種病態的渴求」。<sup>91</sup>而新聞的內容包羅萬象，從關於國王情婦的情色八卦，到清教徒共和黨人起義的謠言，以至國外新聞事件的報導，「在英格蘭復辟時期，沒有東西像新聞、流言、謠言、醜聞、恐慌以及說出口的話傳播地那樣快。城裡的醜聞是可被利用的最有效宣傳品」。<sup>92</sup>在咖啡館裡閱讀新聞、談論醜聞和

---

*A companion to Stuart Britain*, Barry Coward, e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 2003), 88, 92, 95, 96, 98.

<sup>88</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72.

<sup>89</sup> Lorenzo Magalotti, *Lorenzo Magalotti at the Court of Charles II: his Relazione d'Inghilterra of 1668*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 Press, 1980), 124.

<sup>90</sup> 轉引自：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74.

<sup>91</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69.

<sup>92</sup> John Spurr, *England in the 1670s: 'this Masquerading Age'*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傳播流言使民眾消息靈通，對政治情勢更加了解。<sup>93</sup>面對這樣的情況，儘管國王和其政府認為任何牽涉國家政府的新聞均需加以控管，但從關於宮廷的謠言八卦不斷激增的現象顯示出，政府始終無法有效地掌控各種日常新聞的流傳。咖啡館裡的顧客們不斷地談論與公共事務有關的事情，從科學實驗、震驚社會的謀殺案以至政治謠言，新聞在咖啡館裡逐漸商品化、政治化、謠言化。

從基本的餐飲服務、娛樂休憩，再到珍物展覽館、商品拍賣會，以至成為當代新聞文化的中心，咖啡館得以步步融入英格蘭人的社會生活中，其關鍵在於，咖啡館所提供的多元服務均能滿足時人「好奇」與「嚐鮮」的心理。<sup>94</sup>無論是咖啡、巧克力與茶等異國飲品、展覽館中的異國珍奇物品，還是拍賣會中所販售的萬千商品，當代消費者藉由造訪咖啡館，而能在上述事物中享受異國風情、感受文化衝擊，並獲得前所未有的生活體驗。<sup>95</sup>如果說旅行家的見聞錄得以讓英格蘭人神遊於外，那咖啡館的出現則讓英格蘭人得以享受更深刻的感官饗宴。不僅止於異國文化的體驗，咖啡客的「好奇」與「嚐鮮」心理亦展現在對於新聞訊息的無盡追求上。在咖啡館中，藉由新聞的收集、編撰與販售，無論好壞、真假、對錯，只要

---

2000), 165.

<sup>93</sup> Tim Harris, *London Crowd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Propaganda and Politics from the Restoration Until the Exclusion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28. Charles John Sommerville, *The News Revolution in Engl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Daily In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5-84.

<sup>94</sup> 關於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好奇」(Curiosity)文化，詳見：Barbara M. Benedict, *Curiosity: A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sup>95</sup> Nabil Matar, *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4-118. Joseph Monteyne, *The Printed Image in Early Modern London: Urban Sp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Exchange*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c2007), 49-53.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15-132.



是新奇、刺激、前所未聞的訊息，都能成為咖啡客們相互分享與論辯的議題。而在文化體驗與新聞流通的雙重效應影響下，咖啡館得以在激烈的飲品市場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酒館、啤酒屋之外的另一重要社交聚會處所。

## 本章小結

藉助旅行家與歷史學者的紀錄，起源於東方世界的咖啡與咖啡館文化，走進了英格蘭人的視野之中。而1650年牛津咖啡館的誕生不僅象徵著英格蘭成為咖啡的另一落腳生根處，亦象徵著一新式社交場所的建立，成為牛津學者、專家們的談論聚會處。隨著1652年倫敦第一家咖啡館的營業，咖啡熱潮亦開始席捲整個倫敦。經由飲食、娛樂、新聞等服務的提供，咖啡館不僅滿足了咖啡客的生理需求，也滿足了他們「好奇」與「嚐鮮」的心理需求。於此，倫敦咖啡館與牛津咖啡館相似，它們均成為當地的新式社交場所。

然而，於下一章中我們將看到，不同於牛津咖啡館只招待「菁英群體」，倫敦咖啡館歡迎各色人群的到訪，而不針對顧客的階層、地位、財富與學識等層面予以限制。隨著倫敦逐漸成為英格蘭咖啡館文化最為蓬勃發展的地區，<sup>96</sup>「多元人群」參與成為英格蘭咖啡館文化中的主流文化。而在此主流文化的發展下，由各色人群之間的互動關係所衍生出來的「禮儀文化」即成為本文第二章的重要研究課題。

---

<sup>96</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house*, 154-155.

## 第二章、英格蘭咖啡館的禮儀文化

自17世紀中期至18世紀初期，咖啡館不僅逐步融入英格蘭人的社會生活中，成為英格蘭城市中一道無處不在的光景，亦是時人進行社交聚會的主要場所之一。對此，語言學家塞繆爾·約翰森(Samuel Johnson, 1709-1784)在其編纂的辭典裡曾如此定義咖啡館：「一個消遣娛樂的場合，不僅賣咖啡，也為客人備有報紙，以供閱讀」，<sup>1</sup>藉由各式資訊的相互交流，咖啡客們於咖啡館中「學會建立一種結合式(combination)友誼的新方法」，並在談論中注入政治黨派、科學討論與文學批判等議題。<sup>2</sup>對某些咖啡客而言，「談論是一種精神食糧(Discourse is *pabulum animi*)」，<sup>3</sup>藉由相互之間的對話與談論，建立得以增進學識、開闊視野與提昇自我涵養的理想人際社交關係。對此，為了建立前述此種理想的人際社交關係，談論的方式即顯得相當重要，於此，為使談話過程保持理性、平和且愉悅的氛圍，在人際相處的過程中，談話者即需展現「禮儀」行為，控制、約束、調整自身的「外在言行舉止」與「內在心理情緒」，而不致冒犯、侵擾、觸怒他人。<sup>4</sup>而就在談話者相互間展現「禮儀」行為的影響下，進而建構出咖啡館的「禮儀文化」。

然而，咖啡館的「禮儀文化」絕非一朝一夕即可達成。於本章中，筆者將分別從「萌芽」、「建構」與「推動」三個階段，論述咖啡館「禮儀文

<sup>1</sup> 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W. Strahan, 1755).

<sup>2</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xii.

<sup>3</sup> Anon., *Coffee-houses Vindicated in answer to the published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asserting from Reason, Experience, and good Authours, the Excellent Use and Physical Vertues of that Liquor. With The grand Conveniency of such civil placers of Resort and Ingenious Conversation*, 4.

<sup>4</sup> Peter Burke,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1993), 88-122.

化」的發展過程。筆者首先於第一部份描述，以「菁英群體」為主體所組織的「洛塔咖啡俱樂部」將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文化」帶進了咖啡館，並為之後的咖啡館文化奠定了一個理想的社交模式基礎。於第二部份，基於倫敦咖啡館文化所強調的「平等」、「包容」與「多元」等特性，「菁英群體」和一般群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即成為重要課題。而於第三部份，我們則將看到，18世紀初期的《閒談者》與《旁觀者》期刊不僅扮演了近代早期英格蘭咖啡館「禮儀文化」發展「承先啟後」的角色，亦確立咖啡館為一理性、平和、優雅且愉悅的談論處所

### 第一節、咖啡館禮儀文化的萌芽：洛塔咖啡俱樂部

1659年的英格蘭時值政局動盪之際，各式政論短文、嘲諷詩、隨筆散文、諷刺文章層出不窮，無一不在為「護國公」(Lord Protector)奧利佛·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死後的英格蘭找尋出路。而當各種關於國家政治體系的論辯逐漸席捲倫敦之時，咖啡館亦承此波瀾，逐漸成為政客聚集並談論政治局勢發展的重要處所，其中，由政治理論學者詹姆士·哈靈頓(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於麥爾斯咖啡館(Miles's Coffee-house)所組成的「洛塔咖啡俱樂部」(Rota Coffeehouse Club)即成為一當代著名的政治俱樂部。<sup>5</sup>

哈靈頓出身士紳家族，在牛津大學接受教育，曾於1630年代廣泛遊歷歐洲大陸，並於1647年被任命為查理一世(Charles I, r. 1625-1649)的貼身侍衛，直到1649年1月國王被處決前夕才離去。原本默默無聞的哈靈頓，在其著作《大洋國》(*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1656)出版後聲名漸響。《大洋國》的主旨在於論述一種理想的共和政府理論：大洋國是由人民，而非由國王或唯一立法者所治理，但只能有一小部份菁英（根據財產決定）能

<sup>5</sup> Peter Clark,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The Origins of an Associational World*, 51. 此處之「政治俱樂部」意指以談論「政治議題」為主的俱樂部。

夠參與政府運作。<sup>6</sup>為了推廣其政治理念，哈靈頓與其追隨者亨利·內維爾(Henry Neville, 1620-1694)發現他們平時駐足的咖啡館，相對於啤酒屋裡醉醺醺的放蕩情狀，更適合討論與交換政治意見，於是決定將咖啡館建立為他們的政治宣傳中心，奧博雷對此曾回憶道，「那篇天才橫溢的文章（《大洋國》），以及他（哈靈頓）和內維爾每日於咖啡館裡充滿智慧的演說和諄諄教誨，改變了許多人的政治信仰」。<sup>7</sup>

1659年10月，哈靈頓選定麥爾斯咖啡館為其據點，並在此成立了一個以洛塔(Rota)為名的俱樂部，以便討論他的共和政府理念。<sup>8</sup>麥爾斯咖啡館位於西敏宮(Westminster Hall)以北的新宮場(New Palace Yard)，此處和議會、政府的所在地白廳(Whitehall)相距不遠，且長久以來一直是國家、政府舉行重要活動和慶祝公共節日的地點。新宮場賦予麥爾斯咖啡館濃厚的政治味，而哈靈頓選擇在此落腳似乎也隱約暗示其渴望於倫敦政治圈中一展抱負。

「洛塔咖啡俱樂部」成立的首要目標在於提供哈靈頓與其追隨者一個能夠暢談政治議題的空間，而根據奧博雷的描述，在俱樂部裡「有著我所聽過或期待聽到，最具創造性、最機智，且充滿激情的論述」。<sup>9</sup>整體而言，「洛塔咖啡俱樂部」不僅存在成員之間所必須遵守的言論規範，同時也有自身的成員篩選機制。一反1650年代失序、紊亂的政治議論方式，<sup>10</sup>哈靈

<sup>6</sup> David Smith, 'The Struggle for New Constit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Forms,' in John Morrill, ed., *Revolution and Restoration: England in the 1650s* (London: Collins and Brown, 1992), 15-24.

<sup>7</sup>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sup>8</sup> 洛塔俱樂部的名稱來自哈靈頓的著作《洛塔：自由國家或平等共和國的模式》，參見：James Harrington, *The Rota, or, A Model of a Free-State or equall Common-wealth: once purposed and debated in brief, and to be again more at large proposed to, and debated by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of ingenious Gentlemen* (London: John Starkey, 1660).

<sup>9</sup>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sup>10</sup> 此處意指伴隨各式政論短文、嘲諷詩、隨筆散文、諷刺文章出版與傳閱所導致的論變

頓提出了一種高度規範的討論形式：俱樂部成員每天晚上都要在麥爾斯咖啡館聚會，就哈靈頓的共和國憲法的某項條款進行討論。如果有人無法出席或是不願口頭申論，亦可「以書面形式……提交對於討論條款的疑問或是反對意見」。<sup>11</sup>俱樂部會議不僅指派主持人掌控議論的進程，<sup>12</sup>同時發表的評議也僅能就口頭或是書面的意見展開。而在討論結束之後，無論過程如何激烈，所有人都同意將會議的最終結論交由「投票箱」(ballot)來決定。<sup>13</sup>曾有一保王派傾向的諷刺文章對此評論道：洛塔咖啡俱樂部習慣將「所有事情都製造出分歧，無論是多麼平常或瑣碎之事，都要互相爭論不休，頂著腦袋（就像公羊相抗）直到雙方氣力耗盡，然後取決於木製的神諭(Oracle)器具——投票箱(the Box)」。<sup>14</sup>但就之後的歷史發展來看，俱樂部的決議顯然不具任何影響力，查理二世(Charles II, r. 1660-1685)仍於1660年復辟。

隨著「洛塔咖啡俱樂部」逐漸打出名號，越來越多人，無論是否贊同哈靈頓的共和國理想，都來到麥爾斯咖啡館參與或聆聽討論。儘管俱樂部的形式已不再是哈靈頓的私人討論圈，但關於參與者的資格卻仍有一定的限制，而非俱樂部自稱的「對所有到訪者均是自由(free)且開放(open)的學院(academy)」。<sup>15</sup>皮普斯於1660年1月9日的日記中提到，當天下午他與新聞工作者亨利·穆迪曼(Henry Muddiman, 1629-1692)來到麥爾斯咖啡館，並且「付了18便士進入俱樂部」。<sup>16</sup>此描述不僅意味著要成為「洛塔咖啡俱樂部」一員，必須繳交相當於1.5先令的費用之外，同時也隱含了某種「排斥性」。

---

亂象。

<sup>11</sup> James Harringto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 ed. J. G. A. Poco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814.

<sup>12</sup> 通常由著名詩人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學生西拉克·斯金納(Cyriac Skinner)擔任會議主持人，參見：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sup>13</sup>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sup>14</sup> Anon., *The Censure of the Rota Upon Mr Miltons Book* (London: Paul Giddy, Printer to the Rota, at the sign of the Windmill in Turne-Again Lane, 1660), 3

<sup>15</sup> James Harringto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 814.

<sup>16</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5.

無論是針對政治議題所進行的規範性討論，還是索費不低的入場費，「洛塔咖啡俱樂部」自始至終都是一有錢且有閒的「知識菁英」所聚集的處所，因為「很少人能夠負擔這麼多時間來進行永無止境的談話」。<sup>17</sup>

居住於西敏寺不遠處的皮普斯，於付費成為俱樂部成員後的隔日，又來到麥爾斯咖啡館，在這裡他遇到「一群非同凡響的紳士：如哈靈頓先生、包特尼主席(William Poultny)、戈德(Nicholas Gold)、佩第博士(William Petty, 1623-1687)等人；於此令人讚賞的演說直至晚上9點才結束」。<sup>18</sup>除了俱樂部領導人哈靈頓外，其餘人士亦各有來頭：威廉·包特尼與尼古拉·戈德均是著名富商，而威廉·佩第則是當代著名的數學家。另外，根據奧博雷的記述，「洛塔咖啡俱樂部」的成員亦包括著名詩人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學生西拉克·斯金納(Cyriack Skinner)、約翰·潘魯德多克伯爵(Sir John Penruddock)、新聞工作者約翰·伯肯海德(John Birkenhead, 1616-1679)、約翰·威爾曼將軍(Sir John Wildman, 1621-1693)等當代著名人士。<sup>19</sup>

1660年，28歲的皮普斯還只是位政府機構裡的低級雇員，為了使仕途更上一層樓，「洛塔咖啡俱樂部」即成為他結識知名人士、建構事業人脈的重要處所。汲汲營營的皮普斯於1660年1月14日的晚上又現身於麥爾斯咖啡館，在這裡他「聽到了一場絕妙的辯論」，論題為「反對哈靈頓先生關於財富不均乃政府立足之基點」。<sup>20</sup>意猶未盡的皮普斯於1月17日又「去了咖啡俱樂部」，並「聆聽了一場精彩的演講」。<sup>21</sup>對於像皮普斯這樣熱衷追逐名利的人而言，「洛塔咖啡俱樂部」不僅是讓他尋覓貴人提攜的處所，

<sup>17</sup> Michael Hun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77.

<sup>18</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5.

<sup>19</sup>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sup>20</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6.

<sup>21</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7.

同時也是讓他學習如何像個重要人物般談論與對話的學院。誠如哈靈頓所言，「洛塔咖啡俱樂部」這座學院「是由良好的教養 (good breeding) 和文雅的對話 (civil conversation) 之規則所主導」，<sup>22</sup> 成員之間以「文雅的」(civil) 態度互相論辯並保持應有的風度。而「文雅的」態度源於「文雅」觀 (concept of civility)，此概念不僅為俱樂部成員所遵從，同時也是近代早期英格蘭貴族紳士「禮儀文化」的重要內涵。

「文雅」觀的形成異於中古時期的「宮廷禮儀」(courtesy)，乃源自古代的城邦政治 (city-state) 與市民組織等政治概念，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但在16世紀義大利作家瓜索 (Stefano Guazzo, 1530-1593) 其《文雅的對話》(The Civile Conversation, 1580) 一書的影響之下，<sup>23</sup> 「文雅」觀除了原有的政治性質之外，亦開始含括「社交性」(sociability)。瓜索的著作以對話的形式寫成，提倡一種積極入世及與各色人群相交的生活態度。瓜索認為與人和諧相處、相互提攜的能力與態度，遠比離群索居、獨善其身的生活方式，更能使人臻於完善 (perfection)。根據上述，瓜索於「文雅」觀原有的政治意涵之外創造了一個「社會世界」(a sense of social world)，其不僅不同於「市民責任政治世界」(world of civic responsibility)，且遠比個人「家宅」(household) 世界要大。<sup>24</sup> 除此之外，瓜索亦將「文雅」觀的政治性質「個體化」(personalization)，用以討論各種個人行為的模式與態度：於瓜索的「社會世界」裡，每一個理想的個體都應培養良好的公共美德 (social virtues)，並透過合宜的服飾穿著、得體的行為舉止和優雅的談論對話，與不同階層的人士交流。

<sup>22</sup> James Harringto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 814.

<sup>23</sup> Stefano Guazzo,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M. Steeven Guazzo*, trans. George Pettie and Bartholomew Young (London, 1586). 根據學者安娜·布莱森的说法，由於英格蘭於16至17世紀並無自身的禮儀書作為建構依據，於是此時期的「禮儀文化」深受法國、義大利等國禮儀書的影響，參見：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75-81.

<sup>24</sup>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54-56.

而由瓜索的「文雅」觀所衍生的「社會世界」和政治行為的「社交化」與「個體化」之所以能為16、17世紀英格蘭貴族統治群體所接受與援用，關鍵在於其符合當代的主流政治論述，即「身體」(human body)與「政體」(political body)之間的相互指涉關係：「共同體」(the commonwealth)的管理與家庭、個人的管理一脈相通，國家的完善與個體的完善緊密相連。<sup>25</sup>在此政治論述之下，「文雅」觀的培養和統治權力相輔相成：「文雅」行為不僅是貴族統治群體所共同遵從的「社交行為」，同時也是「政治行為」。<sup>26</sup>

自16世紀晚期以來，集宮廷的政治權力與城市的商業利益為一體的倫敦吸引了眾多貴族士紳到來，而倫敦西區(West End)也逐漸發展成為貴族士紳的聚集與居住地。無論是處於宮廷還是宮廷之外，這群貴族士紳藉由「文雅」行為的呈現展示各自的身份地位，並進而形塑一種相互之間的群體認同。<sup>27</sup>而於「護國公」時期(The Protectorate, 1653-1659)，宮廷已非這群貴族士紳的主要聚會場所，自1650年代開始發展的咖啡館吸引了他們的注意，並逐漸成為他們於傳統酒館、啤酒屋之外的聚會新選擇。而在此背景下，位於倫敦西區的「洛塔咖啡俱樂部」不僅是貴族士紳及知識菁英相互討論和交流的處所，同時也被他們視作理想國家政治藍圖的微型實踐場域：哈靈頓等人不僅自許為此理想國度的領導者，同時也視「文雅」行為的展現為其理想的政治運作模式。

然而，好景不常，哈靈頓等人的理想國度逐漸與咖啡館外的政治現勢脫節，俱樂部的運作也陷入無任何具體結果的迴圈之中。皮普斯於1660年1月20日「去了咖啡館，在此除了選出一個程序委員會(committee of orders)

<sup>25</sup>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52.

<sup>26</sup>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70.

<sup>27</sup>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29-137.



外，什麼事也沒作」。<sup>28</sup>看到俱樂部只在程序事務這樣的細節上打轉，皮普斯認為成員之間的討論已不再具有吸引力，之後的一個月便沒再踏進過麥爾斯咖啡館。隨著1660年2月的到來，王位復辟的可能性開始被公開討論，部份原因似乎是回歸君主體制於此時成為了國家穩定的唯一選擇，<sup>29</sup>而共和國模式的追求則已走向盡頭。1660年2月20日，皮普斯最後一次來到咖啡俱樂部，並記述道：

那裡的人什麼事都沒有做。我只聽見哈靈頓先生和多塞特勳爵(Lord of Dorset)以及另一個貴族談論換個地方，比如考克匹特劇院(Cockpit Theater)。他們深信在那將會有所作為。針對學術問題和非學術問題哪項更適合作為討論主題而略作商議之後，俱樂部黯然收場。我認為他們不會再來到這個地方了。<sup>30</sup>

儘管「洛塔咖啡俱樂部」運作的時日不長，不僅對政治現勢毫無任何實際影響，且成為當時諸多諷刺文章的嘲諷對象，<sup>31</sup>但其成立與運作仍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藉由政治議題的探討、入會費的收取，俱樂部成員的篩選透露出「侷限性」和「排斥性」，與前一章所述之「牛津咖啡館」文化之間有所聯繫。<sup>32</sup>另一方面，「洛塔咖啡俱樂部」此案例具體呈現了「菁英群體」如何在近代早期禮儀「文雅」觀的影響下，於咖啡館這樣一種新興的社交場域中，體現一種融合「政治性」與「社交性」的「文雅」行為。

<sup>28</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8.

<sup>29</sup> Paul Seaward, *The Restorat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91), 1-2.

<sup>30</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19.

<sup>31</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98-99.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51. 嘲諷內容多是針對「洛塔俱樂部」理各種反冗卻無實質建樹的討論。

<sup>32</sup> 牛津咖啡館文化與洛塔咖啡俱樂部的運作均呈現出「排斥性」，且兩者與1660年之後所成立的皇家學會之間均有密切關聯，參見：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97-98..

於下一節中我們將看到，於復辟之後，隨著倫敦咖啡館的大眾參與性質成為主流文化，此種由「洛塔咖啡俱樂部」所建立的菁英社交模式開始發生轉變：一、無論是貴族士紳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菁英，他們都必須在各色人群聚集的咖啡館中，學習如何與一般大眾相處。此時，咖啡館「文雅」行為亦逐漸往「包容」大眾與「排斥」大眾兩種性質共存的方向發展；<sup>33</sup>二、咖啡館「文雅」行為中，「社交性」不僅和「政治性」聯結，亦開始含括「科學」和「文學」等性質。總結而論，「洛塔咖啡俱樂部」的解散代表的是一個政論團體的結束，但由其所孕育的「文雅」社交行為卻為之後的咖啡館「禮儀文化」奠定了一個理想的交流模式基礎。

## 第二節、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建立：「便士大學」

### (一) 平等、包容與多元

隨著咖啡與咖啡館逐步融入當代的社會生活之中，1660年代之後咖啡館文化的發展不僅逐漸形塑了一種建立在對話與談論之上的人際交流新風尚，並且經由多元服務的提供，以及讓「所有到訪者」都感到「自由而不受拘束」的交談氛圍，<sup>34</sup>咖啡館吸引了各色人群，諸如貴族士紳、文人學者、科學家、商人等不同群體的到訪。<sup>35</sup>而咖啡館文化亦在這種「自由」的環境中發展出兩種特性：一、同處一室的咖啡客無須顧慮各自的身分、

<sup>33</sup> 關於「文雅」觀的「包容」與「排斥」兩種層面的發展，參見：Roger Chartier, "From Texts to Manners, A Concept and Its Books: Civilité between Aristocratic Distinctions and Popular Appropriation", in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71-109.

<sup>34</sup> M. P., *A Character of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London, John Starkey, 1661), [2], 1.

<sup>35</sup> Anon., *The School of Politicks: or The Humours of a CoffeeHouse. A Poem. Licensed, Apr. 15. 1690* (London: R. Baldwin, 1690), [4], 3.

地位與職業，彼此之間不僅相互「平等」亦相互「包容」。在咖啡館裡，任何座位均不為任何人保留，且任何人均不會拒絕你坐在他身旁。而此種座位排序不僅使所有咖啡客感受到咖啡館裡人人平等，亦讓互不相識的人們得以友好相聚與交談。儘管不可能真正泯除彼此之間的階層等級，但在咖啡館裡卻體現出一種座位上的平等主義。<sup>36</sup>二、舉凡政治、宗教、文學、科學、商業等層面之議題都能在此為人所討論與爭辯。<sup>37</sup>

藉由上述兩種特性的發展，咖啡館亦逐漸轉變為來自社會不同群體的咖啡客得以在此相互談論與學習的場所。咖啡館對咖啡客而言就像一座「大學」，任何人只要在此「花上一便士」的費用就能成為「一位學者」，<sup>38</sup>並且習得成為一位紳士所應具備的各種要件。根據學者藍道·考蒂爾(Randall Caudill)的說法，「咖啡館提供了全方位(entire range)的『紳士技藝』(gentlemanly arts)，而此技藝被描述於當代的禮儀著作，亦呈現於紳士培訓學院(gentleman's training academies)的課程之中」。<sup>39</sup>舉凡法語、義大利語、拉丁語等異國語文，舞蹈、擊劍、騎術等技藝，甚至詩學、數學、天文學等知識都能出現在咖啡館裡，為人所講述並為人所學習。<sup>40</sup>藥商約翰·霍頓(John Houghton, d. 1705)曾於其創辦的週刊中對此現象描述道：

<sup>36</sup> Anon.,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Excellent Vertues of that Sober and Wholesome Drink, called Coffee, and its incomparable effects in preventing or curing most diseases incident to humane bodies* (London, printed for Paul Greenwood and are to be sold at the sign of Coffee-mill and Tobacco-Roll in Cloath-fair near West-Smithfoeld who sellethe the best Arabian Coffee-Powder and Chocolate, made in Cake or in Roll, after the Spanish Fashion, &c., 1674).

<sup>37</sup> Woolnoth, *The Coffee Scuffle, Occasioned by a Contest Between a Learned Knight, and a Pitifull Pedagogue.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London [sic]: Printed and are to be sold at the Latine Coffee House near the Stocks, 1662), A2-A7.

<sup>38</sup> Anon., *News from the Coffe-House; In which it is shewn their several sorts of Passions, Containing News from all our Neighbours Nations. A poem.*

<sup>39</sup> Randall L.-W. Caudill, "Some Literary Evid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Virtuoso Interes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Ph. D. diss., The Oxford University, 1975), 380.

<sup>40</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99.

咖啡館讓各色人群都善於交際，無論富貴還是貧窮、博學還是愚昧都能在此相會。它增進了藝術、商業和其他所有知識；對一位好奇好問的人而言，咖啡館有助於良好的學習；僅一個傍晚即勝過在書本上研讀一個月：他將在咖啡館裡發現其餘跟他一樣盤據於此，研讀與探詢的人群，而他亦將在此狹小的空間中獲取他人閱讀和研究的精神及活力。我曾聽我一位值得尊敬且具良好學養的朋友說，他認為咖啡館促進了有益的知識，如同大學那般，兩者都絕不能被輕視。<sup>41</sup>

於17世紀末期至18世紀初期，咖啡館不僅已被時人視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被確立為促進與學習實用知識的重要處所。1698年，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附近的海事咖啡館(Marine Coffeeshouse)即舉辦了一系列的數學學術講座，在此之後，不僅有越來越多的學術講座選擇咖啡館作為舉辦地點，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科普實驗家利用系統性與組織性的方式，藉由於咖啡館舉行講座的方式傳播科學知識。其中，曾擔任皇家天文學者約翰·佛蘭斯蒂德(John Flamsteed, 1646-1719)助手的詹姆士·霍基森(James Hodgson)即在望遠鏡、顯微鏡等先進器材的幫助下，成為當代倫敦著名的科普實驗家。他在1704年的講座宣傳單中，即承諾他為民眾所開設的自然科學講座能為他們奠定「最堅實的、最可信的知識基礎」。<sup>42</sup>利用咖啡館作為媒介，過去專屬於知識菁英的各種專業學問都能夠在此傳佈給每一個登門光顧的咖啡客，無論他們的財富多寡、地位高低、有無受過教育。

然而，由於咖啡館對所有群體均來者不拒，此處亦可能充斥著各種膚

<sup>41</sup> *Collec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 No. 461 (23 May 1701). 轉引自：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shouse*, 99.

<sup>42</sup> 轉引自：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45.

淺、業餘、無系統的學問和知識。一份出版於1661的諷刺文章對此描述道，由於談話的進行「既沒有決斷者(Moderator)亦沒有規則(Rules)」，咖啡館就像「一座沒有教師(Master)的學校。教育(Education)在此沒有任何紀律(Discipline)。知識(Learning)在毫無方法(Method)的情況下被汲取」。<sup>43</sup>而另一份出版於1662年的諷刺文章則提到，咖啡館是「學者們(doctors and scholars)聚會」的處所，在他們之間所進行的對話「除了拉丁文和希臘文之外，什麼都沒有」，此時店裡的男學徒(Prentice-boy)和青少年(hobedehoi)也有模有樣地跟著說起拉丁文。面對此情況，文章作者接著說道，「但當你仔細一聽，他們口中所說的拉丁文令我感到害怕，而你將會笑到褲子破裂」。<sup>44</sup>在咖啡館裡，儘管顧客可以吸收各式各樣的知識，但在沒有系統性、條理性的傳佈下，這些知識卻極有可能是拼湊、荒謬且錯誤的，例如一封寫於1670年的信件中，皇家學會成員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即嘲笑科學家亨利·斯達伯(Henry Stubbe, 1632-1676)的「全才」(Universal Intellect)並非來自於謹慎嚴密的實驗和觀察，而是透過他的閱讀、臆測和咖啡館裡隨意「撿拾」的東西。<sup>45</sup>針對咖啡館可能成為貶損知識學習的處所，霍頓認為每一個人都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教育訓練才能夠充分利用咖啡館所提供的充裕學習機會：「我必須承認，只有那些受過良好大學教育的人，才能夠充分利用咖啡館的學習及交流機會，我擔心其他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從咖啡館獲得任何益處」。<sup>46</sup>

霍頓的警語不僅明白指出，在沒有適當的教育背景下，從咖啡館裡得到的知識不但無法啟迪心智甚至還會帶來危害，同時也暗示，在休頓心目中，理想的咖啡館談論環境應由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菁英而組成。而這層暗示也讓我們注意到，在「菁英群體」和一般大眾共處一室，看似互相「平

<sup>43</sup> M. P., *A Character of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2], 9.

<sup>44</sup> Woolnoth, *The Coffee Scuffle, Occasioned by a Contest Between a Learned Knight, and a Pitifull Pedagogue.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A3.

<sup>45</sup> John Evelyn to John Beale, 17 July 1670.

<sup>46</sup> *Collec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 No. 461 (23 May 1701).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65.

等」、互相「包容」的表象之下，或許仍舊有「隔閡性」與「排斥性」隱存在彼此的相處氛圍之中。對此，劇作家湯瑪斯·塞德瑟菲(Thomas Sydserfe, 1624-1669)於1668年所寫的劇本《塔魯格的詭計：或者，咖啡館》(*Tarugo's Wiles: or the Coffee-House*)中即描述道，某日當兩位大學學者走進咖啡館時，其中一位即聲明不願和「知識淺陋之人」(illiterate)共處一桌。<sup>47</sup>而於另一場景，當某兩位顧客針對繪畫形式發生爭辯時，咖啡館經營者即站出來說道：「粗魯的文字(rude words)不應成為我屋子裡的重心(Gravity)，此處……就像雅典學院(School of Athens)那般，所有事物都應藉助理性(reason)來爭論」。<sup>48</sup>咖啡館經營者的發言意欲使咖啡館裡的所有討論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學養、「理性」和「秩序」的基礎之上。而正當咖啡館沉浸於嚴肅的討論氛圍時，兩位民眾走了進來渴望參與其中，但知識的貧乏卻讓他們難以融入學者的談論圈子之中，並顯得極為格格不入。<sup>49</sup>

塞德瑟菲於上述三幕場景中力圖將咖啡館營造為一個專屬於知識菁英理性討論的場域，並將一般大眾排除在此場域之外。對塞德瑟菲而言，這群無知無識的民眾不僅無法促進學識的進步，同時也可能使咖啡館陷入失序的狀態，如館內某一群顧客可能因為相互意見不合而發生爭吵與鬥毆。<sup>50</sup>塞德瑟菲以細膩的劇情鋪陳讓我們理解，儘管咖啡館在當代被描述為一個融合「平等」、「開放」、「無區別」(indiscriminacy)等特性，各色人群均能在此交流共享的空間，但這種「融合」卻可能是一種「『不自然的』

<sup>47</sup> Thomas Sydserfe, *Tarugo's Wiles: or the Coffee-House. A Comedy. As it was acted at his Highness's The Duke of York's Theatre* (London: Henry Herringman, 1688), [8], 18.

<sup>48</sup> Thomas Sydserfe, *Tarugo's Wiles: or the Coffee-House. A Comedy. As it was acted at his Highness's The Duke of York's Theatre*, [8], 21.

<sup>49</sup> Thomas Sydserfe, *Tarugo's Wiles: or the Coffee-House. A Comedy. As it was acted at his Highness's The Duke of York's Theatre*, [8], 23-24.

<sup>50</sup> Thomas Sydserfe, *Tarugo's Wiles: or the Coffee-House. A Comedy. As it was acted at his Highness's The Duke of York's Theatre*, [8], 27-28.

社會邊界消解」(“unnatural” dissolution of social boundaries)。<sup>51</sup>對「菁英群體」而言，緊隨此種「不自然」而來的可能是混亂、對立與失序的場面：人際相處不僅「無須紳士教養(gentile breeding)」亦「不求互敬(no respect of persons)」。<sup>52</sup>

面臨此種轉變，當代「菁英群體」開始疑惑與焦慮要如何在「自由無拘束」的咖啡館環境中與一般大眾和諧相處，並維持其固有的「文雅」社交行為。在下一小節中，我們則將看到由「洛塔咖啡俱樂部」所奠定的「文雅社交模式」如何藉由取得各群體之間的平衡與協調，使「文雅」行為在強調「平等」、「包容」與「多元」的環境中經由轉變而得以延續，並進而將咖啡館打造為一個各界均能參與的理性談論空間。

## (二) 咖啡館「文雅」觀的轉變

根據前文我們已看到，咖啡館不僅以「自由」、「平等」和「包容」等特性，吸引了來自社會不同層面的人群登門光顧，同時更打著「便士大學」(Penny University)的名號，讓各界人士蜂湧至此，相互學習並談論各種學問知識。從正面的發展來看，藉助「菁英群體」的聚會交流，咖啡館不僅得以成為一有效增進知識學問的處所，同時也形塑了一種建立在「理性」和「秩序」基礎之上的談論空間；但從負面角度的觀察，由於咖啡館不加區別地任由所有人群參與，「便士大學」僅是一座充滿荒謬、錯誤、偏頗訊息的學院，不僅無法促進學術的提昇，同時更可能招致混亂與失序。

對「菁英群體」而言，由「洛塔咖啡俱樂部」所奠定的「文雅社交模式」不僅能夠增強咖啡館「便士大學」的功能，同時也能夠避免咖啡館文化往負面的情況發展。但就現實情勢而言，這套隱含「排斥性」的社交模

<sup>51</sup> Juan A. Prieto-Pablos, 'Coffee-houses and Restoration Drama', 62.

<sup>52</sup> Anon.,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Where is Contained a Description of the Persons usually frequenting it, with their Discourse and Humors, As also, The Admirable Vertues of Coffee. By an Eye and Ear Witness*, 2.

式顯然已無法再適用於強調「平等」、「開放」與「包容」的咖啡館環境。咖啡館「文雅」觀勢必得因應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以平衡「菁英群體」和一般大眾之間的相處關係為目的，以「隨性而不隨便」為基調，建立一套人人都能遵從的言行規範。

1674年，一篇由咖啡館經營者保羅·格林伍德(Paul Greenwood)所著名為《咖啡館的規則與秩序》(“*The Rules and Orders of the Coffee-House*”)的詼諧短詩應運而生。格林伍德於其位於西史密斯菲爾德(West-Smithfield)的咖啡館裡，以販售「最好的阿拉伯咖啡粉和巧克力」而獲得豐厚的利潤。他將這份規則作為獨立內容印製在一份宣傳咖啡療效的廣告宣傳單上。在這份規則裡，格林伍德以幽默的口吻，描述了當時咖啡館的社交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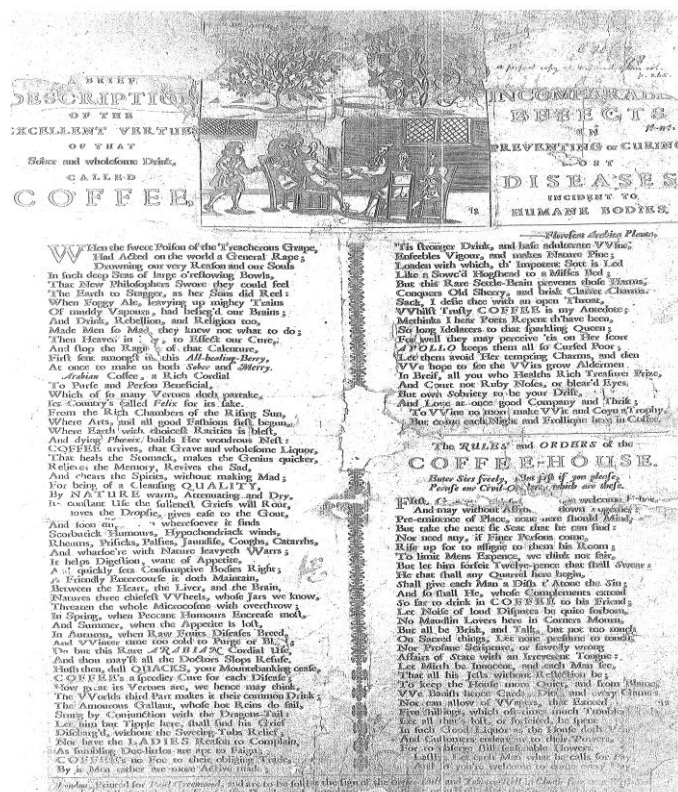
#### 咖啡館的規則與秩序

先生隨便進，先要你願意，  
讀過文雅法(Civil-Orders)，以下聽仔細。

不論什麼人，此地都歡迎；大家坐下來，不會冒犯誰。  
位置無好壞，人人可落座；只要能找到，就請坐下來。  
就是貴人來，也不必讓座；你我都花錢，讓座非公平。  
有人發咒誓，請先出罰金；十二個便士，爭吵全沒收。  
每人上一杯，咖啡來補償；咖啡喝下去，你我成朋友。  
安靜別爭鬭，感傷人莫哭；歡語共舉杯，今夕復何夕。  
莫多談神聖，莫褻瀆《聖經》；國事茲重大，言語需虔誠。  
笑談最無恙，力戒傷旁人；仍記靜聲語，更防叱責言。  
牌戲和骰子，遊戲非可玩；賭博如下注，不過五先令。  
輸贏非小可，每每引糾紛；不如買咖啡，眾人來共飲。



客官盈門來，無非尋歡樂；也無四季景，得失兩無礙。  
最後送一言，人人勿違怠；飲資如常付，日日迎君來。<sup>53</sup>



圖四、「咖啡館的規則與秩序」(The Rules and Orders of the Coffee-House)。

格林伍德的詩句戲仿自詩人班·喬森(Ben Jonson, 1572-1637)著名的拉丁文詩歌《歡樂法則》(*Leges Convivales, Convivial Laws*, 1620)。<sup>54</sup>根據首位翻譯這首詩歌的譯者所言，<sup>55</sup>17世紀的最初十年，位於聖殿關(Temple

<sup>53</sup> Anon.,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Excellent Vertues of that Sober and Wholesome Drink, called Coffee, and its incomparable effects in preventing or curing most diseases incident to humane bodies.* 譯文轉引自：馬克曼·艾利斯，《咖啡館的文化史》，67-68。

<sup>54</sup> Ben Jonson, *Ben Jonson*, ed. Ian Donalds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510-511.

<sup>55</sup> 《歡樂法則》由英格蘭詩人亞歷山大·玻姆(Alexander Brome, 1620-1666)於1630年代翻

Bar)的魔鬼酒館(Devil Tavern)阿波羅室(Apollo room)裡，經常有詩人在此聚會飲酒，而這首詩歌所描述的即為他們的「社交規則」(the sociable rules)。<sup>56</sup>此魔鬼酒館的「社交規則」與「洛塔咖啡俱樂部」的「文雅社交模式」極其相似，不僅強調參與的成員以具備良好教養的「菁英群體」為主，亦要求成員之間合宜的行為舉止與理性的對話談論，並藉此鞏固群體之間的緊密聯結與相互認同。<sup>57</sup>但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卻在此「社交規則」所設定的行為規範基礎上，依據咖啡館的文化特性而提出不同的運作框架：咖啡館裡任何談論的進行都應建立在對所有到訪者的「公開性」(openness)上。

如同「咖啡館規則」前半段所言，沒有人能被排除在咖啡館之外，同時也沒有任何人能憑藉自身的某些條件，諸如身份地位、財富等而於館內獲得入座的優先權：在咖啡館所建構的社交場域裡，所有參與者不僅相互平等，且等級制度(hierarchy)亦受到忽略。但此「平等性」亦建立在所有參與者都必須同意按照「咖啡館規則」行事的基礎之上：所有議題都能在此被討論，任何人的意見都不能被忽略，即使彼此之間因想法相異而發生爭論，仍應保持「文雅」的態度相互尊重與包容。

於此，格林伍德分別以「罰金」和「咖啡」兩個意象指涉「談論規範」與「文雅」行為：咖啡客之間的「爭吵」受到「罰金／談論規範」的約受，而當雙方「喝下咖啡／保持文雅風度」時，相互之間即可化敵為友。而據此指涉關係的轉化，此時咖啡館「文雅」觀的涵義已從「菁英群體」之間的相互「認同」轉變為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協調」：每一位來自不同背

---

譯成英文版本，並以「雙韻對句」的方式寫成。

<sup>56</sup> Stella Achilleos, 'The Anacreontea and a Tradition of Refined Male Sociability' in Adam Smyth ed., *A Pleasing Sinne: Drink and Convivi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K.]; Rochester, NY: D.S. Brewer, 2004), 26.

<sup>57</sup> Stella Achilleos, 'The Anacreontea and a Tradition of Refined Male Sociability', 27, 29.

景的參與者都能在「自由」、「公開」且「平等」的環境中，以「文雅」行為的展現為依歸，發表自己的看法。而無論是「談論規範」的制定還是「文雅」行為的展現，兩者均以「互相尊重」、「互不冒犯」為其核心原則：談論音量須保持適中、諸如國政及宗教等敏感議題的談論須有所節制、言詞的使用須保持合宜且不得冒犯、觸怒他人。

在格林武德的框架中，「原則性」的建立相對於細部規則的訂定更為重要，他試圖運用詼諧的語氣突顯咖啡館中，某種正在形成或已成形的人際互動潛在規則：人們在咖啡館裡會依照此場域所預期的行為方式行事，並且無法容忍行為不合宜的參與者。不獨格林武德的「咖啡館規則」，此潛規則的運作亦出現在另一篇於1673出版的文章之中。此文以《為咖啡館辯護》(*Coffee-House Vindicated*)為題，除了以部份篇幅談論飲用咖啡的益處之外，其重點在於強調咖啡館並非一混亂且失序的人群聚集地，而是一理性且「文雅」的理想交談處所。於此，文章作者認為在咖啡館裡，藉由觀察咖啡客們的言行舉止，

能夠教化我們的禮儀(civilize our manners)、增廣我們的見識(enlarge our understandings)、精煉我們的話語(refine our language)、教導我們大方自信(generous confidence)與優雅談吐(handsome mode of address)，並摒除各種粗野舉止(pudor rubrasticus)。<sup>58</sup>

根據上述，我們看到了「文雅」觀經過涵義的轉變後逐漸成為咖啡館裡人際互動的潛在規則，但仍需進一步考察的是此潛在規則形成的背景。從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是以喬森的「社交規則」為藍本的聯繫中顯示出，原屬於「菁英群體」的互動模式在「平等」、「公開」的文化氛圍影

---

<sup>58</sup> Anon., *Coffee-houses Vindicated in answer to the late published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asserting from Reason, Experience, and good Authours, the Excellent Use and Physical Vertues of that Liquor. With the grand Conveniency of such civil places of Resort and Ingenious Conversation*, 5.

響下，開始為其他群體所仿效，並逐漸潛移默化成為不同群體之間所共同遵從的理想社交方式。但無論是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還是匿名作者的《為咖啡館辯護》，兩者均寫於復辟之後，此處值得深究之處在於他們的寫作具體依據可能為何？於當代咖啡館中是否存在讓咖啡客仿效的具體對象？針對前述問題，我們將於下一小節中試著從「科學圈」與「文學圈」兩個層面考察「菁英群體」如何於咖啡館中發揮他們的文化影響力，並進而形塑理想的咖啡館「文雅」社交氛圍。

### (三) 「雅士」與「才子」

咖啡館「文雅」行為的涵義已從「菁英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同轉變為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協調。而我們不僅於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中看到此種「相互協調」成為當代咖啡館中的人際互動潛規則，同時我們亦在《為咖啡館辯護》一文中看到在此潛規則的運作之下，咖啡館逐漸成為一座「文雅學院」(An Academy of Civility)。<sup>59</sup>但筆者欲於本節深究之處在於此潛在規則的具體形成背景。歷史學者艾利斯對此潛在規則的形成解釋道，由於人們在咖啡館中「害怕看上去行為怪異，或是顯得格格不入」，於是「學會遵照每個地方所預期的行為方式行事」。<sup>60</sup>此種擔憂亦被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視為一種關鍵的公共社會行為基本原則：在咖啡館這樣的公共場域中，人們的行為舉止受到「想像中的」(imaginative)方式制約，並會按照其認為得體的方式或與所涉場所大致吻

<sup>59</sup> Anon., *Coffee-houses Vindicated in answer to the late published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asserting from Reason, Experience, and good Authours, the Excellent Use and Physical Vertues of that Liquor. With the grand Conveniency of such civil places of Resort and Ingenious Conversation*, 5.

<sup>60</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62.

合的方式行事。<sup>61</sup>而上述分析亦體現了埃利亞斯關於「禮儀」發展所提出的論點：在人際互動密切的環境之中，人們不僅須注意相互間的一舉一動，同時亦須藉由修正和調整自身的行為舉止以避免違犯某些成文或不成文的「禮儀」規範。<sup>62</sup>

儘管前述三位學者提供了部份層面的詮釋，但我們仍需細問的是，在這些詮釋背後是否存在具體的發展脈絡？於前一小節末段中，本文已試著從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與喬森的「社交規則」兩者之間的聯結提出論點：「菁英群體」成為其他群體的仿效對象，而其「文雅」社交模式亦逐漸成為不同群體之間共同遵守的人際互動潛規則。以此論點為基礎，本小節將進一步從「雅士」與「才子」兩個群體，探究「菁英群體」如何在「平等」、「開放」的咖啡館中構築其理想的「文雅」社交氛圍。

### I. 「雅士」群體

一份於1661年出版名為《咖啡與咖啡館的性質》(*A Character of Coffee and Coffee-House*)的文章中，作者於最末段以〈向智者致歉〉(“An Apology to Those Ingenuous Persons”)為題寫了一段短文，主旨為向群聚於咖啡館的「雅士」表達歉意，並希望他們能夠體諒咖啡館因人群混雜而導致的混亂場面。<sup>63</sup>針對上述，我們必須追問的是，這群「雅士」到底所指何人？為何文章作者需因場面的混亂向他們致歉？

「雅士」一詞源自16世紀中期的義大利，意指對於藝術和古物研究有著高度興趣的一群人。<sup>64</sup>此詞於17世紀初期傳至英格蘭，並首次出現在作家亨利·皮坎(Henry Peacham, 1578-1664?)所著的《完全紳士》(*The*

<sup>61</sup> 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sup>62</sup> Norbert Elias, *On Civilization, Power, and Knowledge: Selected Writings*, eds. Stephen Mennell and Johan Goudsbl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18-19.

<sup>63</sup> M. P., *A Character of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London, John Starkey, 1661), [2], 10.

<sup>64</sup> OED, s. v. “Virtuoso.”

*Compleat Gentleman*, 1634)中。<sup>65</sup>皮坎於此書中強調，貴族士紳的優越性來自於「高貴性」(nobility)的展現，而「高貴性」的形塑除了依據其自身的血統傳承之外，亦需藉助教育的養成。對皮坎而言，貴族士紳所應接受的教育不僅包括知識學問（歷史學、詩學、音樂、幾何學、繪畫、古物學等）的探究，亦包括學習如何藉由合宜的行為舉止和「文雅」的對話談論與他人進退應對。而在皮坎的描述中，「雅士」文化僅是貴族士紳教育的其中一個層面，即古代知識的學習與研究。<sup>66</sup>

然而，英格蘭貴族士紳對「雅士」一詞的運用卻拓展出更寬廣的面向。整體而言，英格蘭「雅士」文化所體現的態度與精神是一種強烈「好奇心」(curiosity)的展現：除了古代知識之外，英格蘭「雅士」對世界上所有稀少、新鮮、驚奇的事物都渴望知曉。而他們的研究範圍亦橫跨藝術作品、自然珍奇甚至機械器具等領域。<sup>67</sup>在英格蘭「雅士」包羅萬象的探尋目標中，來自東方的異國飲品——咖啡，亦吸引了他們的注意：除了藉由16

<sup>65</sup> Brian Cowan, "An Open Elite: Virtuosi and the Peculiarities of English Connoisseurship,"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2 (2004), 154. Craig Ashley Hanson, *The English virtuoso: Art, Medicine, and Antiquarianism in the Age of Empir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3. Henry Peacham, *The Compleat Gentleman* (London: Printed [by John Legat] for Francis Constable, 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pe in Pauls Church-yard, at the signe of the Crane, 1634), 105.

<sup>66</sup> John E. Mason, *Gentlefolk in the Making: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Courtesy Literature and Related Topics from 1531-177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5), 130-132.

<sup>67</sup> Lorraine Daston and Katherine Park,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 (New York: Zone Books; Cambridge, Mass.: Distributed by the MIT Press, 1998), 215-301. Katie Whitaker, "The Culture of Curiosity", in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ed. Nicholas Jardine, James A. Secord and Emma C. Spa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5. Barbara M. Benedict, *Curiosity: A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Inquiry*. Carlo Ginzburg,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60-76, 194-197.

世紀的旅行見聞錄一睹咖啡與東方咖啡館的樣貌之外，<sup>68</sup>部份英格蘭「雅士」，包括前文提及的桑蒂斯、曼沃寧等人亦曾於17世紀初期親自前往東方考察。藉助見聞錄的廣泛傳閱，越來越多英格蘭「雅士」對咖啡感到興趣，包括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21-1626)、學者沃特·拉姆塞(Walter Rumsey, 1584-1660)、學者愛德華·波考克(Edward Pocke, 1604-1691)等人都曾撰寫或譯介過關於咖啡性質的著作。<sup>69</sup>在英格蘭「雅士」的推波助瀾之下，我們看到了1650年代牛津咖啡館的誕生，並成為自視「雅士」的牛津學者們之聚會處。從咖啡的引介以至咖啡館的建立，英格蘭「雅士」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隨著倫敦咖啡館的發展，「雅士」群體依舊不減其影響力，於「洛塔咖啡俱樂部」中亦能看見他們的身影：如奧博雷所言，俱樂部的成立目的即在於提供哈靈頓及其追隨者和「雅士」們一個得以相互談論的處所。<sup>70</sup>

藉由上述我們得以整理出三個面向：一、「雅士」群體意指一群有著良好教養的貴族士紳。二、於原有的學識基礎上，<sup>71</sup>「雅士」群體亦廣泛涉獵所有他們渴望知曉的事物。三、「雅士」群體不僅是咖啡的引介者亦是建立咖啡館文化的重要推手之一。而藉助此三個面向，我們亦得以梳理出一條從「牛津咖啡館文化」至「洛塔咖啡俱樂部」的咖啡館「禮儀文化」發展脈絡：從牛津咖啡館的建立以至「洛塔咖啡俱樂部」的成立，英格蘭「雅士」群體不僅於上述場域中進行知識的討論與探索，亦能以相互間「文雅」行為的呈現，建構其理想的「文雅」社交氛圍。但於1660年代之後，

<sup>68</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6-17.

<sup>69</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21. W. R. of Gray's Inn, Esq. [Walter Rumsey], *Organon Salutis. An Instrument to Cleanse the Stomach. As also divers new Experiments of the virtue of Tobacco and Coffee: How much they conduce to preserve humane health* (London: R. Hodgkinsonne for D. Pakeman, 1657). *The Nature of the Drink Kauhi, or Coffee, and the Berry of Which it is made, Described by an Arabian Phisitian* [Antaki, Dawud ibn 'Umar], trans. by Edward Pocke (Oxford, Henry Hall, 1659).

<sup>70</sup>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128.

<sup>71</sup> 包括歷史學、詩學、音樂、幾何學、繪畫、古物學等知識學問。

這條發展脈絡開始發生轉變：隨著皇家學會的建立與咖啡館「便士大學」的名聲鵲起，英格蘭「雅士」群體以一種「雙棲」社交模式徘徊於兩者之間。

於1660年建立的皇家學會成為了英格蘭「雅士」群體的重要據點，以「促進自然知識」(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為主要目標，他們每週於倫敦的格雷辛學院(Gresham College)會面，針對各種自然知識進行討論、實驗並紀錄研究成果。<sup>72</sup>而根據學者史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論述，英格蘭「雅士」群體於皇家學會所進行的「科學行為」均含括在「文雅」觀的框架之內，體現一種「身體」(human body)與「科學真理」(science truth)之間的相互指涉關係：實驗者藉由其「文雅」行為（得體的言行舉止）的展現而賦予其「科學實驗」高度可信性(credibility)。<sup>73</sup>基於上述，「文雅」觀的培養和「科學真理」的可驗證性相輔相成：「文雅」行為不僅是「雅士」群體所共同遵從的「社交行為」，亦藉此鞏固群體之間的相互信任與認同。但當我們將場景從皇家學會轉移至咖啡館時，這樣一種立基於「文雅」觀而形塑的相互認同卻可能面臨土崩瓦解的危機。

咖啡館於皇家學會建立之後依舊是英格蘭「雅士」群體的另一重要聚會處。相對於皇家學會的莊嚴肅穆，咖啡館「自由而不拘謹」的交談氛圍讓他們得以在此以輕鬆自適的方式，談論近來研究的心得。除此之外，咖啡館亦打著「便士大學」的名號吸引了眾多「雅士」到此收集和聽取來自

<sup>72</sup> Craig Ashley Hanson, *The English virtuoso: Art, Medicine, and Antiquarianism in the Age of Empiricism*, 3, 5. Larry Stewart, *The Rise of Public Science: Rhetoric, Technolog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Newtonian Britain, 1660-1750*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70-171. 格雷辛學院為英格蘭倫敦的高等教育組織，依據湯瑪士·格雷辛爵士(Sir Thomas Gresham, 1519-1579)的遺願於1597年創立。

<sup>73</sup>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1994).



四面八方的新消息和新知識。皇家學會秘書亨利·奧爾登堡(Henry Oldenburg, 1619-1677)在寫給科學家羅伯特·波以爾(Robert Boyle, 1627-1691)的信中即提到,在他們的「哲學聚會之前」,他在「一個咖啡館俱樂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在這裡他不僅聽到一些「國家大事(攻打荷蘭的軍事準備)」,而且聽到一些「哲學觀點,我將擇其要點給你送上幾條我以前聞所未聞的」。<sup>74</sup>

然而,儘管「雅士」群體一方面於咖啡館中能有所獲益,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可能面臨群體認同的危機:如前文所言,伴隨咖啡館人群混雜現象而來的亦可能是知識與秩序的混亂,此時,「身體」與「科學真理」之間的相互指涉關係發生斷裂,由「文雅」觀所形塑的相互認同面臨破碎化的危機。於此,當我們回頭解讀〈向智者致歉〉一文時,即可理解為何文章作者需因咖啡館的失序場景而向「雅士」們表達歉意。而在上述情勢的發展下,「雅士」群體勢必得於咖啡館中建構一套得以重新聯結「身體」與「科學真理」之間相互指涉關係的「文雅」社交模式,並進而重新凝聚「雅士」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同。

身兼政府要員與皇家學會成員的皮普斯於其1660年代的日記,提供了我們前述社交模式於發展初期的樣貌。皮普斯是個不折不扣的咖啡館愛好者,從1660年至1669年5月31日大約十年間,其造訪咖啡館的次數不下80次。基於辦公和商業交易之便,座落於海軍辦公室(Navy Office)與皇家交易所周圍的咖啡館成為皮普斯時常駐足之地,而他亦曾造訪位於柯芬園附近的咖啡館。對於1660年代初期正值事業起步階段的皮普斯而言,相對於在酒館和粗魯無文之人來往,咖啡館似乎更有益於和社會重要人士建立關係:於前文中我們已看到,洛塔咖啡俱樂部不僅是皮普斯尋覓貴人提攜的處所,亦是讓他學習如何像個重要人物那般談論與對話的學院。的確,在皮普斯於1665年成為皇家學會成員並被接納為「雅士」群體的一份子之前,他即已開始熱衷參與「雅士」群體於咖啡館中所進行的各種社交聚會。

<sup>74</sup> 轉引自: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57.

「洛塔咖啡俱樂部」於1660年解散之後，皮普斯仍舊與俱樂部某些成員有所聯繫，例如與皇家學會成員威廉·佩第於咖啡館裡的幾次談話都讓皮普斯印象深刻。<sup>75</sup>1664年1月27日的下午，皮普斯在咖啡館裡就文學作品與佩第進行了一場談論。而就在這場談論中，佩第運用了「清楚且俐落的語調闡述了他的看法」，此舉讓皮普斯深感佩第是他聽過「最理性(rational)的人之一」。<sup>76</sup>此外，皮普斯與佩第兩人亦曾就當代音樂、哲學等議題進行過「最棒的交談」。<sup>77</sup>對皮普斯而言，藉由於咖啡館中和當代著名「雅士」的對談，他不僅獲得了知識的提昇、「文雅」對話的技巧，同時也得以逐漸融入「雅士」群體之中。<sup>78</sup>

而透過皮普斯的敘述，我們亦能看到其他「雅士」們於咖啡館中的談論情景：1663年11月3日的下午，皮普斯於下班後來到了辦公室附近的某間咖啡館，並在此聆聽了一場醫師與藥師之間關於醫學理論的精彩論辯。皮普斯針對此論辯描述道，其中一位被嚴厲詢問的藥師「談吐相當優美……他的用語(language)和見識相當好」。而就在氣氛達到最激烈的時刻，他們結束了這場論辯並開啟了另一段較為輕鬆的話題。<sup>79</sup>儘管簡短，但我們仍能藉由皮普斯的敘述觀察「雅士」群體如何於咖啡館構築其理想的「文雅」社交氛圍：一方面，雙方於熱烈的論辯過程中均能保持理性的態度，並以優美的談吐展現他們深厚的學識。另一方面，相對於皇家學會的嚴肅氣氛，「雅士」群體於咖啡館中能以較為「輕鬆自適」的態度進行論辯。

<sup>75</sup> 威廉·佩第於1660年成為皇家學會成員。

<sup>76</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345.

<sup>77</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342.

<sup>78</sup> 威廉·佩第於1687年過世之前一直是皮普斯最重要的一位摯友。而不僅皮普斯，包括國王查理二世、著名雅士約翰·伊夫林等都認為佩第風趣且優雅的談吐讓他成為眾人樂於相處的同伴。參見：Richard Ollard, *Samuel Pepys and His Circle* (Londo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c2000), 50.

<sup>79</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317.

當論辯雙方即將陷入不可開交的地步時，話題即能適時地變換，以避免過度針鋒相對的情勢發生。而藉此咖啡館「文雅」社交模式的實踐，「雅士」群體不僅建立了理性的談論氛圍、重新聯結「身體」與「科學真理」之間的指涉關係，同時亦鞏固了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同。

「雅士」群體於1660年代所建立的「文雅」社交模式於1670年代之後依舊持續著。而藉由皇家學會成員羅伯特·虎克(Robert Hooke, 1635-1703)其橫跨17世紀70至80年代的日記描述，我們得以一窺「雅士」群體於此時期的「文雅」社交發展。與皮普斯相似，虎克也是位咖啡館常客，根據日記的記載，自1672年至1680年，虎克光顧的咖啡館即達到60多家，因為與志趣相合的人談論以及聽取他人所提供的信息對他而言是個難以抵抗的誘惑。除了與他人交談之外，虎克也於咖啡館中進行科學實驗：1674年6月11日，虎克於格雷辛學院附近的蓋爾威咖啡館會見了布倫克勳爵(William Brouncker, 2nd Viscount Brouncker, 1620-1684)、亨利·奧爾登堡和皇家學會會長、秘書和司庫(Treasurer)亞伯拉罕·希爾(Abraham Hill, 1633-1721)等人，並向他們展示了他「自己發現的，如何利用透明的玻璃盤 (transparent glasses plate)或網(rete)測量子彈軌跡的方法」。<sup>80</sup>

通過頻繁的聚會、相互談論與科學實驗展示，包括虎克在內的「雅士」們，於1670年代之後建立起了更緊密的互動關係。<sup>81</sup>自1670年代中期起，

<sup>80</sup> Robert Hooke, *The Diary of Robert Hooke, 1672-1680*, Henry W. Robinson and Walter Adams, ed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35), 107. 另根據日記的描述，虎克時常光顧的咖啡館包括蓋爾威咖啡館、查爾德咖啡館(Child's Coffeeshouse)、男士咖啡館(Man's Coffee house)與喬納森咖啡館(Jonathan's Coffeeshouse)，參見：Robert Hooke, *The Diary of Robert Hooke, 1672-1680*, 103, 463-470.

<sup>81</sup> 儘管於1680年代，虎克與其科學論敵，皇家學會成員約翰·佛蘭斯蒂德(John Flamsteed, 1646-1719)之間曾發生不「文雅」的爭吵與互相攻訐。但當我們知曉佛蘭斯蒂德是位「沈默寡言、性情憂鬱」，且對咖啡館裡的言談與社交禮儀不感興趣之人時，即可明白並非所有「雅士」都認同並樂於參與咖啡館的「雅士」社交聚會。參見：Rob Iliffe, "Material Doubts: Hooke, Artisan Culture and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1670s Londo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8:3 (1995), 316-317. Adrian Johns,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554-560. Colin Ronan, *Edmond Hally: Genius in Eclipse* (London:

虎克亦於咖啡館成立了一個俱樂部，他自認為此俱樂部是一個令人感到輕鬆愜意的聚會場所，於此可以進行科學討論和實驗。<sup>82</sup>除了虎克的俱樂部之外，於其1688年至1693年重新書寫日記期間，他依然很有規律地於喬納森咖啡館參與皇家學會俱樂部於每週三的聚會。<sup>83</sup>「雅士」群體藉由科學俱樂部的運作，逐漸將咖啡館打造為愉悅、理性且文雅的社交場域。<sup>84</sup>而自1690年代直至18世紀初期，「雅士」群體於咖啡館所進行的社交聚會已相當普遍：從皇家學會成員詹姆士·布理奇(James Brydges, 1st Duke of Chandos, 1673-1744)於1697年至1702的社交活動記述中，我們看到咖啡館已和「雅士」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sup>85</sup>

儘管有部份「雅士」，包括伊夫林、波以爾等人對上述這樣一種咖啡館社交模式曾表達過悲觀、冷漠甚至鄙視的態度，<sup>86</sup>但整體而言，「雅士」群體和咖啡館文化之間卻呈現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化危機為轉機，「雅士」群體於咖啡館中不僅重新建立了一套「文雅」社交模式，導正了咖啡館裡知識與秩序上的混亂，同時也藉由此愉悅、理性且「文雅」的社交場域，「雅士」們於科學知識的追求上亦有嶄新突破。<sup>87</sup>

---

Macdonald, 1970), 125.

<sup>82</sup> Robert Hooke, *The Diary of Robert Hooke, 1672-1680*, 199-200, 205-206.

<sup>83</sup> Robert Hooke, “Diary” (November 1688-10 March 1690; 5 December 1692-8 August 1693) in *Early Science in Oxford*. R. T. Gunther, ed., vol. 10 (Oxford, 1935), 69-265. T.E. Allibone, *The Royal Society and Its Dining Club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6), 15.

<sup>84</sup> 另，關於「雅士」群體所建立的其他俱樂部，參見：Richard Coulton, “‘The Darling of the Temple-Coffee-House Club’: Science, Sociability and Satir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5 (2011), 43-65.

<sup>85</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08-110.

<sup>86</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110-112.

<sup>87</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63.

## II. 「才子」群體

從柯芬園通往人潮洶湧的廣場上有一條緊鄰眾多劇院的街道，名為羅素街(Russell Street)，這條街上的咖啡館星羅棋布，詩人和劇作家們都把這些咖啡館當作他們日常聚會談論的處所。其中一家由威廉·歐文(William Urwin)於復辟之後所建名為威爾的咖啡館，長久以來一直是當代文人的重要社交場合。1664年2月3日的夜晚，皮普斯來到了威爾咖啡館，並在這裡遇見了他「在劍橋大學唸書時認識的詩人德萊頓(John Dryden)和當地所有的才子名流，以及演奏家哈里斯(Henry Harris)」及「其學院的胡爾先生(William Hoole or Howell)」並發現「此處的談話相當機智風趣(witty)且令人愉悅(pleasant)」。身有要事的皮普斯並沒有多所停留，但他卻對德萊頓等人的談話內容與方式留下了深刻印象。<sup>88</sup>而藉由皮普斯的記述，我們看到了形塑咖啡館文化的另一關鍵角色——「才子」群體。

於深入談論「才子」群體與咖啡館文化之間的聯結之前，或許我們可先從「才子」的原字“wit”一詞說起。“wit”於近代早期之後逐漸成為專業作家（詩人、劇作家）的重要特性，<sup>89</sup>而此特性包含兩個層面，一、「書寫方式」：提倡以「雙韻對句」(couplet)的方式寫作詩文，並以此方式突顯作家的絕佳創造力與想像力，以及作家對於語句的細微掌握與運用。在此寫作方式的發展下，“wit”亦與「諷刺文」(satire)及「喜劇」(comedy)兩種文體有所聯結。作家運用「反諷」(irony)或幽默詼諧的筆法，具體且精妙地描述作家所觀察到的人事物，並讓讀者或觀眾於閱讀和觀看時感受到愉悅與歡樂。二、「說談方式」：「我手寫我口」，「精妙」、「詼諧」與「風趣」等寫作特色，亦以一種稱之為「相互調侃」(raillery)的對話方式成為作家相互之間的對話特性。<sup>90</sup>綜合此兩種特性，我們進一步將“wit”擬人化，以

<sup>88</sup>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348.

<sup>89</sup> OED, s. v. “wit.”

<sup>90</sup> John Spurr, *England in the 1670s: 'this Masquerading Age'*, 102-110. Kate Loveman, *Reading Fictions, 1660-1740: Deception in English Litera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Alder-

「才子」一詞指稱擁有「精妙」、「詼諧」與「風趣」等寫作或談話特色的文人作家。

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期，「才子」群體已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個能夠與同好一起談論文學議題的聚會處所。而於此時，諸如酒館、啤酒屋等場所即成為他們的重要聚集地：例如位於佛萊德街(Friday Street)的美人魚酒館(Mermaid Tavern)即提供劇作家法蘭西斯·波蒙特(Francis Beaumont, 1584-1616)、約翰·佛萊策(John Fletcher, 1579-1625)、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斑·喬森等人一個得以談論的空間。而於前文中我們也看到，以斑·喬森為首的「才子」群體曾於魔鬼酒館中進行社交聚會。無論是身處美人魚酒館還是魔鬼酒館，「才子」群體於這些場域中都力圖營造一個「文雅」的社交空間：不僅強調個人合宜且得體的言行舉止，亦注重相互間優雅且風趣的談論對話。<sup>91</sup>

隨著17世紀中期咖啡館的誕生，「才子」群體有了另一種聚會地點新選擇。一方面，咖啡館提供「才子」們豐富的創作題材，因為沒有其它地方能像此地那般，有那麼多形形色色的人群可以深入觀察，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聽到各種生動且有趣的對話。另一方面，「才子」群體於咖啡館中形成了文學圈，並在此進行文學討論與思想交流，誠如學者哈洛德·羅特(Harold Routhe)所言，「那些時常交換文章或手稿的文學圈子，在他們的文字中會留下像文字遊戲或反映某些想法的對話。如果人們將對文學的興趣侷限在書本上，文學的風格就會顯得遲鈍或矯揉造作……咖啡館其實是一個可以在不受拘束卻精緻的風格下，學習發展文學概念的處所，對話對思想有著謎一樣的魔力。藉由和他人思想交流以培養心智的人，會比那些透

---

shot, Hampshire,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 c2008), 155-159.

<sup>91</sup> Michelle O'Callaghan, *The English Wits: Literature and Socia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eid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過閱讀充實自己的人更為靈活」。<sup>92</sup>

復辟之後，以當代文人領袖約翰·德萊頓為中心於威爾咖啡館所形成的文學圈成為當代「才子」們的重要朝聖地，因為德萊頓不僅是當代文學界獨步一時的「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 1668-1688)，同時也是影響力極大的評論家與文學資助人。<sup>93</sup>有志名震京城的「才子」們都必須小心謹慎地來到威爾咖啡館參與討論，並且渴望得到德萊頓的嘉勉與肯定，<sup>94</sup>作家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對此曾說道，「是德萊頓，他讓威爾咖啡館成為他那個時代才子們的重要聚會處」。<sup>95</sup>德萊頓從1674年開始成為威爾咖啡館的固定要角，根據作家塞繆爾·約翰森的描述，「在威爾咖啡館沒有德萊頓的專屬座位」，其專屬座位是咖啡館中的最佳位置：他的椅子在冬天時倚靠在壁爐旁，夏天則置於能俯瞰大街的陽台上。而此安排也使德萊頓於「才子」群體中的領導地位更顯非凡。<sup>96</sup>

如同喬森之於魔鬼酒館，德萊頓亦力圖將威爾咖啡館為營造一個「文雅」的社交空間，而此想法早在其於1668年所著名為《論戲劇性之詩》(*An Essay of Dramatick Poesie*)的文章中即隱約浮現。於此文中，德萊頓以相互對話的方式讓4位主角針對當代重要文學議題進行討論，而在議論的過程中相互之間都需保持和諧、理性且愉悅的交談氛圍。德萊頓欲藉由此「文雅」交談氛圍的形塑，鞏固「才子」群體的相互認同，建立並強化「才子」群體的學術聲望。<sup>97</sup>而由德萊頓所領導的威爾咖啡館文學圈即成為此「文

<sup>92</sup> 轉引自：克勞士·提勒多曼，《歐洲咖啡館》，263。

<sup>93</sup> 德萊頓於1663年成為皇家學會成員，並於1668年成為英格蘭桂冠詩人。

<sup>94</sup>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58-69.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51-155.

<sup>95</sup> Joseph Spence, *Anecdotes, Observations, and Characters, of Books and Men: Collected from the Conversation of Mr. Pope and other Eminent Persons of His Time*, ed. Samuel Weller Singer (John Russell Smith, London, 1858), 199.

<sup>96</sup>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ed. R.W. Chapm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770.

<sup>97</sup> Katsuhir Engetsu, "Dryden and the Modes of Restoration Sociability", in Steven N. Zwick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 Dryden*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2-184. Paul Trolander and Zeynep Tenger, *Sociable*

雅」社交模式的理想實踐場域。

威爾咖啡館的一位熟客曾如此描述館內的空間佈置：「威爾咖啡館像許多老房子一樣有著一排層次分明的階梯。壁爐旁的位置在冬天是非常受歡迎的榮譽席；館內兩間併在一起的房間可能是便於安排客人，桌子是依據談話主題分開來擺設」，<sup>98</sup>在這些桌子上則擺滿了手稿和已出版的文章，其中不僅有時事新聞，亦有詩歌、諷刺文章(lampoon)以及各種韻文。當「才子」們針對這些作品進行一場場文學論辯時，德萊頓不僅是文人們的領袖，同時也是「威爾咖啡館爭議的仲裁者」，協調紛爭並為議題定調。<sup>99</sup>當代劇作家威廉·威徹利(William Wycherley, 1640-1715)認為，正是「才子」們在論辯過程中所展現的機智、幽默與風趣讓威爾咖啡館成了名符其實的「才子咖啡館」(the Wits Coffee-house)，如果沒有他們，威爾咖啡館就僅是充斥一堆「雙關語(Puns)、雙韻對句和俏皮話(Quibbles)」的場所。<sup>100</sup>才子們不僅能精妙地運用詞語，亦利用「相互調侃」的對話方式，體驗深刻的思想交流與碰撞，並以詼諧、風趣的話語交鋒消弭相互之間的衝突。<sup>101</sup>

威爾咖啡館的文學聲譽日益響亮，確立了眾多當代優秀才子的名望，這些人包括詩人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劇作家威廉·威徹利、劇作家湯瑪斯·薩瑟恩(Thomas Southerne, 1660-1746)、詩人羅切斯特伯爵(John Wilmot, 2nd Earl of Rochester, 1647-1680)、詩人羅斯康芒伯爵(Wentworth Dillon, 4th Earl of Roscommon, 1630-1685)、詩人尼可拉

---

*Criticism in England, 1625-1725* (Newark, De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c2007), 89-100.

<sup>98</sup> 轉引自：克勞士·提勒多曼，《歐洲咖啡館》，264。

<sup>99</sup>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770.

<sup>100</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52.

<sup>101</sup>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38-239. Kate Loveman, *Reading Fictions, 1660-1740: Deception in English Litera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61-65.



斯·羅(Nicholas Rowe, 1674-1718)、劇作家喬治·埃瑟里奇(George Etherege, 1636-1692)、詩人威廉·沃爾什(William Walsh, 1662-1708)、劇作家約翰·范布勒(John Vanbruk or Vanbrugh, 1664-1726)、詩人塞繆爾·嘉斯(Samuel Garth, 1661-1719)。<sup>102</sup>

「才子」們於聚會中所展示的翩翩風度和機智言語，連遠道而來的外國遊客亦印象深刻。於1701年一封從倫敦寄出的信中，一位法國紳士把威爾咖啡館比作巴黎的「法蘭西研究院」(Academies de Beaux-Esprits)，<sup>103</sup>但與莊嚴肅穆的研究院相異之處在於，咖啡館是個「人群混雜」(promiscuous Company)之地，並向所有到訪者敞開大門。他不僅認為威爾咖啡館是「國王查理二世統治時期湧現出的一流才子向太陽神阿波羅效忠(Honour of Apollo)的神殿」，亦認為威爾咖啡館「由那些品行高尚、才華洋溢的人所支持，它被人冠以繆斯之殿(Temple of Muses)的美譽，每一位詩人和才子都將在此地揚名立萬」。在這裡法國紳士遇見了「有著良好教養」的康格里夫、「斯文且親切」的作家波以爾先生、妙語如珠的政治家詹姆士·斯坦霍普(James Stanhope, 1st Earl Stanhope, 1673-1721)、學養深湛的范布勒、作家湯瑪斯·齊克(Thomas Cheek)，以及劇作家威廉·柏納比(William Burnaby, 1673-1706)等人，而與每一位才子的對談都讓他意猶未盡、獲益匪淺。<sup>104</sup>

從復辟至18世紀初期，威爾咖啡館文學圈在德萊頓的領導之下，逐漸樹立起「才子」群體的「文雅」社交典範，<sup>105</sup>但當德萊頓於1700年逝世之

<sup>102</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52.

<sup>103</sup> 此「法蘭西研究院」(Academies de Beaux-Esprits)應指“Academies Française”，由法國樞機主教黎胥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 1585-1642)於1635年建立，初創時期的主要功能有二，一、規範法國語言；二、保護各種文學藝術。

<sup>104</sup> ‘Letter from a French gentleman in London to his friend in Paris...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Will’s Coffeehouse, and of the Toasting and Kit-Kat-Clubs. Made English’, in *Letters of Wit, Politicks, and Morality. Written originally in Italian, by the famous Cardinal Bentivoglio; in Spanish by the Honoyrable H-H-Esq; Tho. Cheek, Esq; Mr. Savage. Mr. Boyer &c. To Which is added a large collection of original letters of Love and Friendship*, ed. Abel Boyer (London: J. Hartley, W. Turner, and Tho. Hodgson, 1701), 216-220.

<sup>105</sup> *The Guardian*, No. 84 (17 June 1713), 306.

後，威爾咖啡館的文壇首領地位卻逐漸受到羅素街另一有力對手——巴頓咖啡館(Button's Coffeeshouse)的挑戰。1712年，因編撰《旁觀者》期刊而聲名大噪的艾迪生，讓曾擔任其僕役的丹尼爾·巴頓(Daniel Button)成為巴頓咖啡館的經營者。

艾迪生有意效法德萊頓將巴頓咖啡館打造為另一個文壇重鎮，在其號召之下，眾多著名才子，包括《旁觀者》期刊共同編撰者理查·斯蒂爾、作家尤西塔斯·布德格爾(Eustace Budgell, 1686-1743)、詩人安布羅斯·菲利普斯(Ambrose Philips, 1674-1749)、詩人湯瑪斯·提凱爾(Thomas Tickell, 1685-1740)、詩人約翰·休斯(John Hughes, 1677-1720)、畫家嘉德福雷·柯內爾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 1646-1723)、作家查爾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 1656-1714)、作家約翰·阿爾布斯納特(John Arbuthnot, 1667-1723)、詩人理查·薩維吉(Richard Savage, 1697-1743)、古物研究者馬丁·福克斯(Martin Folkes, 1690-1754)、詩人塞繆爾·嘉斯等人都匯聚於巴頓咖啡館，針對新近的文學作品互相討論，並維持「如威爾咖啡館那般的文雅氛圍」。<sup>106</sup>

巴頓咖啡館除了承繼威爾咖啡館成為另一文人薈萃之處外，其另一引人注目的焦點為咖啡館門口所懸掛的「獅頭信箱」(Lion's Head Letter-Box)。根據艾迪生於《護衛者》期刊(*The Guardian*, 1713)中的描述，此獅頭信箱的構想來自義大利威尼斯，希望藉由獅頭永不闔上的大嘴，獲得各界對於學識探究的意見及看法，而艾迪生本人亦會根據這些來信於《護衛者》中一一回覆，塑造良好的學術交流互動。<sup>107</sup>

<sup>106</sup> John Timbs, *Clubs and Club Life in London: with Anecdotes of its Famous Coffee Houses, Hostelries, and Tavern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323-330. Robert Joseph Allen, *The Clubs of Augustan Lond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239-250. *The Guardian*, No. 86 (19 June 1713), 311.

<sup>107</sup> *The Guardian*, No. 98 (3 July 1713), 350. John Ashton, *Social Life in the Reign of Queen Anne: Taken from Original Sources*, 167. James Van Horn Melton, *The Rise of the Public*

隨著艾迪生與斯蒂爾於1719年、1724年相繼過世，巴頓咖啡館的文學領航地位亦逐漸衰落，新一代文人才子不得不另覓他處以重起爐灶。此時，貝德福特咖啡館(Bedford Coffehouse)成為繼威爾咖啡館和巴頓咖啡館之後又一文人聚會處。1751年，《鑑賞家》期刊(*The Connoisseur*, 1754-1756)的主編唐先生(Mr. Town)創辦了貝德福特咖啡館，坐落於柯芬園廣場東側的拱廊之下；而於同年，巴頓咖啡館的鎮館之寶「獅頭信箱」亦轉移至此



圖五、巴頓咖啡館「獅頭信箱」(The Lion's Head Letterbox at Button's)。

地。<sup>108</sup>貝德福特咖啡館的才子顧客群亦是星光熠熠，包括作家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及其同父異母的兄弟，社會改革家約翰·菲爾丁(John Fielding, 1721-1780)、畫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作家奧利佛·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以及

---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45.

<sup>108</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56. 《鑑賞家》的實際編撰者為老喬治·柯曼(George Colman the Elder, 1732-1794)與邦內爾·桑頓(Bonnell Thornton, 1735-1768)。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114.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174. 「獅頭信箱」轉移至貝德福德咖啡館後，被《檢查員》期刊(*The Inspector*, 1751-1753)的編撰者約翰·希爾(John Hill, 1716-1775)用為收信的工具。

劇作家大衛·嘉利克(David Garrick, 1717-1749)等均是座上賓。<sup>109</sup>

根據唐先生於《鑑賞家》中的描述，這群「溫文儒雅、學富五車」的才子們於聚會中對「幾乎所有的文學派別進行檢視，熱烈討論每一部出版著作或者劇院的表演」，有時也互相開著機智的玩笑，而唐先生自身亦藉由參與討論而收穫甚豐。<sup>110</sup>由於咖啡館與劇院僅一牆之隔，故館內牆上總貼滿了劇院的節目單，而「才子」們的談話亦時常圍繞在戲劇的評判上。某位咖啡館常客曾於一份名為《倫敦信袋》(*The London Packet*)的報紙上撰文指出，貝德福特的評論家們充當著測量新上演戲劇受歡迎程度的「戲劇溫度計」(Theatrical Thermometer)，「根據戲劇的優點或缺點，溫度計隨之上升或下降，就如同普通的溫度計隨著寒暑情況上下浮動一樣」。而這支溫度計的刻度往往包括「很棒」(excellent)、「不錯」(pretty well)、「還行」(so-so)以及「糟透了」(excerable)等詞彙。<sup>111</sup>

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期，「才子」群體「文雅」社交模式的形成與運作，我們已從美人魚酒館與魔鬼館酒館的社交聚會中略見端倪，而於復辟之後，在德萊頓、艾迪生等文人才子的引領下，此「文雅」社交模式亦得以在威爾、巴頓、貝德福特等咖啡館延續下去，於談笑間建立風格各異的文學討論圈。

### 第三節、咖啡館禮儀文化的推動：《閒談者》與《旁觀者》

無論是「雅士」群體還是「才子」群體，兩者都試圖在各色人群混雜

<sup>109</sup> Aytoun Ellis,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176-179. David Brandon,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53-54.

<sup>110</sup> 轉引自：John Timbs, *Clubs and Club Life in London: with Anecdotes of its Famous Coffee Houses, Hostelries, and Tavern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333.

<sup>111</sup> *The London Packet*, (8 November 1770).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56.

的咖啡館環境中建立起專屬於自身的「文雅」社交模式，並藉以鞏固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同。而由上述「菁英群體」所展現的「文雅」行為也成為其他群體的仿倣對象，不僅逐漸形成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中所體現的行為潛規則，亦逐漸將咖啡館轉變成《為咖啡館辯護》一文中所稱許的「文雅學院」。但如果我們視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為咖啡館「禮儀」行為原則的建立，那艾迪生和斯蒂爾於18世紀初期所編撰的《閒談者》與《旁觀者》兩份期刊則可視為咖啡館「禮儀」行為理論的建構：不僅針對言行舉止的各種層面提醒讀者「不可如此」，亦讓讀者明瞭「為何不可如此」，並在此基礎之上，視咖啡館為城市生活的重要環節及人際交往的重要媒介，力圖以咖啡館的理想社交模式改善當代諸多不良社會風氣。

於前文中我們已看到，新聞與報紙的流傳、閱讀和談論為咖啡館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隨著1695年「出版許可法」(Licensing Act)的廢除，越來越多作家與出版商開設印刷廠並創辦期刊，而這些期刊也流傳於咖啡館，成為咖啡客爭相取閱的對象。根據學者的描述，當代期刊的特性包括：一、出版期數多且密集。二、期刊內容呈現作者的特殊或特定觀點。三、與讀者（無論是虛構還是真實）之間的書信交流。四、期刊內容的主體為論說式散文，而非時事新聞。<sup>112</sup>藉由這些特性的發展，期刊作者得以將他們對國家政治或社會風氣的看法，利用期刊傳達給讀者，並藉由與讀者的意見交流，建立作者於讀者群中的權威性並進而發揮其影響力。

由作家兼出版商約翰·丹頓(John Dunton, 1659-1733)於1691年所創辦的《雅典信使》(*Athenian Mercury*, 1691-1697)，即為17世紀末期最具代表性的刊物之一。此刊物的內容在當代「風俗改革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690-1738)的影響下以移風易俗為主軸，<sup>113</sup>廣泛談

<sup>112</sup> Robert Demar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periodical essay' in John Richetti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660-1780*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27-528. 吳偉，《格拉布街：英國新聞業往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56-67。

<sup>113</sup> 「風俗改革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690-1738)於1690年創立，主要目標為導正與抑制褻瀆、性放蕩等社會不良風氣，並藉此重整國家整體社會

及人際交往之各種層面，包括個人合宜的行為舉止、良好友誼的建立及男女關係的建立等議題。《雅典信使》亦接受讀者的來信提問，並於下期內容中回覆讀者，此種「問與答」的模式也讓期刊內容能更具針對性與深入性。以咖啡館作為主要發售地點，也讓《雅典信使》緊隨咖啡館的腳步成為深受士紳階層(gentry)、城市「中間階層」等群體歡迎的刊物。士紳階層從中得知如何改善惡習，「中間階層」則從中習得如何像個士紳那樣行事。<sup>114</sup>《雅典信使》成為18世紀期刊文學發展的重要開端，並隨著1709至1710年代《閒談者》與《旁觀者》的創刊，期刊文學逐漸成熟並邁向繁盛期，社會影響力也更顯深遠。<sup>115</sup>

「據稱，人是一種社交的動物」，約瑟夫·艾迪生於《旁觀者》期刊第9期中論述道，人際社交的本能不僅是導致現代城市生活的首要原因，亦是現代城市生活所導致的結果。艾迪生發現，只要有可能，人們總是分化組合「形成一個個在晚上聚會的團體，而且這些團體總是冠以某某俱樂部的名字」，人們參與聚會是為了共享友好和互惠的談話。艾迪生和斯蒂爾認為，這種對社交和友誼的渴望成為現代城市生活創新且獨特的生活哲

---

秩序。詳述參見：Josiah Woodward, *An Account of the Societies for Reformation of Manners* (London: 1699). T. C. Curtis and W. A. Speck, "The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 Case Stud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ral Reform", *Literature and History*, 3 (1976), 45-64. Karen Sonnelitte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Societies, the Monarchy, and the English State", *The Historian*, 72:3 (2010), 517-542.

<sup>114</sup> Helen Berry, *Gender, Society, and Print Culture in Late Stuart England: the Cultural World of the Athenian Mercury* (Burlington, Vt.: Ashgate, c2003). Gilbert D. McEwen, *The Oracle of the Coffee House: John Dunton's Athenian mercury* (San Marino, Calif.: Huntington Library, 1972).

<sup>115</sup> Robert Demar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periodical essay' in John Richetti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660-1780*, 529-548. 另，關於《旁觀者》的文學形式分析，參見：Scott Black, "Social and Literary Form in the Spectat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3:1(1999), 21-42.

學。<sup>116</sup>「野蠻人往往過著一種遺世獨立的生活，封建社會的人們過著一種壓迫與屈服的生活，而現代城市生活則全然不同，相互平等的人們以信任(trust)、信用(credit)和友誼(friendship)為基礎，形成各種文明且優雅的社會關係」，<sup>117</sup>而在艾迪生和斯蒂爾看來，此理想社會關係最充分的體現者即為咖啡館和俱樂部，因此他們不僅根據這兩者的人際社交模式編纂期刊，同時也設想整個社會都能像咖啡館一樣，顯現出平等、互信和友好的精神和態度。

艾迪生和斯蒂爾合作編纂期刊之目的不僅在於改善社會風氣，同時亦力圖營造理想的的城市社會生活。艾迪生於《旁觀者》第10期中說道，其創刊目的在於「哲學的城市化」(urbanize philosophy)：「大家都認為蘇格拉底把哲學拉下了神壇，把它帶到了人間，而我也希望終有一天，人們能夠這樣說起我，認為是我把哲學從密室(Closets)和圖書館、從學校和學院中解救出來，讓它生活在俱樂部和人群中間，出沒於茶桌左右，逗留於咖啡館之間」。<sup>118</sup>

艾迪生於前述所提之「哲學」其理論根源來自沙夫茨伯里伯爵，安東尼·阿什利·庫柏(Anthony Ashley Cooper, 3<sup>rd</sup>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於18世紀初期一系列著作中所提出的「道德論述」(moral discourse)——「斯文」哲學(polite philosophy)——此「道德論述」的要點有三，一、「自我內在」的鍛鍊：教養(breeding)、道德(moral)與美學(aesthetic)之間的相互聯結。二、「自我外在」的建構：合宜且得體的言行舉止。三、我者與他者的交流：自我「內外合一」的個體藉由理想的相互對話與他者共同形塑優雅的人際互動氛圍。身為輝格黨政治家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意欲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於「文雅」觀的基礎上以「斯文」哲學重新聯結菁英個體的「內在道德」與「外在行為」，並重新建構「菁英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同，試圖導正宮廷腐敗、宗教狂熱(enthusiasm)所

<sup>116</sup> *The Spectator*, No. 9 (10 March 1711), I, 39.

<sup>117</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185.

<sup>118</sup> *The Spectator*, No. 10 (12 March 1711), I, 44.

導致的政治與社會失序。<sup>119</sup>

儘管同樣身為輝格黨員的艾迪生和斯蒂爾繼承了這套「斯文」哲學，但他們跳脫出沙夫茨伯里伯爵以「菁英群體」為主的規範框架，利用期刊作為傳播媒介，在城市「中間階層」內以此「斯文」哲學重建整體社會秩序。<sup>120</sup>於此，《閒談者》、《旁觀者》與《護衛者》成為學者所稱之為「改良文化」(culture of improvement)的重要先驅，於文學和社會中提倡「斯文」哲學。<sup>121</sup>他們認為「人性」(human nature)可以通過培訓而有所提昇或改善，而「斯文」一詞不僅指涉社會的「菁英」群體，同時也意指一種達到合宜言行規範的過程。<sup>122</sup>城市生活，特別是咖啡館裡的生活，將各色人群匯聚在一起，透過相互的「仿倣」與「協調」，使粗野的行為舉止變得細緻而有教養。

艾迪生和斯蒂爾的文章介紹並教導讀者如何在城市生活中實踐「斯文」哲學：在某些文章中，他們嚴厲批判社會中各種不良風氣，譴責決鬥行為(dueling)、放蕩不羈(libertinism)、粗俗話語、法式時尚的盲目追求、對阿諛奉承的虛榮喜好、誇張造作的服飾等。而在某些文章中則大加讚揚

<sup>119</sup>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awrence E. Klein, "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and the Process of Politenes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8:2 (1984-1985), 186-214. Lawrence E. Klein, "The Rise of 'Politeness' in England: 1660-1714". Ph. D. dis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3), 401-655. Lawrence E. Klein, "Coffeehouse Civility, 1660-1714: An Aspect of Post-Courtly Culture in England",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59:1 (1997), 30-51.

<sup>120</sup> Trence Bowers, 'Universalizing Sociability: *The Spectator*, Civic Enfranchisement, and the Rule(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Donald J. Newman ed., *The Spectator: Emerging Discourses* (Newark, De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c2005), 150-170.

<sup>121</sup> Peter Borsay, "The Culture of Improvement" in Paul Langford e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9.

<sup>122</sup>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3-14.



德行(virtue)、名譽(honour)、溫厚良善(good nature)與實美(true beauty)等價值的重要性。對此，塞繆爾·約翰森評判這些內容廣博的文章為「批判的箴言(precept of criticism)、創新的妙語(sallies of invention)、生活的描述(description of life)、道德的訓誡(lectures of morality)」。<sup>123</sup>整體而言，艾迪生和斯蒂爾寫作這些文章的主要動機在於，藉由提高讀者對品味(taste)的評判能力，培養他們的「斯文」觀。<sup>124</sup>對此，艾迪生提出了一些「培養和提高品味」的方法，例如「閱讀斯文作家的作品」及「和斯文的英才(Polite Genius)談話」即為相當關鍵的兩種。<sup>125</sup>誠如約翰森所言，人們可以通過這兩種方法，培養自己「判斷行為是否得體」的能力，並消除日常對話中的摩擦與衝突。<sup>126</sup>於此，對艾迪生和斯蒂爾而言，當代的咖啡館即為實踐「斯文」談話模式的最佳場所。

於18世紀之際，倫敦開始以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和咖啡館最為流行的城市享譽整個歐洲。甚至與古羅馬相比，英格蘭人依然認為倫敦在規模、人口和財富三方面都遙遙領先。作家德·蘇利涅(De Soulligné)認為，在倫敦眾多的優勢中，其中一項就是它所提供的「豐富娛樂方式要遠遠勝過古羅馬所能提供的」，且「僅僅就我們咖啡館與巧克力屋所提供的便利而言，古羅馬平常的任何娛樂方式即望塵莫及」。咖啡館成為體現倫敦獨特魅力和城市氣息的象徵。<sup>127</sup>於1699年，另一位作家蓋伊·米耶讓(Guy Miège, 1644-1718)則如此描繪：飲用茶與咖啡，「在英格蘭已經相當普遍」，人們現在「基本上都不喝烈性的酒」，對「滿腹經綸的學者或商人而言更是如此，因為他們知道保持平靜和清醒(settle and compose)對一個人具有莫大價

<sup>123</sup> Samuel Johnson, "Addison", in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3 Vols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II, 93.

<sup>124</sup> Erin Mackie, *Market à la mode: Fashion, Commodity, and Gender in the Tatler and the Spectato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125</sup> *The Spectator*, No. 409 (June, 19), III, 528-529.

<sup>126</sup> Samuel Johnson, "Addison", II, 93.

<sup>127</sup> De Soulligné, *Old Roman and London Compared*,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J. Harding, 1710), 155.

值」。此外，「在改善社會交往環境，在提高娛樂生活水平方面，英格蘭人除了擁有他們經常進行友好聚會的俱樂部外，咖啡館所提供的便利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還要普遍。在咖啡館裡，各色人群可以自由地相聚一堂；每個人都能以輕鬆自在的心態獲得同他人交往的機會；在這裡，每個人都可以結識他人，選擇自己喜歡的話題，此外還可以享受閱讀國內外新聞所帶來的方便」。<sup>128</sup>

對艾迪生和斯蒂爾而言，咖啡館所體現出的城市文化深具吸引力，而他們也將此處當作辦公室、客廳與書房，在此寫作、閱讀與談論，而最重要的是，兩人均視咖啡館為他們「斯文」哲學的核心象徵與實踐場域。斯蒂爾憑藉曾參與撰寫《倫敦公報》的經驗開始投身於報刊業。1709年4月，斯蒂爾的《閒談者》首刊發行：此刊每週發行三期，每份售價一便士，而根據刊上說明，期刊作者名為以撒·比克斯達夫(Issac Bickerstaff)，此假名成功地隱瞞斯蒂爾的作者身份長達數月之久。《閒談者》並不提供新聞，而是以文字嘲諷社會上所發生的各種愚蠢現象。以撒·比克斯達夫聲明：「本刊之主要目的在於揭露生活中的虛假內容(false arts)，廢除巧言令色(Disguises of Cunning)、虛榮自負(Vanity)和虛偽造作(Affectation)，在我們的服飾、言談和舉止方面提倡一種簡約(Simplicity)的風格」。<sup>129</sup>

為了追求這種新型的「簡約」風格，《旁觀者》提倡一種新的社會行為模式，其主要依據是新型的社會關係模式：「菁英群體」的行為標準過去主要取決於宮廷和貴族的行為模式，其關注點在於如何展示個人的權力與財富；而現在，「菁英群體」的行為標準主要取決於更加偏向城市社會的行為模式，其關注點在於如何展示個人的「善意」(benevolence)和「感

---

<sup>128</sup> Guy Miège, *The New State of Enghland*, 3<sup>rd</sup> edition (London: R. Clavel, H. Mortlock, and J. Robinson, 1699), II, 17, 19-20.

<sup>129</sup> *The Tatler*, "Dedications", Vol. I, Nos. 1-50, I, 8.

性」(sensibility)。<sup>130</sup>於近代早期「文雅」觀的發展過程中，「禮儀」行為的呈現與個人的「內在道德」逐漸發生斷裂，而僅強調細部的外在言行規範、對他人的順服與奉承，並以奢侈華麗的衣著、虛偽矯飾的言談展示自身的身份地位。<sup>131</sup>對此，沙夫茨伯里伯爵、艾迪生與斯蒂爾等人的「斯文」哲學即在於重建「禮儀」行為與「內在道德」之間的聯結，反對虛偽與奢侈，並強調個人行為的「簡約」風格以及人際相處的自適與自由。<sup>132</sup>於此，我們看到「斯文」哲學在「文雅」觀的基礎上發生轉向：「禮儀文化」從「奢侈」走向「簡約」，從「虛偽」走向「內在道德」的展現。

以撒·比克斯達夫宣稱在《閒談者》中的文章都是在咖啡館中所撰寫：座落於聖詹姆士街(St. James's Street)的懷斯巧克力屋是一名流薈萃之地，比克斯達夫承諾將紀錄此地「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人和娛樂趣事」。位於柯芬園的威爾咖啡館是「才子」匯聚之地，比克斯達夫將紀錄在此進行的關於文學議題的討論。德佛羅法院(Devereux Court)的希臘人咖啡館(Grecian Coffee-House)是「雅士」、律師匯聚之地，他將紀錄此地的一切

---

<sup>130</sup> J. G. A. Pocock, "Virtue, rights, and manners", in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8-49. Nicholas Phillipson, "Politeness and politics in the reigns of Anne and the early Hanoverians", in *The Varieties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500-1800*, J. G. A. Pocock, ed.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1-245. Michael G. Ketcham, *Transparent Designs: Reading, Performance, and Form in the Spectator Papers*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c1985), 167-171. 另參見：G. J. Barker-Benfield, *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 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up>131</sup>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93-242. David Kuchta, *The Three-Piece Suit and Modern Masculinity: England, 1550-185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2002), 1-50.

<sup>132</sup> David Kuchta, *The Three-Piece Suit and Modern Masculinity: England, 1550-1850*, 77-132.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Britain, 1660-1800*, 53-66. Shawn Lisa Maurer, "Trading in Virtue: Attacks on Luxury, Leisure, and Fashion in the "Tatler", "Spectator", and "Guardian"", in *Proposing Men: Dialectics of Gender and Clas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Periodical*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5-175.

「知識」(Learning)活動。至於國內外新聞，所有報紙的最核心內容，則來自聖詹姆士咖啡館(St. James's Coffee-House)，其亦座落於聖詹姆士街上。此地擠滿了宮廷大臣、政界人士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逢迎拍馬者，因此這裡是新聞和宮廷謠言的最主要來源。<sup>133</sup>

儘管斯蒂爾視咖啡館為「斯文」哲學的核心象徵與實踐場域，但我們仍在《閒談者》對於咖啡館的記述中，看到了「奢侈」與「虛偽」的面向。斯蒂爾所選中的這四間咖啡館，都具有某種「排斥性」與菁英傾向，於財富、學識和權力等層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要求，而其中亦充斥著「菁英群體」奢華與虛假的面容：「在懷斯巧克力屋」，一名評論者譏諷道，「我們見到所有人的臉上都帶著虛假的面具，裝出一副開心和歡笑的樣子；臉上厚厚的面霜和衣服上奢華的刺繡是此地的裝飾品，當然我們不應該忘掉那令人作嘔的香水味……在這裡，沒有真正的對話」。<sup>134</sup>而普魯士貴族卡爾·路德維格—波利尼茨男爵(Karl Ludwig Freiherr von Pöllnitz, 1692-1775)在描繪聖詹姆士街上咖啡館裡的社交圈子時說道：「優雅的紳士」(the fine Gentleman)通常很晚起床，在經過細心的打扮並穿上華麗的雙排扣禮服大衣之後，邁步走進詹姆士公園(St. James's Park)，隨後蹣跚進其中一家咖啡館或巧克力屋。<sup>135</sup>

作家路易斯·西奧伯爾德(Lewis Theobald, 1688-1774)於1717年曾經說過，這些「斯文咖啡館」(Polite Coffee-houses)擁有自己的獨特行為模式，從而與其它咖啡館有所不同。「上流人士(beau Monde)」每日相聚在「時尚(Vogue)咖啡館」，對西奧伯爾德而言，這些人是當時瀰漫於社會的愚行蠢

<sup>133</sup> *The Tatler*, No. 34 (12 April 1709), I, 16-17.

<sup>134</sup> Bruyere, in *The London Journal*, 1727. 轉引自：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641.

<sup>135</sup> Karl Ludwig, *Baron de Pöllnitz, The Memoirs of Charles-Lewis, Baron de Pöllnitz*, 2 Vols (London: Daniel Browne, 1737), II, 462-463.

事(folly)的最佳範例。「我曾經小心翼翼地走進這些咖啡館，這裡的顧客都是一些歡愉(gay)且時尚(fashionable)的人，經常擺放在咖啡館裡的多面鏡子似乎將講究衣著的顧客(embroider'd Customers)增加了好幾倍」。在西奧伯爾德看來，這些時尚顧客的談話幼稚且膚淺，僅僅關注奢華的外表與矯揉造作的行為舉止：

對這些斯文咖啡館來說，人們蜂擁而來，僅僅是為了觀看他人與被他人觀看(to see, and be seen)；這些咖啡館是那些身穿綾羅綢緞的自戀狂(Narcissi)之聚會處所。……相互之間所表現出的文雅態度(Civilities)是唯一值得關注的事物，宮廷大臣不得不時時強顏歡笑，裝出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相互恭維……<sup>136</sup>

儘管斯蒂爾欲於《閒談者》中提倡一種新型的「簡約」風格，並企圖以咖啡館作為「斯文」哲學的實踐場域，使其成為全民仿效的典範；但從斯蒂爾所選定的咖啡館中，我們卻看到「外在行為」與「內在道德」之間發生斷裂，人際之間「文雅」行為的展現充斥著「奢侈」與「虛偽」。<sup>137</sup>

於《閒談者》發行的兩年時間裡，即1709到1711年，這份期刊不僅幾乎佔據了整個倫敦文學界，其廣大讀者群的範圍也遠遠超出了預期中的倫敦咖啡館的範圍，合訂本在其他省份、殖民地和歐陸的銷量也相當好。<sup>138</sup>《閒談者》於1711年3月1日停刊後三個月，斯蒂爾與其好友艾迪生開始創辦另一份期刊——《旁觀者》——來取代它。此刊每週發行六期，並藉助《閒談者》的過往名聲，《旁觀者》的發行情量更大，每期發行3000多份，至1712年12月6日為止，每期亦有555份之多。《旁觀者》於18世紀取得了巨

<sup>136</sup> Lewis Theobald, 'No. 61: Coffee-House Humours Exposed (Tuesday, March 12)', *The Censor*, 3 Vols (London: Jonas Brown, 1717), II, 210-212.

<sup>137</sup> 關於咖啡客所呈現出的「奢侈」與「虛偽」將於本文第四章第一節「時髦男子與紳褲子弟」中詳細分析。

<sup>138</sup> Donald F. Bond, 'Introduction', in *The Tatler*, ix-xxix.

大成就，其文化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sup>139</sup>

《旁觀者》廢除了《閒談者》把咖啡館設定為主要寫作地點的作法，而採取針對某一事例發表獨立且系統性的文章，據稱每一篇都是由「旁觀者俱樂部」的成員輪流撰寫（包括一位守舊的鄉紳，一位熱衷於戲劇和文學的法律學生、一位富商、一位退休的陸軍軍官、一位年紀已長的紈褲子弟以及一位神父），<sup>140</sup>所有文章均由一位名為「旁觀者先生」的虛構人物進行統籌性的策劃，這位「人群的旁觀者」(spectator of men)如同一隻變色龍，試圖將自己融入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和社會的每一個場景，其中自然也包括咖啡館：「有時我把頭伸進威爾咖啡館的一群政客之間。有時我在查爾德咖啡館(Child's Coffeeshouse)抽著菸；從表面上來看，我除了專心地閱讀報紙之外心無旁騖，但其實我能夠偷聽到屋子裡每一張桌子上討論的話題」。此外，「旁觀者先生」亦經常光顧聖詹姆士咖啡館、希臘人咖啡館、可可樹巧克力屋以及喬納森咖啡館。<sup>141</sup>「旁觀者先生」廣泛觀察當時的各種道德行為和愚蠢舉動，並將其書寫於期刊之中；而期刊讀者亦透過「旁觀者先生」的描述，審視他人並反躬自省。

《旁觀者》認為咖啡館是倫敦士紳的重要聚會場所，每一個人於此都能藉由觀察並仿效這些優雅士紳的行為舉止，而改善自身品性。但我們已從《閒談者》的敘述中看到那群裝扮奢華、舉止造作的士紳們，在「斯文」哲學的框架之下，並非艾迪生和斯蒂爾兩人的理想仿效對象。對此，《旁觀者》亟欲重塑一群符合「斯文」哲學的群體以及建構一套符合「斯文」哲學的社交模式，並以此二者擴及整個社會，成為全民典範。

斯蒂爾於《旁觀者》第49期中發表了一篇文章，此文是他關於咖啡館

<sup>139</sup> Donald F. Bond, 'Introduction', in *The Spectator*, xiii-cvi. *The Spectator*, No. 10 (12 March 1711), I, 44.

<sup>140</sup> *The Spectator*, No. 2 (2 March 1711), I, 7-11.

<sup>141</sup> *The Spectator*, No. 1 (1 March 1711), I, 3-4.

文化的細膩分析，而從中也讓我們得以一窺前述構想的樣貌。文中，「旁觀者先生」首先探討咖啡館裡人際對話的型態：「一個天性不喜歡與他人一起嬉鬧的人、一個天性不善於和女性(fair sex)共處的人，都會自然而地陶醉於咖啡館的談話之中。於此時，一個具有我這樣個性的人，完全可以作到得心應手、心情輕鬆，因為，如果即使他詞窮無語，他仍然可以成為讓同伴們感覺愉快(agreeable)的人，而他自己只需作一個聽眾，也能使自己感覺開心」。咖啡館吸引了具有和「旁觀者先生」相同個性的顧客：喜好平和、善於思索，能夠冷靜看待週遭事物，並身具良好教養與優雅風範。接著，「旁觀者先生」描述了咖啡館人際交往在一天內不同時段的起伏變化，並發現在咖啡館裡佔據談話位置的人總是變化不休。「旁觀者先生」認為，雖然咖啡館並無法真正消除人際階層等級，然而，咖啡館的包容性卻容許並鼓勵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相互交流。<sup>142</sup>

在咖啡館的各色人群之中，某個群體吸引了「旁觀者先生」的目光：「從這些人的面容來看，似乎個個身有要事且深具見識(good sense)，他們到咖啡館來，既與他人談論生意，亦欣賞他人的談話」。就在這群人中，「旁觀者先生」發現了符合其「斯文」哲學的人：這些人對各自的狀況都感到自足，既不想在仕途上大展鴻圖，亦不願在商業上大發利市，但他們卻絕對不會忽視「生活中的責任(Duties)和與他人之間的關係(Realitions)」。「旁觀者先生」評論道：「這類人構成了人類最傑出的人士，他們都是慈祥的父親、寬厚的兄弟、真摯的朋友、忠誠的子民。……他們就是這社會最需要的人，也是我們經常說的鄰里或社區最需要的人」。<sup>143</sup>而在此深受景仰的群體當中，斯蒂爾特別推崇一位名為尤柏勒斯(Eubulus)的完人：在這樣一個充斥著「奢侈」與「虛偽」的社會裡，唯有他能夠完美地恪守道德標準。尤柏勒斯家財萬貫，但他生活簡樸；尤柏勒斯聰明睿智，深具社會影響力，但他無意從政；他慷慨地把錢財借給朋友，只收取低額利息，而非將錢財

<sup>142</sup> *The Spectator*, No. 49 (26 April 1711), I, 208-209.

<sup>143</sup> *The Spectator*, No. 49 (26 April 1711), I, 209-210.

投入市場，賺取高額利潤，「他從來不考慮把錢放在誰的手裡會最大限度地增值，而只考慮將錢放在誰的手裡會最大限度地為他人帶來益處」。斯蒂爾不僅將尤柏勒斯塑造為一完美形象，同時也將他塑造為眾人仿效的對象，透過這種方式，尤柏勒斯成為了「斯文」哲學的最佳典範。<sup>144</sup>

尤柏勒斯在其光顧的咖啡館中享有極高的「威信」(Authority)，但這種威信是建立在衷心尊敬的基礎上，而非建立在外在約束的基礎上。尤柏勒斯以自身的道德行為鼓勵他人向其學習，讓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尤柏勒斯。「旁觀者先生」觀察到，咖啡客對尤柏勒斯的「崇高敬意」(Veneration) 影響深遠，「當他們和別人相處時，他們總是在仿效尤柏勒斯的言談舉止。當他們在自己桌旁一入座，也學著在其言談中保持睿智(Wise)，並按照自己在咖啡館裡所學到的那般表現自己的喜怒哀樂」。藉助「尤柏勒斯效應」的推動，《旁觀者》有力地將咖啡館轉變為「斯文」哲學的具體實踐場域，<sup>145</sup>並試圖建立一種以尤柏勒斯為榜樣的咖啡館，強調相互談論時應有的理性與平和：

他們在談話中獲得的樂趣來自於理性(Reason)而非妄想(Imagination)，而妄想往往是人們舉止言談缺乏耐性(Impatience)和穩定的關鍵因素。你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斷定，他們輕鬆愉悅，平靜地享受當前時刻，任由時光流逝，而不會通過激烈的情緒(Passion)呈現或提出新計畫(new Design)而加快時間的腳步。<sup>146</sup>

在「旁觀者先生」的「斯文」咖啡館裡，沒有激情的爭論、沒有稀奇古怪的謀劃、沒有虛無飄渺的妄想，亦沒有譁眾取寵的言論。在這裡只有平和、

<sup>144</sup> *The Spectator*, No. 49 (26 April 1711), I, 210.

<sup>145</sup> *The Spectator*, No. 49 (26 April 1711), I, 210-211.

<sup>146</sup> *The Spectator*, No. 49 (26 April 1711), I, 210.



冷靜、理性與輕鬆愉悅的人際相處氛圍。<sup>147</sup>

《旁觀者》對於「斯文」咖啡館的建構，不僅是延續，同時也改革了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發展：藉由觀察與仿效，人們學會如何改善自身的「外在行為」（言行舉止）。但此「外在行為」卻必須和「內在道德」一致，就如尤柏勒斯所體現的典範那般，達到「內外合一」的境界。整體而言，「斯文」咖啡館即是由每一個「內外合一」的個體所組成，在此相互交流並共同形塑理性、平和的社交氛圍。

艾迪生和斯蒂爾關於「斯文」哲學的建立與實踐對後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並確立了他們在英格蘭「禮儀文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sup>148</sup>而《旁觀者》留下的精神遺產則奠定了以後幾個世紀裡人們對咖啡館的理解和看法：咖啡館被視為理性、平和、優雅且愉悅的談論處所，所有人群都能參與其中，並主導談話的過程。

## 本章小結

從實存的洛塔咖啡俱樂部以至「旁觀者先生」筆下的「斯文」咖啡館，我們看到了英格蘭咖啡館文化與當代「禮儀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結與相互影響。從「文雅」觀的培養以至「斯文」哲學的實踐，「菁英群體」扮演了重要推動角色：無論「雅士」群體還是「才子群體」，兩者均力圖在多元開放的咖啡館中形塑一套理想的「文雅」社交模式，並藉此鞏固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同。而從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中我們也看到「菁英群體」成為其他群體的仿效對象，其社交模式成為不同群體之間相互協調的理想交流方式，並逐漸轉變為咖啡客所共同遵守的行為潛在規則。

然而，「菁英群體」自身的「文雅」觀與「文雅」行為亦逐漸發生改變：「外在行為」與「內在道德」不再一致，而僅是「奢華」與「虛偽」

<sup>147</sup> Stephen Miller, *Conversation: a History of a Declining Ar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6), 85-87.

<sup>148</sup>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Britain, 1660-1800*, 58-68.

的行為展現。面對此情況，沙夫茨伯里伯爵、艾迪生與斯蒂爾等人於「文雅」觀的基礎上提出一套「斯文」哲學，強調個體「外在行為」與「內在道德」的一致，提倡新式的「簡約」風格，並注重不同個體之間的相互交流。而艾迪生與斯蒂爾共同編撰的《旁觀者》更以咖啡館作為「斯文」哲學的具體實踐場域與傳播媒介，讓由「內外合一」的個體所組成的「斯文」咖啡館之社交模式成為整體社會的仿效對象，進而營造一理想的英格蘭「斯文社會」(polite society)。《旁觀者》不僅扮演了近代早期英格蘭咖啡館「禮儀文化」發展「承先啟後」的角色，亦確立咖啡館成為一理性、平和、優雅且愉悅的談論處所。

本章呈現了近代早期英格蘭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發展樣貌，但在下一章中，我們卻將看到咖啡館文化的另一樣貌——無禮文化。相對於咖啡館彬彬有禮、談笑自如的社交氛圍，咖啡館的「無禮」文化所呈現出的失序、混亂與墮落均讓英格蘭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建構顯得步履維艱。對此，本文第三章不僅從當代社會風氣、政治、宗教等層面，探討咖啡館中各種「無禮」現象的發展，亦描述「無禮」現象如何對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建立產生破壞與衝擊。

## 第三章、英格蘭咖啡館的無禮文化

咖啡館的面貌就像它的多元顧客群那般，永遠不會只有一種。於前一章中，我們已深入討論咖啡館文化與當代「禮儀文化」之間的相互聯結，而於本章，咖啡館的「無禮」文化則將是我們關注的焦點。我們即將看到，於本章所討論的各種人群及其展現出來的言行舉止，均對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建構產生巨大的破壞性：相對於合宜且得體的言行舉止，本章所呈現的將是咖啡客之間的冒犯、騷擾與衝突；相對於理性、平和且愉悅的談論場域，本章所呈現的咖啡館將是充斥著謠言、謾罵與情色誘惑的失序場所。而上述各種「無禮」現象的發展脈絡即為筆者欲於本章深究之處。

### 第一節、時髦男子與紈褲子弟

咖啡館在過去被認為是個由「男性」所宰制的場域。儘管於1754年曾經出現過以女性顧客為主的咖啡館，不過此咖啡館僅為試驗性質且受到時人的嘲諷譏笑。<sup>1</sup>整體而言，男人始終是咖啡館的主要顧客群：他們在此閱讀書報、相互交流訊息並主導各種議題的談論。然而，正因為咖啡館濃厚的「男性」色彩，當代對於咖啡館「禮儀」的討論也以男性消費者為主要對象。其中，由艾迪生和斯蒂爾共同編撰的《閒談者》、《旁觀者》即以咖啡館作為展示舞台，呈現男性顧客的各種「無禮」的行為舉止。其中，「柔弱化」(effeminated)男性成為艾迪生和斯蒂爾的關注對象之一。

「柔弱」(effeminacy)一詞被時人用來批判男性「男子氣概」(masculinity)的缺失，但其並非如一般所認定的與男性性傾向如「同性戀」

---

<sup>1</sup> Arthur Murphy, '[Proposal for a Female Coffee-House] Numb. 15 January 5, 1754', 85-90, in *The Gray's Inn Journal. By Charles Ranger* (London, printed by W. Faden and J. Bouquet, [1753-1754]), 52v., 85-90.

(homosexuality)之間有必然的關聯。<sup>2</sup>「柔弱」的具體化形象，包括「紈褲子弟」(fop)、「好打扮者」(beau)、「市鎮時髦男子」(town gallant)等被艾迪生和斯蒂爾視為「斯文」咖啡館發展的禍根之一。這些形象被時人用來指稱沉溺時尚事物、擁有強烈「表現欲」(exhibitionism)以及過度的儀節行為呈現(overdecorous ceremony)的男性。上述性質被認為是專屬於女性，故擁有這些性質的男性經常成為被指責的對象。作家阿貝爾·波耶爾( Abel Boyer, 1667-1729)即定義「好打扮者」為「具備女性的愚蠢(folly)、虛榮(vanity)和輕率(levity)」的男人。<sup>3</sup>於此，我們需深究男性和女性之間的互動關係於「禮儀文化」發展中的兩條發展脈絡：一、男性受到女性各種得體的「禮儀」行為之影響，進而逐漸「女性化」(feminized)。二、男性「禮儀」行為過度「女性化」而逐漸「柔弱化」並喪失「男子氣概」，且顯得矯揉造作與虛偽。針對前述，我們需先區分男性的「女性化」和「柔弱化」。

「女性」在近代早期歐洲的「禮儀文化」發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從16世紀義大利廷臣卡斯蒂翁(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所著《廷臣之書》(*The Book of Courtier, Il Libro del Cortegiano*, 1528)中的描述以至17世紀法國沙龍(salon)文化的發展，<sup>4</sup>女性的言行舉止所呈現出的優雅與細緻，讓男性在兩性的相處氛圍之中逐漸受到影響並逐漸「女性化」，愈益注重自身「外在行為」的各種約束、改善與提昇。而男性特有的「自制」

<sup>2</sup> Mark Stanley Dawson, *Gentility and the Comic Theatre of Late Stuart London*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2005), 164-182.

<sup>3</sup>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Britain, 1660-1800*, 144-146. Abel Boyer, *English Theophrastus*, 3<sup>rd</sup> ed. (1702; reprint, Bernard Lintott, 1708), 53.

<sup>4</sup> Baldassare Castiglion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Trans. Charles S. Singleton. Daniel Javitch, ed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2). 斐蓮娜·封·德·海登-林許(Vereina von der Heyden-Rynsch) 著，張志成 譯，《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Europaiche Salons Hohepunkte einer versunkenen weiblichen Kultur*) (台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03)。

(self-control)與「理性」也影響女性，使兩性的談話內容不致流於瑣碎、膚淺。然而，當男性於「女性化」的過程中喪失「自制」與「理性」，而僅關注個體「外在行為」的呈現時，不僅是一種過度的「女性化」——「柔弱化」——同時也喪失了男性應有的「男子氣概」。<sup>5</sup>

「紉褲子弟」、「好打扮者」、「市鎮時髦男子」等「柔弱化」男性形象，由於其所呈現出的各種鮮明特色，亦成為當代諸多劇本中的重要角色。<sup>6</sup>根據劇作家的描繪，這群「柔弱化」男性受到法國時尚文化的影響，相當注重外在的服飾穿著、言語談吐與行為舉止，心緒敏感且脆弱，並且喜好與女性為伍。藉由精妙且細膩的描述，劇作家寫實地將「柔弱化」男性的「虛榮」(Vain)、「自私」(selfish)、「自戀」(narcissistic)與「冷漠」(indifferent)等特性呈現於觀眾面前，讓觀眾得以掌握社會百態並進而反躬自省。<sup>7</sup>

無論是16世紀義大利宮廷還是17世紀的法國沙龍，男性和女性均能於上述場域中進行社交互動，而在兩性的相處過程中造就了「女性化」甚至是「柔弱化」男性。然而，於17至18世紀的英格蘭，重要的社交場域如咖啡館卻是一個由男性所支配的空間，咖啡客們嘲笑並排斥「柔弱化」男性的參與，誠如學者所言，「男人投身公共領域不僅提供了鞏固自身男子氣概，亦提供了使他人遭受嘲諷的機會」。<sup>8</sup>

<sup>5</sup> E.J. Clery, *The Feminization Deb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iterature, Commerce and Lux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9-10. Michèle Cohen, *Fashioning Masculin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Languag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41.

<sup>6</sup> Robert B. Heilman, "Some Fop and Some Versions of Foppery", *ELH*, 49:2 (1982), 363-395.

<sup>7</sup> Susan Stave, "A Few Kind Words for the Fop",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22:3 (1982), 413-428.

<sup>8</sup> Daniel Gordon,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Gender in the Enlightenment Conception of Public Opin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7:4 (1992), 903. Philip Carter, "Men about town: representation of foppery and masculinity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urban society", in *Gen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Roles, Represent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eds. Hannah Barker, and Elaine Chalus (London;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c1997), 57.

於當代的各種期刊、宣傳冊子與諷刺文章中，「柔弱化」男性成為眾人厭惡的對象。1709年6月，於一封寫給《閒談者》編撰者的信件中即提到，希望能夠將那些充滿「女人氣」(womankind)、互稱貝蒂(Betty)與內莉(Nelly)的「紈褲子弟」們驅逐出咖啡館。<sup>9</sup>而於18世紀初發行的《女性閒談者》期刊(*Female Tatler*, 1709-1710)，則不僅提倡將「所有柔弱化的紈褲子弟」清除出整個「斯文社會」，亦鼓勵將那些「無禮放肆的猶太好打扮者(impudent beau-Jews)」趕出整個國度。<sup>10</sup>這群被排斥的「柔弱化」男性由於各種外在行為的呈現，常被視為法國人或者猶太人，而前述此種鄙視態度也顯示出英格蘭男性自視不受外國文化的影響，而能保持應有的英式男子氣概。

然而，由於「柔弱化」男性視咖啡館為他們的重要展示場域，故從實際的觀點考量，要將所有「紈褲子弟」、「好打扮者」、「市鎮時髦男子」驅逐出咖啡館卻並非一件輕易可行之事。例如在阿貝爾·波耶爾的筆下，「好打扮者」約翰·法賓頓先生(Sir John Foppington)即將懷斯巧克力屋當作其「表演舞台」，於細細品嚐一杯紅酒之後向其同伴行禮致意，並在矯揉造作地抽起鼻菸壺之餘，開始談論近來的流行時尚事物、美食佳餚以及和幾位法國女士相處的情誼。不獨懷斯巧克力屋，法賓頓先生的身影亦出現在湯姆咖啡館裡「聽取流言蜚語」，或者出沒於威爾咖啡館以「搜羅機智語句」，但其目的並不在於精進知識或者增廣見聞，而是為了在和同伴相互談笑時，能夠說上幾句嘲諷的段子。<sup>11</sup>

對「柔弱化」男性而言，咖啡館的「開放性」讓他們得以在此盡情地

<sup>9</sup> *The Tatler*, No. 26 (9 June 1709), I, 198-200.

<sup>10</sup> *Female Tatler*, ed. Fidelis Morgan (Dent: 1992), 5-6.

<sup>11</sup> Abel Boyer, *English Theophrastus*, 55-56. Anon., *An Essay in Defense of the Female Sex* (1696), (Source Book Press reprint, New York: 1970), 72. Anon., *The Country Gentlemen's Vade Mecum: or his Companion for the Town* (John Harris, London: 1699), 31. *Female Tatler*, 49, 78.

「炫耀」其精緻的服飾穿著、精細的行為舉止、精巧的言語談吐。但就整體的談論內容而言，他們關注的是生活中各種膚淺、瑣碎的事物，而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在此情況下，「柔弱化」男性之間的社交模式即不同於由艾迪生和斯蒂爾所建立的「斯文」哲學：一、相對於「斯文」哲學所強調的「簡約」風格，「柔弱化」男性講究的是奢侈、華麗的外表；<sup>12</sup>二、相對於「斯文」哲學所強調的平和、愉悅的人際社交氛圍，「柔弱化」男性僅注重自身的各種瑣事，而不願與他人共同理性討論公共事務或專業議題。甚而其某些誇張造作的言行或者濃郁難聞的香水味都在無意間冒犯旁人而不自知。<sup>13</sup>

當然，沒有任何一位「柔弱化」男性會勇於承認自己就是「紈褲子弟」、「好打扮者」、「市鎮時髦男子」。上述字詞被使用者用來嘲諷被他們視為敵人的「他者」：於17世紀初期原本意指做出「愚行愚事」的時髦男子，但隨著英格蘭的城市發展與法國時尚文化的影響，這些「他者」的涵義開始包含柔弱、奢華、膚淺、虛偽等特性。<sup>14</sup>於此我們可以發現，當代英格蘭男性對於「柔弱化」男性的敵視已經延伸至對於法國文化的敵視，擔心並焦慮法國不僅在國際戰事上威脅英格蘭的國家利益，同時也在文化層面上弱化英格蘭本土文化中簡約、英勇、真誠等特性。<sup>15</sup>而從此角度出發，我

<sup>12</sup> Philip Carter, "An 'effeminate' or 'efficient' nation? Masculinity and eighteenth-century social documentary", *Textual Practice*, 11:3 (1997), 429-443.

<sup>13</sup> Philip Carter, "Men about town: representation of foppery and masculinity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urban society", in *Gen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Roles, Represent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41-42, 44.

<sup>14</sup> Philip Carter, "Men about town: representation of foppery and masculinity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urban society", in *Gen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Roles, Represent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40-41. 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30-231.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175-194.

<sup>15</sup> Lawrence E. Klein, "The Figure of France: The Politic of Sociability in England, 1660-1715", *Yale French Studies*, 92 (1997), 30-45. Michèle Cohen, "Manliness, Effeminacy and French: Gend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English Masculinities, 1660-1800*, eds. Tim Hitchcock and

們即不難理解為何時人亟欲將「柔弱化」男性趕出咖啡館、清除出「斯文社會」甚至驅逐出整個英格蘭。

然而，儘管存在著如上述的呼籲，「斯文」哲學家們依舊擔憂在柔弱化男性的影響之下，咖啡館將從理性、平和且愉悅的談論場域轉變為充滿瑣碎、膚淺言論以及炫耀、賣弄自身外表的處所。面對此情況，身處咖啡館的咖啡客們為了排除柔弱化男性的參與，以利「斯文」哲學的實踐，即必須針對「何為品味的展現與何為奢華的炫耀」、「何為理性談論與何為瑣事八卦」等層面加以區別。但此種區別不僅難以進行，同時也有其模糊性。對此我們要追問的是，「柔弱化」男性對於奢華的炫耀是否完全異於品味的展現？更甚者，是否品味展現者本身即傾向成為「紈褲子弟」、「好打扮者」、「市鎮時髦男子」？此疑問源自某位詩人曾形容威爾咖啡館為「總是充滿『好打扮者』」的處所，而其描述的對象不僅包括館內的才子們，亦包括咖啡館的經營者威爾·歐文。威爾咖啡館身為當代文壇重心卻被「好打扮者」所逐漸佔據，此現象反映出咖啡館的「菁英群體」正逐漸柔弱化，「斯文社會」的建構顯得滯礙難行。<sup>16</sup>

「柔弱化」男性對於「斯文社會」的威脅不僅在於其「虛榮」、「自私」、「自戀」與「冷漠」等特性，亦在於其引發的各種爭議，包括「無神論」(atheism)言論與「放蕩」(debauchery)行徑。<sup>17</sup>例如當代惡名昭彰的「市鎮

---

Michèle Cohen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9), 44-61. 另，關於英格蘭本土文化特性的建立與發展，參見：Paul Langford, *Englishness Identified: Manners and Character, 1650-1850*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16</sup> 轉引自：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233. 另針對出沒於湯姆咖啡館的「好打扮者」的批判言論，參見：Anon., *Humours and Conversation of the Town* (R. Bentley, 1693). [D' Aulnoy], *Momoirs of the Court of England*, 2 parts (J. Woodward, 1708), pt. 2, 42. *Female Tatler*, 49, 78.

<sup>17</sup> 關於柔弱化男性的「無神論」言論與「放蕩」行徑之詳細討論，參見：Anna Bryson, "Anti-Civility: Libertines and Rakes", i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43-275.



才子」(town-wit)即顯露出毫無約束的樣貌：「他們的心靈由虛幻浮華所拼湊，亦被猖獗的幼稚玩物所弱化；他們厭惡所有莊重事務，尤其是虔誠與美德的嚴肅實踐」。對此，最令時人焦慮的現象即為，當咖啡館對所有群體均不加以區分地開放時，將導致諸多過度自由而不受約束，包括「無神論」等言論的出現，例如某位「市鎮好打扮者(town-beau)」於一邊調整領巾，一邊為假髮撲香粉時，毫無虔敬之意地說道，他的「宗教自命為霍布斯主義(Hobbesism)，且宣誓《利維坦》(Leviathan)能夠補充所羅門王(Solomon)的所有篇章，但在其生活中卻從未見過……然而，從咖啡館發出的喧鬧聲卻教導他嘲笑靈魂(spirits)，並始終認為天使(angels)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女人的襯裙(petticoat)」，因此他「否決天堂(Heaven)的存在」。<sup>18</sup>當「柔弱化」男性不受「斯文」哲學的框架約束時，不僅僅是咖啡館，甚至整個社會都將受到上述言論的影響。

「無神論」言論的傳播確是當代咖啡館文化受到批判的因素之一。咖啡館不僅是飲用咖啡的場所，其自由自適的言論環境也讓它成為孕育「自由思想」(Free thought)的溫床。對某些咖啡館才子而言，「無神論不再是令擁有者臉紅的事物，相反地，它受到眾多風流才子的崇敬，而在才子們的推波助瀾之下，我們自命已超越了我們的前人」。整體而言，「無神論」言論可說是誕生自城市文化，其中尤以倫敦的發展最為顯著。於城市之中，人們得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並進而得以設想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God)。眾多造訪倫敦的旅客往往會對此地容許「自由思想」的發展而沒有受到禁制的現象感到訝異。牛津學者湯瑪斯·亨特(Thomas

<sup>18</sup> Anon.,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with the symptomes of a town-wit. With Allowance, April 11<sup>th</sup> 1673*, 5. T. O., *True Character of a Town Beau* (Randal Taylor, 1692), 2. [Symson], *Farther Essay Relating to the Female Sex* (A. Roper, 1696), 113-114. Anon., *Character of a Town-Gallant* (W. L., 1675), 7. 關於「霍布斯主義」成為一種「咖啡館哲學」，參見：Samuel I. Mintz, *The Hunting of Leviathan: Seventeenth-Century Reactions to the Materialism and Moral Philosophy of Thomas Hobb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7. 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2-293.

Hunt, 1696-1774)即曾向教士馬修·亨利(Matthew Henry, 1662-1714)描述道：「信仰無神論和宗教冷酷的人群匯聚在[倫敦]」。而對科學家波以爾而言，倫敦是座「浪蕩子(libertine)的城市」。儘管部份才子極力否認他們與「無神論」之間的關聯，但在某個程度上，城市發展與才子文化的相互作用的確造就了「自由思想」的形成，對後世影響甚深。<sup>19</sup>

柔弱化男性，諸如「紈褲子弟」、「好打扮者」、「市鎮時髦男子」等並非指涉特定對象，而是一種綜合體，融合了時人對當代某些社會亂象的擔憂與焦慮。伴隨著城市發展與法國時尚文化的影響，從「愚事愚行」到「虛榮」、「自私」、「自戀」與「冷漠」等特性的呈現，以至「無神論」言論的散播，「柔弱化」男性侵入了強調理性、平和、愉悅的咖啡館社交場域，不僅削弱了英格蘭男性的「男子氣概」，同時亦動搖了由「斯文」哲學所建構的「斯文社會」框架。

## 第二節、八卦愛好者與造謠者

於前文中，我們已看到「柔弱化」男性於咖啡館中所呈現的「無禮」行為以及緊隨其而來的各種擔憂與焦慮。而於本節，我們則將關注另一個

<sup>19</sup> 轉引自：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234. Michael Hun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164. John Redwood, *Reason, Ridicule, and Religio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1660-17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0, 41, 66, 175. Anon., *Remarks on the Humours and Conversation of the Town* (Allan Banks, 1673), 69. Michael Hunter, *Science and the Shape of Orthodoxy: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Britain*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1995), 233. Michael Hunter, "Witchcraft and the Decline of Belief",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2:2 (1998), 139-147. [Richard Fleckone], *Treatise of the Sports of Wit* (Simon Neals, 1675), [sig. A3v]. 另關於「自由思想」的形成如何影響後世，參見：Leo Hollis, *London Rising: The Men Who Made Modern London* (New York: Walker & Co.: Distributed to the trade by Macmillan, 2008).

受到當代諸多諷刺文章所批判的現象，即對「新奇事物」(novelty)的過度渴求。此現象廣泛流行於當時的倫敦咖啡館，<sup>20</sup>不僅被時人視作一種不得體的言行舉止及品味的墮落，同時也被視作一種對於「公共領域」的錯誤濫用。而盤踞於咖啡館中汲汲營營追求「新奇事物」的咖啡客則被時人稱為「八卦愛好者」(newsmonger)，<sup>21</sup>他們盲目且不理智地談論或散播來自四面八方的八卦與謠言，破壞了咖啡館的理性談論氛圍，阻礙了「斯文」哲學的建立與發展。

根據本文第一章中的敘述我們已理解到，藉由新聞的流通與報紙的傳閱，人民對於政治、宗教、商業等議題的各種流言、謠言、八卦、醜聞已達到一種「病態的渴求」。而通過在咖啡館中的閱讀與相互談論，也讓這群新聞渴求者能夠迅速地互通有無並掌握各方消息。皮普斯多次發現，從咖啡館，尤其是位於皇家交易所的埃爾福特咖啡館(Elford's Coffee-house)，可以即時獲得關於海軍生意的消息，比白廳發布的官方消息更快更準確。例如在1664年3月30日，當皮普斯在咖啡館聽到喬治·科克(George Cocke)船長「關於荷蘭戰爭」的說法後，他意識到海軍辦公室似乎又將得到一筆獲利甚豐的生意。皮普斯在其日記中紀錄下他對此消息的理解：「國王的計畫似乎是讓商人把怨氣發洩至議會，讓其宣佈開戰，而他自己不能先宣佈，因為擔心商人不願出錢支持」。皮普斯發現，經由參與各種消息的討論，不僅使他對政治議題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時亦能從中獲利。<sup>22</sup>

儘管政府當局無法全面掌控大量新聞訊息流通於民間的局面，但他們仍舊制定了某些政策，以應對民眾對於新聞的高度和過度需求。1660年王朝復辟之後，查理二世延續了議會的政策，只允許出版雙週新聞期刊(two weekly newsbook)，其上刊登的多為低敏感性的國際新聞。國內新聞則被限制在很小的數量範圍之內，基本上都是政府的官方公告。而其中刊載的

<sup>20</sup> *The Spectator*, No. 49 (26 April 1711), I, 209.

<sup>21</sup> Richard Flecknoe, *Seventy Eight Characters of so many Vertuous and Vitious Persons* (London: Printed for publick use, 1677), 6.

<sup>22</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70.

關於書籍、商品、失物招領的廣告等則是少數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事物。1663年，作家羅格·賴斯特倫(Roger L'Estrange, 1616-1704)取得了出版許可，得以壟斷新聞期刊的印刷。而在賴斯特倫於1663年創辦的《報信者》期刊(*The Intelligencer*, 1663-1666)第一期中，他宣佈國王已授予他「出版所有消息的特權，同時還有檢查即監督出版的特權」。而根據賴斯特倫的說法，創立《報信者》之目的即在於導正人民視聽，避免大眾聽信不實且謬誤的訊息。上述動機不僅顯示出政府當局對於各種謠言、八卦流竄於世的擔憂，亦希望藉助賴斯特倫的抑制手段將所有消息限制在官方的發布範圍之內。<sup>23</sup>

1666年早期，國務大臣約瑟夫·威廉姆森(Joseph Williamson, 1633-1701)出版了《倫敦公報》以取代前述兩種新聞期刊，並於1666年9月至1678年12月期間，壟斷了整個倫敦的新聞印刷市場，而其競爭對手僅只是一些廣告冊子、國際訊息摘要與商業出版物。<sup>24</sup>政府當局於1662年亦制定「出版許可法」以控制新聞業，並建立了一套由權威機構(教會、大學、法官、國務大臣)所進行的新聞審查制度，所有書籍都需得到許可才

<sup>23</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71. 關於斯圖亞特王朝對於新聞訊息的控制，參見：Kevin Sharpe, *The Personal Rule of Charles I*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46-647, 684-694. Peter Fraser, *Intelligence of the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Monopoly of Licensed News, 1660-16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Steve Pincus, "Coffee Politicians Does Create: Coffeehouses and Restoration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7:4 (1995), 807-834. Brian Cowan, "The Rise of the Coffeehouse: Reconsidere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7:1 (2004), 21-46.

<sup>24</sup> J. G. Muddiman, *The King's Journalist [Henry Muddiman], 1659-1689: Studie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23), 179. Joad Raymond, "The Newspaper,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News, Newspaper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Joad Raymond ed. (London: Frank Cass, 1999), 109-140. James Sutherland, *The Restoration Newspaper and Its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11.

能出版。<sup>25</sup>由於受到出版許可檢查員和某些通風報信者的監視，那些未經許可而出版書籍的人將受到嚴懲。賴斯特倫於1663年也曾被委任至此辦公室，並擁有搜查可疑出版者的經營場所與收繳刊登煽動言論的報紙、書籍等權力。<sup>26</sup>而除了官方的新聞出版物之外，政府官員還建立通訊社，為當地官員和外國大使館等身具特權的讀者提供有關國家事務的機密情報。然而，儘管政府制定並施行了上述政策，企圖將大眾排除在新聞傳播圈之外，人們對於新聞消息的渴求依舊強烈。

隨著1679年至1685年期間與1695年之後「出版許可法」的廢除，各式期刊紛紛印行出版。但法規的廢除以及為後世所稱道的「出版自由」(free press)於當世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歡迎與讚賞，而原因在於，儘管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期流通於世的期刊，諸如約翰·丹頓的《雅典信使》或者艾迪生與斯蒂爾共同編撰的《閒談者》、《旁觀者》與《護衛者》等旨在移風易俗與建立理想的「斯文社會」，但有更多的期刊內容卻充斥著謾罵、誹謗、醜聞、謠言八卦以及輝格黨人對於政府當局的抨擊。<sup>27</sup>面對此情況，自居王權捍衛者的賴斯特倫於1681年出版了《觀察者》(*Observer*, 1681-1687)期刊，除了力圖導正上述期刊的不良影響外，亦藉此回應輝格黨人的抨擊。<sup>28</sup>

<sup>25</sup> 14 Car. 2 cap 33 (1662): *An Act for preventing Abuses in Printing Seditious Treasonable and Unlicensed Books and Pamphlets; and for Regulating of Printing and Printing Presses in A Collection of the Statutes at large, Now in Force*, 2 vols (London: Assigns of John bill and Christopher Barker, 1667), I, 167-169.

<sup>26</sup> James Sutherland, *The Restoration Newspaper and Its Development*, 1-2.

<sup>27</sup> Adrian Johns, "Miscellaneous Methods: Authors, Societies and Journal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3 (2000), 159-186. Adrian Johns,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174-175, 539-540. James Sutherland, *Restoration Literature, 1660-1700: Dryden, Bunyan, and Pepys*,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233-244. Douglas Ford, "The Growth of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4:13 (1889), 1-12. Fred Seaton Siebert,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overnment Control*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5).

<sup>28</sup> Lois Schwoerer, *The Ingenious Mr. Henry Care, Restoration Publicis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8-140. Dorothy Turner, "Sir Roger L'Estrange's Def-

不獨賴斯特倫，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亦在其創辦的《評論》(Review, 1704-1713)期刊中表達他對期刊寫作和八卦謠言流傳等現象的批判。笛福宣稱此刊的主要目的即在於針對當代期刊中的「荒謬(absurdities)和矛盾(contradictions)」予以「必要的修正」。而根據學者的說法，《旁觀者》的內容結構即有兩個部份承繼自《評論》，一為「旁觀者俱樂部」的創立來自笛福的「醜行俱樂部」(Scandalous Club)，另一為對於當代新聞文化的批判。<sup>29</sup>的確，如同賴斯特倫與笛福，艾迪生與斯蒂爾也於期刊中傳達他們對於八卦謠言猖獗於世的不滿。在他們的「斯文社會」框架中，於當代公共場域諸如咖啡館中的任何談論，都應立基於理性、平和、穩定、具備充分事實根據的基礎上來進行。於此，無論是托利黨人賴斯特倫還是輝格黨人艾迪生與斯蒂爾，均認定最理想的咖啡館談論氛圍應完全排除任何躁亂、盲目的現象。然而，儘管擁有相異政治立場的雙方都對公共領域的談論亂象予以抨擊，其中仍存在著重要差異：與賴斯特倫的壓制策略相異，《旁觀者》企圖以思想灌輸的方式，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省視他人亦省視自身，進而達到「斯文社會」所注重的「內外合一」。就期刊內容而言，艾迪生與斯蒂爾的「斯文」哲學對於個人「外在行為」與「內在道德」等層面的制約與規範，其嚴厲程度並不亞於賴斯特倫對於人身的直接壓迫。<sup>30</sup>

《閒談者》與《旁觀者》期刊與其他新聞報紙一同流通於當代的咖啡

---

erential Politics in the Public Sphere,” *Seventeenth Century*, 13:1 (1998), 85-101.

<sup>29</sup> 轉引自：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236-237. 另參見：J. A. Downie, “Stating Facts about Defoe’s Review”, *Prose Studies*, 16:1 (1993), 8-22. J. A. Downie,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Periodical Essay: A Review Article”, *Prose Studies*, 12:3 (1989), 296-302.

<sup>30</sup> Scott Paul Gordon, “Voyeuristic Dreams: Mr. Spectator and the Power of Spectacl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36:1 (1995), 3-23. Peter France, *Politeness and Its Discontents: Problems in French Classic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3-73.

館中，受到眾多咖啡客的廣泛歡迎與傳閱，但艾迪生與斯蒂爾卻亟欲區分前後兩者的差異。儘管《閒談者》於創刊初期仍登載有新聞訊息，但隨著刊物的穩定出版與發行，各式新聞文類逐漸減少，直到《旁觀者》印行時則已被完全摒除。艾迪生對此宣稱「我的文章裡沒有新聞的隻字片語、政治意見，亦沒有政黨抨擊」。艾迪生與斯蒂爾認為傳統的新聞寫作不僅太具爭議性，亦過於瑣碎，而這兩種形式都是他們欲加以修正和調整的。<sup>31</sup>而除前述外，更令艾迪生與斯蒂爾擔憂的是當代新聞中各種捏造虛構的內容。為了滿足讀者的需求，「新聞寫手」(newswriter)必須尋覓各種新鮮、新奇，諸如國際戰爭、宮廷秘辛、煽動言論、奇景怪事等新聞。而當這群「新聞寫手」遍尋不著任何具備「報導價值」(newsworthy)的新聞時，他們就轉變成「新聞創造者」，著手杜撰任何他們未曾親眼得見的事物。而眾多讀者在來源未經證實的情況下，即如痴如狂地追逐、閱讀、談論這些訊息，並對諸多事物產生各種怪異的虛幻奇想，進而引發各種社會亂象。於此，新聞閱讀者的心智就像一面「心靈白紙」(tabulae rasae)，對艾迪生與斯蒂爾而言，提供讀者堅實、可靠的資訊，才能改善上述惡象。<sup>32</sup>

而上述那群閱讀與討論虛構新聞的「八卦愛好者」即時常受到艾迪生與斯蒂爾的嘲諷。斯蒂爾在《閒談者》的諸多卷期中描述了一位被稱做「我們此區最出名的八卦愛好者」的「裝潢商」(upholsterer)。在不斷追逐新奇事物的過程中，這位「裝潢商」荒廢了事業、拋棄了家人，最後落得家

<sup>31</sup> *The Spectator*, No. 262 (31 Dec. 1711), II, 517. 另參見：C. N. Green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tler*, Particularly in Regard to News," *PMLA*, 31:4 (1916), 633-663. Stuart Sherman, *Telling Time: Clocks, Diaries, and English Diurnal Form, 1660-178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28-129. *The Spectator*, No. 124 (23 July 1711), I, 507. C. John Sommerville, *The News Revolution in Engl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Daily In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32</sup> *The Tatler*, No. 18 (21 May 1709), I, 148-150. *The Tatler*, No. 11 (5 May 1709), I, 102. *The Tatler*, No. 42 (16 July 1709), I, 305-306. *The Tatler*, No. 74 (29 Sept. 1709), I, 512. *The Tatler*, No. 178 (30 May 1710), I, 471. *The Spectator*, No. 452 (8 Aug. 1712), IV, 90-94. 另，關於閱讀新聞所產生的精神狂亂現象，參見：*The Spectator*, No. 10 (12 Mar. 1711), I, 46. *The Spectator*, No. 4 (5 Mar. 1711), I, 18.

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局面。斯蒂爾為此總結道，那些流連於咖啡館並沉迷在奇人異事中的咖啡客，都可能招致此淒涼局面。<sup>33</sup>而根據此「裝潢商」的案例，我們亦能進一步推測，當代對於「八卦愛好者」的諸多批判中，咖啡館成為主要的責難對象。對此，諷刺作家塞繆爾·布特勒(Samuel Butler, 1613-1680) 即在其著作中描述了三種出現在咖啡館的人群：「報信者」流連於「俱樂部和咖啡館中成為新聞市場(markets of news)」，「八卦愛好者」則緊隨其後成為「謠言的兜售者」，而「咖啡館店主」(coffee-man)則藉由允許前述兩者於咖啡館談論和分享新聞得以招攬更多追逐新鮮事的咖啡客。<sup>34</sup>

布特勒針對咖啡館新聞文化的嘲諷於17世紀晚期成為諷刺文章的主流形式之一，<sup>35</sup>直至18世紀依舊沒有消退，例如笛福即不僅贊同裝潢商案例的正面影響，同時亦積極勸告那些極具商業野心的商人們千萬別再沉迷於國家政治事務之中。而具輝格黨傾向的《每日新聞》報亦經常以「向『政治裝潢商』(Political upholsterer)致信」(Letters to the “political upholsterer”)為標題提醒咖啡客別再因為追逐政治新聞而荒廢了事業。對此，艾迪生與斯蒂爾甚至以「好探聽者」(quidnunc)來稱呼「八卦愛好者」。「好探聽者」一詞源自拉丁文，意為「現在發生何事？(What now?)」與「有什麼新消息？(What's the news)」，而此兩種問句亦為「八卦愛好者」於咖啡館出沒時的口頭禪。<sup>36</sup>

<sup>33</sup> *The Tatler*, No. 155 (6 Apr. 1710), II, 369-373. *The Tatler*, No. 160 (18 Apr. 1710), II, 393-397. *The Tatler*, No. 178 (30 May 1710), II, 467-473. *The Tatler*, No. 180 (3 June 1710), II, 478-482. *The Tatler*, No. 232 (3 Oct. 1710), III, 199-203.

<sup>34</sup> Samuel Butler, *Characters*, Charles W. Daces, ed. (Cleveland: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70), 129, 177, 256-258.

<sup>35</sup> 例如：Anon.,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with the symptomes of a town-wit. With Allowance*, April 11<sup>th</sup> 1673.

<sup>36</sup> Daniel Defoe, *Compleat English Tradesman* (1726, reprint, Gloucester: Alan Sutton, 1987), 31, 32, 38. *The Spectator*, No. 625 (26 Nov. 1714), V, 136-137. OED, s. v.



除了上述亂象外，另一為時人所擔憂的面向在於，這些新聞亂象動搖並破壞了講求平和、理性、愉悅的咖啡館談論氛圍。當「咖啡館論述」(coffeehouse discourse)與八卦、謠言等劃上等號時，由「斯文哲學」所建構的咖啡館「斯文社會」亦將面臨崩解的危機。對此，不僅作家喬納森·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宣稱他恥於說出任何在咖啡館聽到的消息，倫敦主教亨利·康普頓(Henry Compton, 1632-1713)亦宣稱他從不去咖啡館，也不相信任何從那裡流傳出的訊息。<sup>37</sup>諸如「咖啡館政治家」(Coffeehouse statesman)或「咖啡館政客」(coffeehouse Politician)等類似「八卦愛好者」的人群，憑藉其對於國家事務的微末理解於咖啡館中大放厥詞，「像位政務委員或議員那樣口述國家事務」，宛如其言論都將對國家未來發展有著深遠影響那般。但就實而論，這群「咖啡館政治家」的滔滔言論僅只是一種「自我表演」(self-display)，而無法對「咖啡館論述」的建立做出任何實質貢獻。<sup>38</sup>

而當由男性所支配的咖啡館談論場域，充斥著各種言不及義的八卦、謠言、歪理時，此現象在時人眼中即類似女性之間的閒聊與說長道短(gossip)。當代關於咖啡館對話的諷刺文章中，經常出現前述兩者之間的類比，例如一份於1667年出版的短詩中即說道：「在這裡男人談論所有事物；用其大而足的肺活量；就像女人在說長道短那般」。而另一份出版於1674年的諷刺文章則以女性的口吻擔憂地說：「男人藉由造訪這些陰森的酒館(tap-house, 指咖啡館)篡奪了女性閒談的特權，並將快速地在健談(talktiveness)這方面超越我們，而此特質在我們的性別中曾宣稱是最卓越

---

“quidnunc.” Anon., *Letter from the Quidnunc's at St. James Coffee-House and the Mall, London* (Dublin: 1724). 另參見：Ann C. Dean, *The Talk of the Town: Figurative Publ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c2007), 34-35.

<sup>37</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241-242.

<sup>38</sup> *City and Country Mercury*, no. 10 (8-11 July 1667). 另參見：The Tatler, No. 84 (22 Oct. 1709), II, 36. The Tatler, No. 125 (26 Jan. 1710), II, 237. Daniel Defoe, *Vindication of the Press* (T. Walker, 1718).

的」。<sup>39</sup>對此，笛福亦悲觀地說道：「女士們的茶桌(tea-table)與男士們的咖啡館似乎是惡化我們禮儀(manners)與道德、奉獻醜聞的新處所」。<sup>40</sup>當咖啡客談話的方式像個女人那般聒噪且喋喋不休時，<sup>41</sup>如同對於「紈褲子弟」等人群的批判，時人對於「柔弱化」男性的憂慮再次浮現。<sup>42</sup>

綜上而論，「八卦愛好者」、「咖啡館政客」等人群所帶來的兩種亂象，一為八卦、謠言、不實新聞的傳播，一為聒噪、閒扯、喋喋不休的談話方式，都讓強調理性、平和、愉悅的咖啡館社交場域面臨崩解的危機。

### 第三節、冒犯與衝突

「柔弱化」男性和「八卦愛好者」的參與使得咖啡館「斯文」社會的建構不斷地受到衝擊，但前述兩者並非咖啡館「無禮」文化中的唯二現象。在艾迪生和斯蒂爾的敘述之中，咖啡館裡人際之間言行舉止的冒犯亦在他們的考察範圍之內。

根據《旁觀者》第31期的記述，「旁觀者先生」於1711年4月5日的晚上「為了打發時間」來到了聖詹姆士咖啡館，並在這裡「用了半個鐘頭的

<sup>39</sup> Anon., *News from the Coffe-House; In which it is shewn their several sorts of Passions, Containing News from all our Neighbours Nations. A poem.* Anon., *The Women's Petition Against Coffee. Representing to Publick Consideration the Grand Inconveniencies accruing to their Sex from the Excessive Use of that Drying Enfeebling Liquor. Presented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Keepers of the Liberty of Venus.* By a Well-wiler (London: n. p., 1674), [2], 3-4.

<sup>40</sup> Daniel Defoe, *Compleat English Tradesman*, 133-134.

<sup>41</sup> 關於女性的無謂閒聊，參見：*The Spectator*, No.247 (13 Dec. 1711), II, 458-462. Kathryn Shevelov, *Women and Print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Femininity in the Early Periodical* (Taylor & Francis, 1989), 94-98. Claude Rawson, *Satire and Sentiment, 1660-1830: Stress Points in the English Augustan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9-211.

<sup>42</sup> *The Tatler*, No. 1 (12 Apr. 1709), I, 15.

時間，聆聽某位人士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而「從其破舊的衣著、荒誕不經的想法、匆忙的語調來判斷」，「旁觀者先生」發現他就是普遍被人們稱作空想家(projector)的那類人。身為一位「空想家」往往志向遠大，並立志開拓新事業、闖出一片天，但同時亦經常沉浸在幻想之中，夢想實現一些宏大卻經不起考驗的計畫。

「旁觀者先生」所遇到的這位「空想家」在咖啡館中長篇大論以向各界籌募資金，其目的是為了排演一齣名為《亞歷山大大帝遠征》(*The Expedition of Alexander the Great*)的戲劇，台詞將用古希臘語唱出，戲劇內容則融合了各種「奇特景象」和城市中的一些稀奇事物，包括雜耍、梯子舞、跳舞的猴子和一幅來回移動的圖畫。而令「旁觀者先生」備受驚嚇的是，空想家突然走進身前一把握起他衣服上的釦子，開始欲罷不能地說個不停，直到某個人吸引了他的注意，這才讓「旁觀者先生」脫離險境，在「將一便士放在桌上」後，便「倉皇逃去」。<sup>43</sup>根據這段驚險經歷，我們理解到在咖啡館裡，不僅能見到矯揉造作的「柔弱化」男性、追逐流言蜚語的「八卦愛好者」，亦能見到行為詭異、舉止難料的怪異人士。

然而，咖啡館「空想家」僅只是咖啡館怪異人群中的冰山一角，在艾迪生和斯蒂爾的筆下亦紀錄了其他一些「無禮」的咖啡客，而這些群體的共通特性在於，他們的任何談話與舉止均背離了斯蒂爾於《閒談者》第264期中所建立的談話原則：「人們談話不應是為了愉悅自身，而是愉悅那些聽他們談話的人」。<sup>44</sup>當聽眾對於談話者的談話方式與內容感受到沉悶、難堪、繁冗與無趣時，即是一種冒犯他人的行為。其中，艾迪生於《旁觀者》第105期中提到了一群時常出沒於咖啡館被稱作「學究」(pedant)的咖啡客。「學究」原本意指書不離身、喜好賣弄學問、對他人漠不關心的迂腐學者，<sup>45</sup>但艾迪生卻在文章中擴大了此詞的範圍，以「學究」形容那些只

<sup>43</sup> *The Spectator*, No. 31 (5 Apr. 1711), I, 127-132.

<sup>44</sup> *The Tatler*, No. 264 (16 Dec. 1710), III, 337.

<sup>45</sup> 關於「學究」與「無禮」之間的詳細討論，參見：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81-186*. George C. Brauer, *The*

知道分享自身專業事物，卻不懂如何與他人相處的人們。例如只懂談論戰爭、軍營知識的「軍事學究」(Military Pedant)、只對國家事務感興趣的「國政學究」(State-Pedant)以及三句不離學問知識的「書籍學究」(Book-Pedant)，通通都讓聽者難以應對，甚至無法與其交流。<sup>46</sup>

而除了咖啡館「學究」之外，艾迪生和斯蒂爾還提到了「多話冗談者」(loquacious bores)、喜愛譏諷他人的「嘲笑者」(sardonic laughers)、慷慨激昂的「手勢談話者」(over-zealous gesticulators)以及不顧他人感受的「歌唱者」(singers)與「吹口哨者」(whistlers)。上述各類人群往往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中，而絲毫沒有考量到談話的方式、內容、對象、時間與地點，並在不經意間干擾、妨礙、觸怒他人，而成為令人感到厭惡的交談者。對此，《閒談者》的主人公以撒·比克斯達夫要求將這些他「視作是對於社會的巨大危害、冒犯他人的演說者(orsators)與說書人(story-teller)予以徹底地根絕」。<sup>47</sup>比克斯達夫力圖以批判與規範並行的方式區分嚴謹的、理性的男性談話方式與聒噪的、無謂的女性談論方式之間的差異。儘管比克斯達夫的呼籲對於建立平和、理性、愉悅的咖啡館論述場域有著積極正面的效果，但從現實層面來看，其成效並不樂觀，斯蒂爾於《閒談者》第268期中悲觀地說道：「那群人(指演說者與說書人)於私下圈子(private Circles, 指咖啡館)裡所發表的長而繁冗的熱烈演說(Harrangues)和論題(Dissertations)，迫害了諸多誠實的商人，誘惑了諸多傑出的市民，製造出無數的壞事，為女王的子民們

---

*Education of a Gentleman: Theories of Gentlemanly Education in England, 1660-1775*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9), 59-61.

<sup>46</sup> *The Spectator*, No. 105 (5 Apr. 1711), I, 436-438. 另參見：Stephen Miller, *Conversation: a History of a Declining Art*, 2, 5.

<sup>47</sup> *The Guardian*, No. 29 (14 Apr. 1713), 125-126. *The Guardian*, No. 84 (17 June 1713), 305-307. *The Spectator*, No. 145 (16 Aug. 1711), II, 73. *The Tatler*, No. 264 (16 Dec. 1710), III, 335-338. Stuart Sherman, *Telling Time: Clocks, Diaries, and English Diurnal Form, 1660-1785*, 131-133. *The Tatler*, No. 268 (26 Dec. 1710), III, 351-352.

帶來巨大的損害(Detriment)與不安(Disquiet)」。<sup>48</sup>

在上述各種冒犯他人的例子中，均以男性咖啡客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主要批判對象，咖啡館中的女性似乎受到了時人的忽略。然而，《旁觀者》曾就咖啡館中，女性經營者與女店員的存在所導致或面臨的現象提出討論。這群服務於咖啡館的女性不僅曾被部份男性顧客稱作「偶像」(idol)，同時也受到這群男性顧客不得體，甚至粗魯無文的言語騷擾。

1711年6月9日，《旁觀者》刊登了一封署名勞倫斯·埃斯登(Lawrence Eusden)的信件，內容所描述的即為埃斯登所觀察到的咖啡館「偶像」。「城裡有六、七家咖啡館由女性偶像經營，顯然是受到了德佛羅法院那家開在聖殿關附近河邊的寡婦咖啡館(Widow's Coffeeshouse)之啟發」，埃斯登接著寫道：

這些偶像整天坐在那，接受本區年輕人的傾慕膜拜。貨物沒有運進來，還滯留在海關，聖殿關那邊也沒有人去聽法律報告，都是因為交易所附近有個美人讓年輕的商人逗留太長時間。另外一個地方還有一位尤物，讓本應學習的學生們流連在她的咖啡館裡。<sup>49</sup>

埃斯登的敘述讓我們看到兩性共存於同一場域所可能導致的危險性。顯而易見的，這群咖啡館「偶像」出現於咖啡館的主要目的為服務男性咖啡客，而男性咖啡客亦視她們為工作之餘的消遣和娛樂。於此，咖啡館與女性之間的聯結被賦予隱約的「性暗示」，某些咖啡館甚至被時人視作與「妓院」無異。<sup>50</sup>

然而，並非所有咖啡館女性經營者與女店員都樂意被視作「偶像」，

<sup>48</sup> *The Tatler*, No. 268 (26 Dec. 1710), III, 352.

<sup>49</sup> *The Spectator*, No. 87 (9 June 1711), I, 371. 另參見：Stephen Copley, "Commerce, Conversation, and Politeness,"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8:1 (1995), 68.

<sup>50</sup> 關於咖啡館與「偶像」、妓女之間的關聯，甚至咖啡館成為「咖啡館妓院」等現象將於下節分析。

和遭受男性顧客厚顏無恥的言語與行為對待。1711年8月28日，一位咖啡館女性經營者寫信給「旁觀者先生」，痛陳她所遭遇到的「無禮」行徑。在這篇來信中她抱怨道：「我阻止不了那些為了取悅我而說出的不妥言論；同時，人群中約有一半的人懶洋洋地倚在吧台上盯著我的臉看，試圖以他們自己的幻想來打量我的外貌與姿態」。受到其他不良咖啡館的影響，這群意圖不軌的男顧客亦視這位正派經營咖啡館的女店主為供其享樂的玩物，而展現出此種放蕩不羈的行為。斯蒂爾意欲藉助上述慘痛經歷，批判那群整日幻想、沉迷咖啡館溫柔鄉，並經常對咖啡館的女性動口動手的男性咖啡客。於此，斯蒂爾不僅贊成此位女性經營者於信中所說的論點：「只要這位女性是端莊穩重的，就能經營一間酒吧(public house, 此處指咖啡館)」，同時亦強烈呼籲咖啡館的男性顧客應深自警惕，並注意自身的言行舉止有無冒犯他人。<sup>51</sup>

無論是咖啡館中的「演說者」與「說書人」，還是騷擾咖啡館女性經營者的無禮咖啡客，其冒犯他人的程度還僅止於令人感覺沉悶、難堪、繁冗與無趣。但在接下來的例子中，我們卻將看到咖啡館人際之間的相互冒犯已達到相互衝突的地步，不僅僅是言語上的侵犯，亦包括激烈的人身攻擊。

18世紀初期，基於對宗教事務的狂熱，各種由宗教狂熱所引發的惡毒爭吵散佈在當時的倫敦咖啡館中。如同17世紀中期的咖啡館那般，此時的咖啡館桌上亦堆滿了互相攻訐的小冊子、報紙與傳單。1710年3月，正當斯蒂爾為《閒談者》撰稿之時，倫敦發生了一場聲勢驚人的動亂。當時政府宣判托利黨神父亨利·撒切維勒爾(Henry Sacheverell, 1674-1724)有罪，而民眾則對這起明顯帶有政治意味的判決感到極度不滿。<sup>52</sup>撒切維勒爾的

<sup>51</sup> *The Spectator*, No. 155 (28 Aug. 1711), II, 107.

<sup>52</sup> Ian Gilmour, *Riot, Risings and Revolution: Governance and Viol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Hutchinson, 1992), 52.

被捕與判刑成為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和咖啡館裡的熱門話題。

儘管斯蒂爾已意識到整個倫敦都已淹沒在相互惡毒攻擊的宣傳冊子與誹謗文章中，並在1710年3月4日的《閒談者》寫道：「整個城市的注意力都被轉移了，沒有人去關注我們所提供的報紙新聞」，但他仍舊謹慎地避免介入任何一方，並勤奮不輟地寫作改革無禮現象、建構「斯文社會」的文章。<sup>53</sup>然而，斯蒂爾所屬的輝格黨於此時卻早已與托利黨展開激烈的爭鬥。諷刺的是，原本自居人民代表的輝格黨於此時卻開始打壓民眾，並宣稱那些鬧事的暴民是由支持「高教會派」(High Church)的托利黨人所組織，並以此反抗政府。就在雙方你來我往之間，激烈衝突的火花一發不可收拾，而聚集眾多人潮的咖啡館也成為了兩黨支持者的爭鬥舞台。

針對此爭鬥，諷刺作家艾德華·華德(Edward Ward, 1660 or 1667-1731)於1710年所出版的長篇諷刺詩《英國人的諷刺詩》(*Vulgus Britannicus: or, the British Hudibras*)，即以生動的筆法描述了咖啡館如何成為政治暴民的聚會處。華德的著作以詩人塞繆爾·巴特勒的《諷刺詩》(*Hudibras*, 1661-1663)為藍本，並與巴特勒對於清教徒文化的敵對態度相似，華德的詩作亦針對輝格黨人作出批判。根據華德的觀點，長老會(Presbyterian)支持者的內部聖殿(inner sanctum)就在咖啡館的桌子周圍，於此，一場激烈的「筆仗(Paper Wars)正在上演」：

咖啡桌業已鋪開，  
最惡劣的話語業已說出；  
關於這兩種古老事業的宣言（指咖啡館和新聞業）  
漁夫和腳夫是他們最忠實的讀者  
在聖徒(saints)仁慈的介入之下，  
值此之際，又一次登台亮相。

<sup>53</sup> *The Tatler*, No. 141 (4 Mar. 1710), II, 306.

基於咖啡館的平等與包容性，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群均能在此閱讀宣傳冊子和報紙，甚至連最底層的漁夫和腳夫亦能藉此參與關於宗教和國家事務的討論。<sup>54</sup>但在如華德這樣的保守人士眼中，這種現象只會招致混亂與失序，尤其是那些受到「巧言令色的陷阱(Trappings of Falsiloquence)」所影響的輝格黨傾向咖啡館，更是讓人倍感焦慮與不安。

曾幾何時，聖徒們在咖啡館裡  
閱讀著無聊的新聞，並根據它進行佈道；  
但現在卻變成了一個瘋人院，  
這邊的人在大笑，而那邊的人卻在哀悼。<sup>55</sup>

儘管撒切維勒爾於3月17日僅被判以微刑，但由此事件所引發的一連串騷亂卻並未停歇。示威的人群燃燒篝火、張燈結綵，以示慶賀。

撒切維勒爾案件雖已落幕，咖啡館中的論爭卻依舊熾烈。華德對此說道，那些聚集在「咖啡館桌上印刷品」周圍的「傻蛋」，「端著一便士一杯的咖啡，只要擁有任何激情，就會使它發酵，變得難以控制」。華德進一步對人群在咖啡館裡的言行舉止進行了更細膩的觀察：

在每一個咖啡館裡，  
激烈的爭論仍在繼續，

<sup>54</sup> Mark Knights,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Later Stuart Britain: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culture*, 248-256. Erin Mackie, "Being Too Positive About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Spectator: Emerging Discourses*, 81-104. Mark Knights, "How rational was the later Stuart public sphere?" in *The Publics of Public Sphe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52-267.

<sup>55</sup> Edward Ward, *Vulgus Britannicus: or, the British Hudibras* (London: James Woodward and John Morphew, 1710); cantoXI, 119-121.



派系不同、勢力不等的輝格黨人  
開始高聲大嚷，控制整個談話。

而在一幅名為「咖啡館暴徒」(The Coffeehouse Mob)的卷首版畫中，則寫



圖六、「咖啡館暴徒」(The Coffeehouse Mob)。

實地描繪了咖啡館裡的爭論場景：咖啡館長桌旁擠滿了正在閱讀、抽菸與談論的人群。在他們的周圍，「咖啡男侍」正在為顧客們添倒咖啡，而面容冷淡的女性經營者則坐在吧台之後，對館內所發生的一切渾然未覺。就在如此嘈雜喧鬧的環境裡，兩位咖啡客之間由於「宗派主義」(sectarian)的糾紛，而爆發了一場激烈爭吵，於臉紅耳赤之際，其中一人甚至氣憤地將一杯咖啡潑灑至另一人的臉上。華德對此評論道：

這些人端著他們的猶太飲料，

因宗教問題爭論不休、口沫飛濺；  
很快地矛盾升級，氣氛升溫，  
就像他們啜飲著的無聊的泥漿一樣滾燙。<sup>56</sup>

在這場發生於咖啡館的派系之爭中，人際之間缺少了相互尊重與包容，而不同群體之間亦無法相互協調，進而完全背離了格林武德的「咖啡館規則」：咖啡於此不再指涉一種「文雅」態度的展現，反而成為一種使人爭吵好鬥的飲料；咖啡館於此不再是注重「互相尊重」、「互不冒犯」的「文雅學院」，而僅是各個宗教、政黨派系的交鋒場域。<sup>57</sup>

從咖啡館裡的「演說者」與「說書人」到非禮咖啡館女性的男性顧客，以至相互攻訐的咖啡客，從令人感到沉悶、難堪、繁冗、無趣到焦躁、氣憤以至動手傷人，這些程度不一的冒犯與衝突行為，依據史料記載，均曾在咖啡館中發生過。小至個人受到侵擾，大至社會秩序受到衝擊，咖啡館理性、平和、愉悅的外衣似乎在這些現象的上演過程中，一件一件地褪去。

#### 第四節、咖啡館妓院

咖啡館是個由男性所支配的場域，無論是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建立，抑或是「無禮文化」的形成，我們均能看到男性咖啡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影響。對此，我們必須追問的是，女性是否也能在咖啡館中和男性一同談論政治、宗教、學術、商業議題，或甚至一起談論八卦、謠言？從理

<sup>56</sup> Edward Ward, *Vulgar Britannicus: or, the British Hudibras*, canto IV, 50; canto XI, 119-121.

<sup>57</sup> 1683年，於「天主教陰謀」(popish plot, 1678-1681)案件中做出偽證的提圖斯·奧茲(Titus Oates, 1649-1705)亦曾於阿姆斯特丹咖啡館(Amsterdam Coffeehouse)中與其政敵發生激烈的言語和肢體衝突。參見：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228.

論層面而言，咖啡館並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禁止女性參與討論，但從實際層面而言，我們卻僅能從稀少的史料中找到女性參與其中的證據。當我們為了理解此現象，而根據這些史料進一步去分析時會發現，不同社會階層、地位的女性之間差異極大：中上階層的女性出現在咖啡館的比例，遠低於下階層的女性。對此分析結果，我們需深究的是，中上階層女性不熱衷或甚至不願意來到咖啡館的因素為何？咖啡館是否存在某些現象讓中上階層女性對咖啡館望之卻步？

中上階層女性於咖啡館和男性共同參與談論的例子不僅相當罕見，其內容的界定亦相對模糊，例如威廉三世(William III, r. 1689-1702)執政時期的政府官員湯瑪斯·貝林漢(Thomas Bellingham, 1645-1721)於其日記中曾描述道，在英格蘭普雷斯頓(Preston)所舉辦的一場聚會中，他「在咖啡館裡遇見了許多位女士」。<sup>58</sup>然而，這樣的兩性聚會是常態性的嗎？根據日記中僅此一次的描述似乎可推論出否定的答案。而貝林漢所遇見的這群女士之身份亦難以確認，或許她們僅是咖啡館經營者的親屬或僕役。而在18世紀初期的倫敦，作家喬納森·史威夫特在信件中亦提到其出身名門的摯愛史黛拉(Stella)，曾在咖啡館裡，向雷貝卡·丁莉女士(Mrs. Rebecca Dingley)「詢問事情」。然而，此例與貝林漢的記述相似，在史威夫特與史黛拉的來往信件中，關於史黛拉出現在咖啡館的情況僅此一例，且除了史黛拉之外的其他女性亦不曾被提及。<sup>59</sup>

相對於前述兩個案例，女商人赫斯特·賓妮(Hester Pinney, 1658-1739)的例子或許更為明確而具體。賓妮是位傑出的英格蘭飾帶商人，為了擴大

<sup>58</sup> Anthony Hewitson, ed., *Diary of Thomas Bellingham, An Officer Under William III* (Preston: George Toulmin & Sons, 1908), 44. 另參見：Pincus, “Coffee Politicians Does Create: Coffeehouses and Restoration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7:4 (1995), 816. Lawrence E. Klein, “Gender, Convers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extuality and Sexuality: Read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Judith Still and Michael Worton, ed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D, 1993), 115 n. 29.

<sup>59</sup> Julia G. Longe, ed., *Martha Lady Giffard: Her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1664-1722) A Sequel to the Letters of Dorothy Osborne* (Geprge Allen, 1911), 250-251.

其事業版圖以及籌募更多資金，她不僅來到皇家交易所附近的蓋爾威咖啡館與證券交易商(Stockjobber)會面，亦走至喬納森咖啡館談論關於南海公司的投資案以及簽訂商業契約。然而在當時像賓妮這樣的成功女性並不多，誠如學者所言，「未婚女性(spinsters)在資產社會(propertied society)中從事貿易或某種行業是種特例」，而四處奔走於咖啡館為事業打拼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sup>60</sup>

為了更具說服性地論證中上階層女性出現於咖啡館的景象，部份學者提出了位於英格蘭巴斯(Bath)的咖啡館與咖啡館拍賣會兩個例子予以佐證。巴斯為英格蘭傳統的溫泉城市，亦是中上階層男女所熱衷的觀光勝地。無論是在會館(Assembly Rooms)、小商店、寬廣的人行道上，還是公共飲水廳(Pump Room)，巴斯提供了眾多空間讓男男女女聚在一起交談。而在浴池裡，男女甚至能一起洗浴，儘管都穿著寬鬆的粗布衣服。而在如此融洽的兩性環境下，巴斯的咖啡館，例如商街咖啡館(Parade Coffee-house)，則幾乎成為唯一可讓男女兩性聚會的咖啡館，並提供中上階層男女各種娛樂、消遣、人際交往的空間。相對於一般由男性所支配的咖啡館，此處沒有黨派交鋒、宗教爭議、商業交易或學術討論，而只有以禮相待、休閒、愉悅的交談氛圍。<sup>61</sup>然而，巴斯的咖啡館所呈現的樣貌僅是一種特例，而非普遍的咖啡館現象，於巴斯之外的英格蘭其他地區的咖啡館即不易看到類似的畫面。

<sup>60</sup> Pamela Sharpe, "Dealing with Love: The Ambiguous Independence of the Single Woma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Gender & History*, 11:2 (1999), 209-232. Richard Grassby,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3.

<sup>61</sup> *The New Bath guide; or useful pocket companion*, new ed. (Bath: R. Cruttwell, 1799), 39. Peter Borsay,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Provincial Town 1660-1770* (Oxford: Clarendon, 1989), 249. John Toland,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John Toland*, 2 vols. (J. Peele, 1726), II, 105.

於咖啡館所舉辦的拍賣會，尤其是藝術品的拍賣會亦能見到中上階層女性的身影。商人愛德華·米爾林頓(Edward Millington)即曾於巴爾巴多咖啡館(Barbados Coffehouse)舉辦拍賣會，並為他的女性顧客安排座位。而當倫敦的「拍賣季」(auction season)開始時，士紳家族中的男女成員亦紛紛來到倫敦參與盛事，藉由參與拍賣會將心儀的作品購置回家，作為裝飾家宅的展覽品。例如陸特蘭女士(Lady Rutland)即曾於1682所舉辦的拍賣會中買進了幾幅荷蘭畫家彼得·萊利(Peter Lely, 1618-1680)的優秀畫作。咖啡館拍賣會的舉辦除了能讓中上階層女性於此購買畫作外，亦能讓她們身處優雅的藝術評鑑氛圍之中，培養對於「美感」的高尚品味。對此，作家安娜·拉潘特(Anna Larpent, 1758-1832)即認為每一次到訪倫敦的拍賣會都極具「教育性質」(educational)。<sup>62</sup>

然而，我們並不能根據拍賣會的參與情況，即推斷中上階層女性出現於咖啡館為一種常態現象。咖啡館會根據拍賣會的舉辦而暫停原有的營業項目，並開闢出男女均可參與的競標空間。如陸特蘭女士或拉潘特這樣的中上階層女性現身於咖啡館僅是為了購買畫作或是評鑑畫作，而非為了與男性顧客一同談論事務，並且當拍賣會結束之後，這群女士即離開咖啡館。咖啡館拍賣會是一種特殊且具時效性的活動，在特定的場域和時間範圍內，兩性得以共存其中。

儘管於上述所提的各種例子中，我們均能看到中上階層女性的身影，但都僅為特例而不具普遍性與常態性，咖啡館似乎並不在中上階層女性的理想社交場域名單之內，例如從皇家學會成員詹姆士·布理奇於1697年至1702的社交活動記述中，我們即可看到他與妻子之間的差異。在布理奇詳實的紀錄中，咖啡館是他多次造訪的地點，但布理奇夫人卻始終未曾伴隨其右。於1697年10月1日的記述中，布理奇提到「我的妻子將我安置在湯姆咖啡館」，而布理奇夫人則有她自己的社交拜訪行程。在拜訪行程結束之後，布理奇夫人則回到咖啡館並和布理奇一同返家。此記述清楚地顯示

<sup>62</sup>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house*, 249.

出布理奇夫人視社交拜訪為其日常活動核心，而布理奇則視光顧咖啡館為其重要的生活樂趣。<sup>63</sup>

面對大多數中上階層女性不願造訪咖啡館的情況，如我們以「分隔領域」(separate spheres)理論，即認定女性被限定於家宅事務的參與或進行私人拜訪，而被男性排除於公共領域之外此論點作為解釋，似乎無法解答問題。從公共事務參與的角度來看，女性的角色顯然不在公共場域的中心位置；但從消費、休閒的角度考量，例如劇院、公園等公共場域的造訪，女性卻趨之若鶩。<sup>64</sup>從公共討論的功能看待咖啡館，的確能夠部份解釋咖啡館由男性所支配的現象。但從消遣娛樂之性質來看，咖啡館理應能夠吸引大多數中上階層女性登門光顧，而非呈現出前述所提之各種稀少特例。於此，值得深究的點即在於，似乎存在某些因素讓中上階層女性對於到訪咖啡館持保留態度。對此，我們或許可以從咖啡館裡下階層女性的角色來探討此現象形成的可能原因。

相對於中上階層女性，我們似乎更易於看到下階層女性現身於咖啡館。這群下階層女性多數是基於服務性質而出沒於咖啡館，例如販售新聞的「叫賣小販」(hawkers)。藉由各種新聞的收集與兜售，「叫賣小販」將來自四面八方的訊息散播至咖啡館，再經由咖啡客的閱讀與討論，形塑不

<sup>63</sup> 轉引自：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250. 另，關於中上階層女性的社交拜訪，參見：Susan Whyman, *Sociability and Power in Late Stuart England: The Cultural Worlds of the Verneys 1660-17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Ingrid H. Tague, *Women of Quality: Accepting and Contesting Ideals of Femininity in England, 1690-1760* (Woodbridge, Suffolk, U.K.; Rochester, N.Y.: Boydell Press, 2002), 182-183.

<sup>64</sup> Robert Shoemaker, *Gender in English Society, 1650-1850: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Sphere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8). Kathleen Wilson, *Island Race: Englishness, Empire and Gen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outledge, 2002), 40. Lawrence E. Klein, "Gender and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me Questions about Evidence and Analytic Procedu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1 (1995), 103.

同議題的論述。在復辟後的新聞文化發展中，這群「叫賣小販」的確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sup>65</sup>

相較於「叫賣小販」，下階層女性更多且更普遍地是以「女咖啡館主」(coffee-women)的角色出現在咖啡館。根據市政官員的統計，於1663年確有兩名「女咖啡館主」：康希爾區的寡婦柏曼(Widow Bowman)和法靈頓內(Farringdon-within)的寡婦艾倫(Widow Allen)。然而，實際開辦咖啡館的「女咖啡館主」卻不僅只於此，從當時的報章雜誌中的廣告、宣傳單能夠看到下列名單：1672年，安妮·布倫特(Anne Blunt)於加農街(Cannon Street)經營布倫特咖啡館(Blunt's Coffeeshouse)；1696至1712年，寡婦威爾斯(Widow Wells)於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經營威爾斯夫人咖啡館(Mrs Well's Coffeeshouse)；1712年，詹妮·曼(Jenny Man)是開在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上的詹妮·曼咖啡館(Jenny Man's Coffeeshouse)的主人；簡·拉德(Jane Rudd)曾是草料市場(Haymarket)裡寡婦拉德咖啡館(Widow Rudd's Coffeeshouse)的經營者；1739年，愛德華茲夫人(Mrs Edwards)先於聖殿門開辦丹尼爾咖啡館(Daniel's Coffeeshouse)，之後遷移至弗里特街經營愛德華咖啡館(Edward's Coffeeshouse)。<sup>66</sup>

儘管女性經營咖啡館的例子相當多見，然而「女咖啡館主」一詞卻是個令時人側目的名稱。與「啤酒屋女主人」(Alewife)相似，諸多「女咖啡館主」也將住家改建成營業場所，親自經營與接待顧客，同時為了招攬生意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由於深知咖啡客多為男性，部份「女咖啡館主」意識到，可以利用女店員的豔麗外表誘惑男性顧客上門。此時，部份咖啡館的正派經營形象逐漸轉變為「咖啡館妓院」的道德墮落形象。<sup>67</sup>對此，諷

<sup>65</sup> Paula Mcdowell, *The Women of Grub Street: Press, Politics, and Gender in the London Literary Marketplace 1678-1730* (Oxford [Englnad] : Clarendon Press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60, 84-85, 102-103, 60-61.

<sup>66</sup> 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127, 635-637, 625, 647, 188.

<sup>67</sup> James M. B. Alexander,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of London" (Ph. D. 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89), 136. OED, s. v. "coffee-woman." F. N.

刺作家湯姆·布朗(Tom Brown)於1702年評論道：

每一家咖啡館的裝飾既體現在門外亦體現在門內，外面是一盞精緻的玻璃燈，裡面是一位歡快且豔麗的女人，仔細觀察可以看到她的胴體。在咖啡館裡，懂門道的男人總是能找出一或兩個美麗的菲莉斯(Phyllis)，她會用含情脈脈的眼神邀請你進入她們煙霧繚繞的店裡，讓你迷失其中。<sup>68</sup>

前述關於咖啡館的描述顯示出，咖啡館裡美麗的女店員被眾多男性咖啡客追逐著，彷彿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引誘顧客逗留更長的時間。而此種危害社會風氣的現象亦被時人視作道德秩序的威脅，女店員誘惑人心的外表，將使咖啡客墮入道德腐敗的深淵之中。一份出版於1674年的文章即抱怨道：「允許俗艷或豐滿女子存在的咖啡館幾乎沒有一家適合消費者」。<sup>69</sup>

咖啡館裡美麗的女店員逐漸被登門光顧的咖啡客稱作「偶像」，並擁有眾多的男性傾慕者。於前文中，我們已看到在埃斯登寫給《旁觀者》的

---

Dabhoiwala, "Prostitution and Police in London" (Ph. D. diss., The Oxford University, 1995), 42. Peter Clark, *The English Alehouse: A Social History, 1200-1830*, 79. *The Complaint of all the she-traders in Rosemarylane, Black-Mary's-Hole, Ratcliff, Dog-and-Bitch-Yard, Moor-fields, and Petticoat-lane, against the city cheats, or the new coffee-houses, about Charing-Cross, Westminster, To the Tune of an Orange* ([London], printed by J. Wallis, between the Two Gateways going into White-Friars, [between 1682 and 1693]), [1].

<sup>68</sup> Tom Brown, *Amusements Serious and Comical, Calculated for the Meridian of London* (first published London, 1702) in *The Works of Mr. Thomas Brown. Serious and Comical, in Prose and Verse*, 4 vols (first edition 1707; 5<sup>th</sup> ed., London: Sam Briscoe, 1715), III, 71-72. 菲莉斯(Phyllis)一詞原指田園詩中的鄉村少女或情人常用的名字，此處則為女子的代稱。

<sup>69</sup> *The Mens Answer to the Womens Petition Against Coffee, Vindicating Their Own Performances, and the Vertues of that Liquour, from the Undeserved Aspersions lately cast upon them by their Scandalous Pamphlete* (London, n. p., 1674), [2], 3.



信中，提到了咖啡館「偶像」如何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緊接於此，埃斯登更細膩地分析道，對咖啡館這些「偶像」的愛慕不僅導致年輕人自殺、扭曲市場的運作，更嚴重的是，由於男人之間的爭風吃醋，進而「毒害了 (poisons)」那些「來此做生意與談論政治的人」之間的理性交談。埃斯登認為咖啡館「偶像」對於咖啡館社交場域是一種毒藥或者「老鼠藥」(Ratsbane)，讓講究理性、平和、愉悅的咖啡館談論氛圍面臨巨大衝擊。<sup>70</sup>除了埃斯登外，亦有衛道人士抱怨道，咖啡館「偶像」與男顧客之間明目張膽的調情(flirtation)亦讓「這群尤物(Creatures)被種種無益的恭維捧得不知天高地厚」，此外，「一群蒼蠅過份地諂媚，嘴裡不停叫著她們，讓她們自我膨脹，極度傲慢」，直到最後，咖啡館讓「莊重的男人和商人」敬而遠之，並成為「浪子和放蕩者的巢穴」。<sup>71</sup>

咖啡館「偶像」不僅讓眾多男性顧客們朝思暮想、又愛又妒，更讓他們掙脫了理性的束縛，爭先恐後地只為一睹「偶像」芳顏，並說上幾句輕佻放肆的耳語以獲得「偶像」的青睞。男性咖啡客之間不再互敬互重，言行舉止顯得放縱而不受約束，談論的話題更是從公共事務轉變成露骨的調情話語。下層女性不僅以「偶像」的角色入侵了以男性為主的咖啡館，以迷人的誘惑姿態讓男性咖啡客陷入溫柔鄉，同時也讓強調「內在道德」與「外在行為」合一的「斯文」哲學面臨嚴峻挑戰。

咖啡館與「性誘惑」、「性墮落」等不良社會風氣之間的聯繫漸趨緊密，<sup>72</sup>部份咖啡館成為「咖啡館妓院」甚至已是公開的秘密，<sup>73</sup>例如瑞士旅行家索緒爾(César de Saussure, 1705-1783)於其1720年的旅行見聞中即提

<sup>70</sup> *The Spectator*, No. 87 (9 June 1711), I, 371-372.

<sup>71</sup> Andrew Moreton, *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 (London: T. Warner; A. Dodd and E. Nutt, 1725), 21-22.

<sup>72</sup> 關於當代「性墮落」風氣的形成與發展，參見：Faramerz Dabhoiwala, "The pattern of sexual immorality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in *Londinopolis: Essays i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London*, Paul Griffiths and Mark S. R. Jenner, eds., (Manchester, U.K.;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c2000), 86-106.

<sup>73</sup> Faramerz Dabhoiwala, "The pattern of sexual immorality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93.

到，在諸多咖啡館裡「有著美麗、靈巧、穿著精緻且親切，但卻極具危險性的仙女(nymphs)在等著你」。而諷刺作家奈德·華德在其著作《倫敦間諜》(*The London Spy*, 1698)中亦提到，曾目睹兩名妓女出現在寡婦咖啡館的地下室裡。面對此惡劣情況，出版商約翰·丹頓在其創辦的《夜行者》期刊(*Night-Walker*, 1696-1697)中更是大聲疾呼應極力改善咖啡館中如此傷風敗俗的景象。<sup>74</sup>

然而，「咖啡館妓院」的猖獗態勢並無稍減，甚至某些經營「咖啡館妓院」的「女咖啡館主」的一生經歷，成為18世紀英格蘭小眾文學作品的主題，例如於1728年出版的短篇傳記《穿天鵝絨的女咖啡館主》(*The Velvet Coffee-woman*)，其故事主角即為當代著名妓女，安妮·洛克福德(Anne Rochford)。<sup>75</sup>而內容更加露骨、對話更加不堪入目的作品當屬「咖啡館妓院」經營者茉爾·金(Moll King)的生平傳記《茉爾·金的一生及其性格》(*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Moll King*, 1747)。位於柯芬園的金氏咖啡館(King's Coffeeshouse)總在夜半時分營業，登門光顧的咖啡客包括貴族、商人以至販夫走卒等各色人群，他們在此縱情聲色、恣意玩樂。為了掩人耳目，金與顧客之間亦有一套針對「交易過程」被稱作「閃語」(flash talk)的黑話(cant)，雙方以此確認相互身份、交易的地點與時間。由於用語隱晦難懂猶如學術用語，傳記作者更戲謔地將金氏咖啡館稱作「金氏學院」(King's College)以比擬咖啡館「便士大學」的稱號，或甚至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sup>76</sup>

<sup>74</sup> César de Saussure, *A Foreign View of England in the Reigns of George I & George II*, 164-165. Ned Ward, *The London-Spy Compleat, in Eighteen Parts*, 25-32.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shouse*, 251-252.

<sup>75</sup> *The Velvet Coffee-woman: or, the Life, Gallantries and Amours of the late famous Mrs Anne Rochford, etc.* (Westminster, printed for Simon Green, 1728).

<sup>76</sup> *The Life and and Character of Moll King, late mistress of King's Coffee-house in Covent-garden* (London, printed for W. Price, near the Sessions-House in the Old Bailey,

「閃語」的運用讓咖啡館充斥著下流、無恥、污穢的氣氛，將原本秩序井然、場面融洽的談論場域轉變為放蕩不羈的娛樂場所。各種階層的咖啡客們在此拋棄了道德紀律、擺脫了自我約束，言行舉止不再得體、合宜。而「咖啡館妓院」也在此背景下成為「斯文社會」中最徹底的顛覆。<sup>77</sup>

無論是咖啡館「偶像」的出現還是「咖啡館妓院」的猖獗，均為咖啡館文化帶來二重負面效應：一、每一位出現在咖啡館的女性都可能讓咖啡客們心生疑竇：她到底是正派經營的「女咖啡館主」、女服務員，還是「暗藏玄機」的咖啡館「偶像」、妓女？二、當男性咖啡客在「咖啡館妓院」嚐到甜頭，而於其他正派咖啡館裡產生上述惡劣疑問時，類似於前文中所提，「女咖啡館主」遭到男顧客言行騷擾的情況將層出不窮。而藉助這兩重負面效應，我們或許可以解釋，為何中上階層女性不願意時常光顧咖啡館：一、從階層面向而言，咖啡館裡的女性大多是下階層女性。二、從職業面向而言，咖啡館裡的女性不是「叫賣小販」、「女咖啡館主」，就是咖啡館「偶像」，甚至是妓女。三、從氛圍面向而言：中上階層女性擔心會遭受男性顧客的無禮騷擾和冒犯，為顧全名聲，她們寧可至劇院、公園，而非咖啡館。於上述各層面的累加影響之下，咖啡館即成為中上階層女性心中的社交場域黑名單。

根據上述，我們得知人際之間的「無禮」行為，即為中上階層女性拒絕到訪咖啡館的關鍵因素：在「咖啡館妓院」裡，咖啡館「偶像」引誘男性顧客，男性顧客則取悅咖啡館「偶像」；在正派咖啡館裡，男性顧客則可能騷擾「女咖啡館主」，進而影響中上階層女性的到訪意願。而在層層

---

[1747]).

<sup>77</sup> 關於「閃語」(flash talk)與「禮儀文化」之間的詳細分析，參見：Helen Berry, “Rethinking Polite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Moll King’s Coffee Hous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Flash Talk’”,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1 (2001), 65-81. Mark Ellis, “Coffee-women, ‘The Spectator’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in *Women, Writing and the Public Sphere, 1700-1830*, Elizabeth Eger, Charlotte Grant, Clíona Ó Gallchoir, Penny Warburton, eds.,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37.

的「無禮」因素摻雜下，我們看到「咖啡館妓院」成為咖啡館「無禮文化」形成的根源之一。

## 本章小結

受到當代社會風氣、政治、宗教等層面的影響，英格蘭咖啡館裡每一個「無禮」現象的背後均有其特殊的發展脈絡。在法國時尚潮流的影響下，「柔弱化」男性所顯示出的「虛榮」、「自私」、「自戀」與「冷漠」等特性，削弱了傳統英式男子氣概所強調的簡約、英勇與真誠。而由其所散播的「無神論」言論亦讓咖啡館的言論氣氛顯得過度自由而難以約束。在當代新聞文化的發展下，包括「八卦愛好者」、「咖啡館政客」等人群不僅為咖啡館帶來八卦、謠言等不實訊息，其聒噪、閒扯的談話方式，更讓「咖啡館論述」顯得膚淺且紊亂。而咖啡館文化所強調的包容性亦讓它成為了眾多怪異人士，包括「空想家」、「多話冗談者」、「嘲笑者」、「手勢談話者」、「歌唱者」與「吹口哨者」等人群的舞台，他們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於不經意間或以言語或以身體姿態的方式冒犯他人。咖啡館亦可能成為不同黨派、教派人士之間的競技場，於此展開激烈的謾罵與人身攻擊。最後，在「性墮落」的不良風氣之下，部份咖啡館淪為男性咖啡客享樂的「咖啡館妓院」，並充斥著各種放浪形骸的言行舉止，進而影響其他正派咖啡館的經營。

於上述的「無禮」現象中，我們看不到人際之間的相互敬重、得體且合宜的言行舉止。於此，咖啡館不再是一理性、平和、優雅且愉悅的談論處所，而是一充斥著謠言、謾罵與情色誘惑的失序場所。

## 結論

### 咖啡館文化的沒落

1877年，美國作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 1843-1916)在描述倫敦的公共娛樂場所(public diversions)時，驚訝地發現在這座城市裡竟然沒有任何形式的咖啡館社群。在此國際大都市裡，存在著「上千種形式的興趣、娛樂和歡快之事」，對那些「社會次等」(inferior sort)人士而言，酒吧是個不錯的選擇。然而，對於「社會上等」(better sort)人士而言，倫敦幾乎沒有什麼可供其娛樂休閒的處所。詹姆士回憶起他在法國巴黎時，那裡的咖啡館(café)就是「社會上等」人士的交流休憩之處，每座咖啡館都在人行道或石子路上安置小圓桌，「在法國、義大利、德國和西班牙，伯爵和伯爵夫人都能在石子路上散步，或在整排彩色路燈下野餐」。在歐洲，咖啡館為「高雅人士」(people of refinement)之間的人際社交提供了重要的公共場所。但在倫敦，卻沒有任何一位紳士願意「在自己的國度裡，邁步走進一間咖啡館，並在那裡入座」，因為走進咖啡館就意味著走進「各式各樣的參與(participations)、接觸(contacts)和關係(fellowships)」之中，而此「龍蛇雜處」的景況卻不為當代「社會上等」人士所喜。<sup>1</sup>然而，就在一個多世紀前，倫敦卻擁有世界上最繁榮的咖啡館社交圈。對此，我們要問的是，到底是什麼因素，讓咖啡館文化從繁盛走向衰落？

諸多學者將咖啡館文化的衰落歸因於「茶」的興起。早在1750年，英格蘭對於咖啡的需求即因為「茶」的大量飲用而開始衰落。咖啡與茶自17

---

<sup>1</sup> Henry James, "London at Midsummer" (1877), in *English Hours*, Leon Edel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90-91. 另，關於歐陸咖啡館文化的發展，參見：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203-206, 215-220. 王士文，〈當咖啡的香氣瀰漫在巴黎的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及發展〉。

世紀中期以來即一直為了爭奪英格蘭人的喜愛而相互競爭，並在1650年後的一個世紀裡，咖啡始終位居首位。於1750年之後，在茶葉貿易商的掌控與政府降低茶葉關稅的影響下，茶的價格開始下降、進口量開始提昇，並逐漸成為全民飲品。<sup>2</sup>然而，儘管於18世紀中期之後，茶在與咖啡的競爭中漸趨上風，咖啡逐漸失寵，但此因素顯然不足以充分解釋咖啡館文化為何沒落。

咖啡的販售是咖啡館文化建立的主要因素。的確，當希臘人羅西操著怪異口音、身穿地中海服飾，於1652年創建倫敦第一家咖啡館時，其唯一賣點就是那過去僅見於旅行見聞錄中的東方飲品。為了滿足「好奇」的心理以及受到咖啡療效的誘惑，英格蘭人紛紛來到羅西咖啡館「嚐鮮」一番，而咖啡狂熱亦逐漸席捲整個英格蘭，至17世紀末，倫敦的咖啡館已達上百家。然而，為了在激烈的飲品市場競爭中吸引顧客的注目，光是以咖啡作為經營特色顯然不夠，此時，咖啡館經營必須提供更多的服務以滿足顧客的需求。於是，除了基本的餐飲服務之外，從抽菸室、珍奇物品的收藏館、咖啡館拍賣會，以至成為當代新聞文化的中心，咖啡館藉由其多樣面貌的呈現，得以步步地融入時人的社會生活之中，成為時人的重要聚會場所，在此飲食、抽菸、觀展、買賣、閱讀和討論新聞，並進一步建立一種以對話和談論為基礎的人際社交關係。

咖啡館文化的發展以販售咖啡為始，然而讓此文化蓬勃發展的真正因素，卻是那充滿活力的咖啡館人際社交生活。與牛津咖啡館文化所呈現出的「排斥性」相異，倫敦咖啡館文化所強調的是「平等」、「多元」與「包容」等特性，歡迎各色人群的到訪以及各式議題的討論，並逐漸形塑一多采多姿的咖啡館社交圈。於此，除了「茶」的興起之外，我們也應從咖啡館社交生活的發展此面向切入解讀咖啡館文化為何沒落。

---

<sup>2</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208-211.

## 有禮與無禮

1659年的英格蘭時值政局動盪之際，關於國家政治體系的論辯逐漸席捲倫敦，咖啡館亦承此波瀾，逐漸成為政客聚集並談論政治局勢發展的重要處所。其中，由政論家哈靈頓於麥爾斯咖啡館所建立的「洛塔咖啡俱樂部」，卻在此紊亂、失序的論辯氛圍之中，建立起一套以「文雅」觀為基礎、講究理性與平和的社交談論方式。以哈靈頓為首的「菁英群體」將「文雅」觀帶進了咖啡館，並以「文雅」行為（合宜的服飾穿著、得體的言行舉止）的展現，建立相互之間的認同關係。然而，於「洛塔咖啡俱樂部」所施行的這一套「文雅」社交模式卻有其「排斥性」和「區隔性」。通過專業議題的討論及高昂會費的收取，「洛塔咖啡俱樂部」僅限「菁英群體」的參與，從而「文雅」社交模式的施行範圍也僅限於特定階層。

隨著1660年代之後倫敦咖啡館文化的蓬勃發展，「平等」、「多元」與「包容」等特性成為咖啡館文化的主流特性。咖啡館對於顧客的階層、身份、財富與學識等層面不再有所限制，只要付得起一便士的價格，人人都可以是咖啡館這座「便士大學」的座上賓。多元人群帶來多元議題，咖啡客們在「便士大學」裡藉由相互的討論與對話，習得眾多新奇或實用的知識。然而，咖啡館的「菁英」顧客群卻看到此現象下的隱憂：毫無規範的討論方式可能產生無益的知識以及爭辯的場面。於此，由「菁英群體」所形塑的「文雅」社交模式之內涵即需因應環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文雅」觀的實踐不僅是為了建立「菁英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同，亦是為了協調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將咖啡館的社交談論方式引導至理性、平和且愉悅的氛圍之中。

而針對上述我們也已看到，無論是「雅士」群體還是「才子」群體，兩者都試圖在各色人群混雜的咖啡館中，建立起專屬於自身的「文雅」社交模式，並藉以鞏固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同。而由前述「菁英群體」所展現的「文雅」行為也成為其他群體的仿倣對象，不僅逐漸形成格林伍德「咖

啡館規則」中所體現的行為潛規則（「互相尊重」、「互不冒犯」），亦逐漸將咖啡館轉變成《為咖啡館辯護》一文中所稱許的「文雅學院」。

整體而言，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發展可說是一段逐步規範、約束及調整咖啡客言行舉止的過程。而由艾迪生與斯蒂爾所編撰的《閒談者》與《旁觀者》即集此文化之大成，並將其推廣至整個社會。於18世紀初期，倫敦作為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和咖啡館最為流行的城市開始享譽整個歐洲。咖啡館作為倫敦城市生活的象徵，已於此時完全融入了時人的社交生活之中。艾迪生與斯蒂爾在期刊中，對咖啡館文化所展現的旺盛活力及其理性、愉悅的社交模式，表達了最真摯的熱愛，並以此地作為他們孕育和推動「斯文」哲學的重要場域。「斯文」哲學以「文雅」觀為基礎，其目的在於重建「外在行為」和「內在道德」之間的聯結，強調個體的「內外合一」。「斯文」哲學同時亦注重「外在行為」的「簡約」與「自然」，並極力批判「奢侈」與「虛偽」。在「斯文」哲學的框架之下，以德高望重的咖啡客尤柏勒斯為範例，艾迪生與斯蒂爾將咖啡館打造成英格蘭「禮儀文化」發展的重鎮，而時人亦受到《閒談者》與《旁觀者》期刊的影響，對於自身的「外在行為」和「內在道德」的規範和約束更甚以往。於此，由每一個「內外合一」的個體所組成的「斯文」咖啡館即成為當代社交生活的理想模範。

儘管咖啡館「禮儀文化」所呈現的面貌是如此美好，我們卻亦能從當代對於咖啡館文化的描述中，看到咖啡館「無禮」文化所呈現出的醜陋面貌。受到當代社會風氣、政治、宗教等層面的影響，英格蘭咖啡館裡每一個「無禮」現象的背後均有其特殊的發展脈絡，而從此也顯示出，咖啡館文化與外在世界之間的相互聯結與影響。從深受法國時尚潮流的「柔弱化」男性、熱衷追求新聞的「八卦愛好者」，到不顧慮他人感受的言行「冒犯者」與政教「衝突者」，以至放蕩、墮落的「咖啡館妓院」，無論是從「外在行為」還是從「內在道德」的面向考量，前述每一種「無禮」文化均對



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建構產生巨大的破壞與衝擊。

然而，藉助當代對於咖啡館「無禮」文化的各種嚴厲批判，我們不僅能夠印證咖啡館「禮儀文化」的影響性已深入人心，亦能從中歸納出相較於格林伍德的「咖啡館規則」，更為細部的咖啡館「禮儀」規範：

一、「內在道德」的穩固：由於咖啡館是個由「男性」所宰制的場域，咖啡客為維持其固有的「男子氣概」，就需避免像個「柔弱化」男性那樣，顯露出女性特有的「虛榮」、「自私」、「自戀」與「冷漠」等特性，而應該像個傳統英式男子，例如尤柏勒斯那般，「無私」、「簡樸」且「真誠」，與他人坦蕩交流並積極參與公眾事務。此外，咖啡客亦須避免受到咖啡館「偶像」、「妓女的「毒害」，而不致墜入「性墮落」的深淵之中。

二、「外在行為」的建構：咖啡館理性、平和且愉悅的談論氛圍，建基在「談論的內容」與「相處的方式」兩個層面之上。就前者而言，咖啡客應避免談論政教鬥爭等敏感議題以及未經證實的謠言、八卦。而於後者，基於「互敬互重」原則，咖啡客不僅需對自身有所控制和約束，亦須觀察他人的反應，調整自身的各種言行舉止，進而達到不冒犯他人、不與他人起衝突之理想氛圍。

咖啡館「無禮文化」所體現的是各種違反「禮儀」規範的人群及其言行舉止，而當代針對「無禮文化」所提出的各種嚴厲批判，則可視作是對這些人群的「排斥」與「驅離」。在咖啡館「禮儀文化」的框架中，只有「有禮」之人才是理想的咖啡館顧客，而「柔弱化」男性、「八卦愛好者」與「造謠者」、「冒犯者」與「衝突者」以及身陷「性誘惑」之中的男男女女們，均應被剔除出咖啡館的社交圈外。然而，當前述想法逐漸深入人心時，咖啡館社交文化的生命力卻開始從旺盛走向衰落。

咖啡館社交文化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其核心因素即在於其「自由」、「平等」與「包容」等特性的展現，不加區別地讓各色人群參與其中，相互交流與激盪，營造咖啡館文化的多元風貌，進而吸引更多人到此共襄盛舉。但在「禮儀文化」影響下，「無禮」的言行舉止被約束、「無禮」的議題被禁止，最後，「無禮」的人群被「有禮」之人所「排斥」。而當咖啡館

只剩下「有禮」之人時，儘管談論氛圍顯得理性、平和且愉悅，但也顯得過於單調而吸引力不足。而當孕育社交文化的多元特性逐步消失時，咖啡館的社交文化亦隨之逐漸萎縮。

18世紀中期後，隨著飲茶文化的興起，吸引咖啡客到來的多元服務也逐漸為人所熟悉，而不再能夠引起世人的「好奇」，甚至連咖啡館引以為傲的社交文化亦由盛轉衰時，咖啡館文化也終難避免走向沒落。於18世紀末期的倫敦，包括作家詹姆士·博斯威爾(James Boswell, 1740-1795)與學者賀拉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 1717-1797)等「有禮」紳士們，依舊經常出入咖啡館，在那裡閱讀報紙，與朋友聚會以及了解城市的最新動態。然而，當他們在描述造訪咖啡館的經歷時，所顯露出的語氣已不再如18世紀初期的「旁觀者先生」那般，表現出對咖啡館社交生活的癡迷與激動。<sup>3</sup>咖啡館社交文化的蓬勃生機不再，連遠道而來的德國旅客也不禁惋惜道，在咖啡館裡「普遍瀰漫著一種非常講究儀節(decorous)的平和(stillness)與沉默(silence)。每一個人都只跟坐在自己身旁的人輕聲細語地說話。大多數顧客都在閱讀報紙，沒有任何一個人在打擾別人」。<sup>4</sup>

18、19世紀之交，咖啡館社交文化的輝煌時期宣告終結。儘管咖啡館於19世紀並沒有完全消失，然而，咖啡館卻於此時開始走向分化的局面，一為以「社會上等」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私人俱樂部，一為以一般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咖啡館、咖啡攤(coffee stalls)或咖啡吧(coffee taverns)。前者以制定各種嚴格的「排斥性」規則，禁止非俱樂部會員進入其社交圈，進而讓「有禮」紳士們能在此進行理性、平和且愉悅的談論。而後者則是

<sup>3</sup> James Boswell, *Boswell's London Journal 1762-1763*, ed. Frederick A. Pottle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50), 74-76. Horace Walpole, *Correspondence*, ed. W. S. Lew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7-1983), IX, 7; XXXIX, 108.

<sup>4</sup> Charles P. Moritz, *Travels, Chiefly on Foot, through Several parts of England, in 1782* (London: G. G. and J. Robinson, 1795), 92-93.

眾多「社會次等」人士的日常聚會處。根據歷史學者伊恩·麥克卡爾曼(Iain McCalman)針對1790至1830年間的激進地下組織(ultra-radical underground)所作的研究，這些團體在咖啡館裡組織了一個飲宴政治俱樂部(convivial political club)，在此閱讀、唱歌、爭論，進而吸引了大批革命者(ravolutionaries)、手工業者和商人前來觀看。此外，座落於克勤肯維爾·格林街(Clerkenwell Green)上的倫特咖啡館(Lunt's Coffeeshouse)裡，亦有一個名為「英國論壇」(British Forum)的地下組織每週舉行五次集會，在能言善道的理髮師約翰·蓋爾·瓊斯(John Gale Jones, 1769-1838)的領導下，組織成員們在此滿腔熱血地談論農業改革、廢除奴隸制(slavery)、無神論與共和國運動。與紳士俱樂部相異，在這些地下組織所聚集的咖啡館裡，談論的議題不再受到限制、談論的方式亦不再受到約束。<sup>5</sup>

咖啡館文化走向分化的局面也形同宣告，於安妮女王(Ane, Queen of Great Britan, r. 1702-1714)統治時期達致頂峰、馳名世界的咖啡館社交文化不復存在。在倫敦，由於房地產的壓力迫使所有著名的咖啡館於19世紀中期紛紛倒閉拆除。一位退休的炒股人於1845年評論道，咖啡館的衰敗現象早從1815年左右就已開始，當時倫敦市區的商人紛紛遷出市區，因此將市區轉變為工作場所，而市區的住房則留給員工或窮人居住。這位炒股人認為，這種變遷對咖啡館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咖啡館變得相當安靜，沒有人聊天，而且在上班前後都空空如也、門可羅雀。<sup>6</sup>最後，曾經名震當世的蓋爾威咖啡館於1873年被拆除時，當時報紙中描述此事件為都市生活中一個里程碑的消逝。<sup>7</sup>

<sup>5</sup> 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116-143. Iain McCalman, "Ultra-radicalism and convivial debating-clubs in London, 1795-1838",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2 (1987), 309-333. Iain McCalman, *Radical Underworld: Prophets, Revolutionaries and Pornographers in London, 1795-18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195-198.

<sup>6</sup> *The City; or, the Physiology of London Business; with Sketches on 'Change and the coffee houses* (London: Baily Brothers, 1845).

<sup>7</sup>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215.

## 美好往昔

面對盛極一時的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的沒落，許多人都表達了惋惜之情。早在1817年，英格蘭作家以撒·迪斯萊利就已指出咖啡館的衰落：

經常去咖啡館的習慣在我們的記憶當中就已經開始衰落，因為上層社會機構(institutions of a higher character)和社會本身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發展非常迅速。但咖啡館依然是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民眾公共聚會的地方。商人、作家和上流人士都有各自的咖啡館。<sup>8</sup>

而迪斯萊利自己就曾是聖詹姆士咖啡館的常客。當他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研究咖啡館的歷史時，他就意識到咖啡館文化的消逝是一個重大轉變。到了19世紀中期，人們也開始表達對《旁觀者》期刊所形塑的咖啡館社交模式之懷舊情愫，例如評論家李·亨特(Leigh Hunt, 1784-1859)就曾以「哈利·哈內孔」(Harry Honeycombe)為筆名，陳述其對《旁觀者》的懷念。亨特在《新月刊雜誌》(*New Monthly Magazine*, 1826)中撰文指出：「每當我經過柯芬園時，我都會想起那些古老的咖啡館和已逝的才子們，因此每當我經過這裡的時候，我的心裡都很沈痛，因為我深知，此時此地，已經沒有了這樣的聚會處所，已經沒有一家類似的咖啡館能達到他們的品位」。亨特亦抱怨道，現今「社會」在教堂的長凳上聚會或在劇院包廂裡見面，但這兩個地方對他來說都僅是一種禁閉的處所。他非常懷念過往的咖啡館，在那裡「環境更人性化，更加開放，各種言論都可以在此發表」，而且在此「很可能會產生相互間的不愉快，但人們總是總是受到自我的約

---

<sup>8</sup> Issac D'Israeli, 'Introduction of Tea, Coffee and Chocolate', *Curiosity of Literature*, III, 378.

束，使自己的行為得體」。<sup>9</sup>

我們從亨特的言論中發現，當咖啡館社交文化於19世紀逐漸從當代社會生活退出之後，它反而獲得了一種嶄新意義，變成了一段美好的記憶、歷史與神話。於19世紀之後，每當歷史學家，諸如麥考萊、廷布斯、卡路、薛利、羅賓森、喬治·崔衛林、艾利斯等學者，開始懷念「往昔倫敦」的社交生活時，由《旁觀者》期刊所形塑的咖啡館文化樣貌即為他們提供了一幅這時期的生動場景：一個溫暖、舒適的聚會處所，這裡的顧客舉止得體合宜、言辭條理分明，於此既沒有派系之爭，亦沒有政治衝突。此外，對這些學者而言，在咖啡館裡亦可以發現英國憲法中一些根本原則的起源，特別是「人生而平等」(egalitarianism)、「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和「良知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等思想的萌芽。於此，咖啡館轉變成為英格蘭政治領域中「自由觀念」的理想象徵符號。而前述理想亦體現於20世紀後半期一批享有盛譽、擁有極大影響力的理論家，諸如哈柏瑪斯、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和彼得·斯戴萊巴萊士(Peter Stallybrass)等人的著作中。<sup>10</sup>

然而，當上述的專家、學者們在稱讚咖啡館所展現的「禮儀」樣貌時，他們忽略了咖啡館「無禮」文化的發展，而當他們在頌揚咖啡館所呈現的「平等」、「自由」與「包容」時，卻又輕忽了咖啡館「禮儀文化」對於「言論議題」與「言說方式」的各種限制與約束。整體而言，咖啡館「禮儀文化」的發展不僅是一段以「有禮」與「無禮」共存的現象為始，以「有禮」的美好樣貌為終的歷史，亦是一段逐步約束、控制、調整咖啡客言行舉止、不斷「排斥」和「區隔」「無禮」之人，最後扼殺了咖啡館社交文化生命力的歷史。

<sup>9</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208.

<sup>10</sup>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理查·桑內特，《再會吧！公共人》。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Peter Stallybrass and Allon White,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1888年，一位倫敦商人這樣寫道：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大眾文學作品總是反覆描述咖啡館，然而咖啡館的黃金時代已經永遠地終結了。不管是因為與我們的先輩相比，我們缺乏情趣，或我們更加「排他」(exclusive)，也不論是因為在這樣一個進步的時代裡，時間總是不夠用，更別提像他們那樣從事這些慵散的娛樂活動——不管是什麼原因，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19世紀的人們並不像他們的祖父那樣在咖啡館裡流連忘返。<sup>11</sup>

咖啡館社交文化的燦爛時代終結了。雖然我們於21世紀的今日，依然可以走出家門，走進滿佈城市街頭的星巴克(Starbucks)<sup>12</sup>點一杯溫熱的咖啡，並在入座角落的小桌後細細品嚐一番，但往昔那種集體談論、交流的咖啡館樣貌卻已成為往昔的美好記憶。

<sup>11</sup> 轉引自：Markman Ellis,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215.

<sup>12</sup> 星巴克(Starbucks)是美國一家連鎖咖啡公司的名稱，於1971年成立，為全球最大的咖啡連鎖店，其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參見：Antony Clayton,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172-175.

## 參考書目

### 史料

### 期刊

1. *City and Countrey Mercury*, 33 issues. 1667.
2. *Female Tatler* (1709-1710), Fidelis Morgan, ed. Dent, 1992.
3. *The Guardian* (1713), John Calhoun Stephens, ed. Lexington, Ky. :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c1982.
4. *The Spectator* (1711-1712, 1714), Donald F. Bond, ed., 5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1965.
5. *The Tatler* (1709-1711), Donald F. Bond, ed., 3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1987.

### 書籍、文章

1. 'Letter from a French gentleman in London to his friend in Paris...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Will's Coffeehouse, and of the Toasting and Kit-Kat-Clubs. Made English', in *Letters of Wit, Politicks, and Morality. Written originally in Italian, by the famous Cardinal Bentivoglio; in Spanish by the Honoyrable H-H-Esq; Tho. Cheek, Esq; Mr. Savage. Mr. Boyer &c. To Which is added a large collection of original letters of Love and Friendship*, ed. Abel Boyer. London: J. Hartley, W. Turner, and Tho. Hodgson, 1701, 215-224.
2. *A Collection of the Statutes at large, Now in Force*, 2 vols. London: Assigns of John bill and Christopher Barker, 1667.
3. Anon.,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Excellent Vertues of that Sober and Wholesome Drink, called Coffee, and its incomparable effects in preventing or curing most diseases incident to humane bodies*. London, printed for Paul Greenwood and are to be sold at the sign of Coffee-mill and Tobacco-Roll in Cloath-fair near West-Smithfoeld who selleth the best Arabian Coffee-Powder and Chocolate, made in Cake or in Roll, after the Spanish Fashion, &c., 1674.
4. Anon., *An Essay in Defense of the Female Sex* (1696). Source Book Press reprint, New York: 1970.

5. Anon., *Coffee-houses Vindicated in answer to the late published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asserting from Reason, Experience, and good Authours, the Excellent Use and Physical Vertues of that Liquor. With the grand Conveniency of such civil places of Resort and Ingenious Conversation*. London: J. Lock for J. Clarke, 1673.
6. Anon., *Humours and Conversation of the Town*. R. Bentley, 1693.
7. Anon., *Letter from the Quidnunc's at St. James Coffee-House and the Mall*. London. Dublin: 1724.
8. Anon., *Remarques on the Humours and Conversation of the Town*. Allan Banks, 1673.
9. Anon., *The Censure of the Rota Upon Mr Miltons Book*. London: Paul Giddy, Printer to the Rota, at the sign of the Windmill in Turne-Again Lane, 1660.
10. Anon., *The Country Gentlemen's Vade Mecum: or his Companion for the Town*. John Harris, London: 1699.
11. Anon., *The School of Politicks: or The Humours of a CoffeeHouse. A Poem*. Licensed, Apr. 15. 1690. London, R. Baldwin, 1690, [4].
12. Anon., *A Broad-side against Coffee; or, the Marriage of t he Turk*. London: J.L., 1672.
13. Anon., *A Cup of Coffee: or, Coffee in its Colours*. London: n.p., 1663.
14. Anon., *Coffee-houses Vindicated in answer to the published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asserting from Reason, Experience, and good Authours, the Excellent Use and Physical Vertues of that Liquor. With The grand Conveniency of such civil placers of Resort and Ingenious Conversation*. London: J. Lock for J. Clarke, 1673.
15. Anon., *News from the Coffe-House; In which it is shewn their several sorts of Passions, Containing News from all our Neighbours Nations. A poem*. London: E. Crowch for Thomas Vere, 1667.
16. Anon.,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with the symptomes of a town-wit. With Allowance, April 11<sup>th</sup> 1673*. London: Jonathan Edwin, 1673, [2].
17. Anon.,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Where is Contained a Description of the Persons usually frequenting it, with their Discourse and Humors, As also, The Admirable Vertues of Coffee. By an Eye and Ear Witness*. [London]: n.p., 1665, [2].
18. Aubrey, John. *Brief Lives*. ed. Richard W. Barber. New York: Boydell & Brewer, 1982.
19. Boswell, James. *Boswell's London Journal 1762-1763*, ed. Frederick A. Pottle.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50.
20. Boswell, James.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ed. R.W. Chapm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1. Boyer, Abel. *English Theophrastus*, 3<sup>rd</sup> ed. 1702; reprint, Bernard Lintott, 1708.
22. Bradley, Richard. *The Virtue and the Use of Coffee, with Regard to the Plague,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tempers*. London: Eman. Matthews and W. Mears, 1721.



23. Brown, Tom. *Amusements Serious and Comical, Calculated for the Meridian of London* (first published London, 1702) in *The Works of Mr. Thomas Brown. Serious and Comical, in Prose and Verse*, 4 vols. First edition 1707; 5<sup>th</sup> ed., London: Sam Briscoe, 1715.
24. Butler, Samuel. *Characters*, Charles W. Daces, ed. Cleveland: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70.
25. Castiglione, Baldassar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Trans. Charles S. Singleton. Daniel Javitch, ed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2.
26. D'Aulnoy, *Momoirs of the Court of England*, 2 parts. J. Woodward, 1708.
27. Defoe, Daniel. *Compleat English Tradesman*. 1726, reprint, Gloucester: Alan Sutton, 1987.
28. Defoe, Daniel. *Vindication of the Press*. T. Walker, 1718.
29. D'Israeli, Issac. *Curiosity of Literature*. 3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30. Douglas, James, *A supplement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ffee-Tree*, lately published by Dr. Douglas. London: Thomas Woodward, 1727.
31. Edel, Leon. ed., *English Hou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s, 1981.
32. Ellis, Markman. ed., *Eighteenth-Century Coffee-House Culture*. 4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33. Flecknoe, Richard. *Seventy Eight Characters of so many Vertuous and Vitious Persons*. London: Printed for publick use, 1677.
34. Fleckone, Richard. *Treatise of the Sports of Wit*. Simon Neals, 1675.
35. Garraway, Thomas. *An exact description of the grovvth, quality, and vertues of the leaf tea*. S.l. :s.n.1660?.
36. Guazzo, Stefano. *The Civile Conversation of M. Steeven Guazzo*, trans. George Pettie and Bartholomew Young. London, 1586.
37. Harrington, James.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 J. G. A. Pocock,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8. Harrington, James. *The Rota, or, A Model of a Free-State or equall Common-wealth: once purposed and debated in brief, and to be again more at large proposed to, and debated by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of ingenious Gentlemen*. London: John Starkey, 1660.
39. Hewitson, Anthony. ed., *Diary of Thomas Bellingham, An Officer Under William III*. Preston: George Toulmin & Sons, 1908.
40. Hooke, Robert. "Diary" (November 1688-10 March 1690; 5 December 1692-8 August 1693) in *Early Science in Oxford*. R. T. Gunther, ed., vol. 10 (oxford, 1935), 69-265.
41. Hooke, Robert. *The Diary of Robert Hooke, 1672-1680*, Henry W. Robinson and Walter Adams, ed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35.
42. Houghton, John. 'A discourse of Coffe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21:256 (September, 1699), 311-317.
43. Johnson, Samuel.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W. Strahan, 1755.

44. Johnson, Samuel.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3 Vols.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5. Jonson, Ben. *Ben Jonson*, ed. Ian Donalds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6. Karl Ludwig, Baron de Pöllnitz. *The Memoirs of Charles-Lewis, Baron de Pöllnitz*, 2 Vols. London: Daniel Browne, 1737.
47. Lavender, *Theophilus Travels of certain into Africa, Asia, Troy, Bythinia, Thracia and to the Black Sea*. London: Th. Haveland for W. Aspley, 1609.
48. Lithgow, William. *The Totall Discourse, Of the Rare Adventures, and Painefull Pergrinations of long nineteen Travayles*. London: Nicholas Okes, 1632.
49. Longe, Julia G. ed., *Martha Lady Giffard: Her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1664-1722) A Sequel to the Letters of Dorothy Osborne*. Geprge Allen, 1911.
50. M.p., *A Character of Coffee and the Coffee-Houses*. London: John Starkey, 1661, [2].
51. Magalotti, Lorenzo. *Lorenzo Magalotti at the court of Charles II: his Relazione d'Inghilterra of 1668*.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 Press, 1980.
52. Miége, Guy. *The New State of Enhland*, 3<sup>rd</sup> edition. London: R. Clavel, H. Mortlock, and J. Robinson, 1699.
53. Moreton, Andrew. *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 London: T. Warner; A. Dodd and E. Nutt, 1725.
54. Moritz, Charles P., *Travels, Chiefly on Foot, through Several parts of England, in 1782*. London: G. G. and J. Robinson, 1795.
55. Murphy, Arthur. '[Proposal for a Female Coffee-House] Numb. 15 January 5, 1754, 85-90, in *The Gray's Inn Journal*. By Charles Ranger. London, printed by W. Faden and J. Bouquet, [1753-1754], 52v.
56. Peacham, Henry. *The Compleat Gentleman*. London: Printed [by John Legat] for Francis Constable, and are to bee sold at his shoppe in Pauls Church-yard, at the signe of the Crane, 1634.
57. Pepys, Samuel.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a Selection*. Robert Latham and William Matthews, ed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58. Rosee, Pasqua. *The Vertue of the Coffee Drink. First Publiqfuely Made and Sold in England*, by Pasqua Rosee. London: s.n.1675?.
59. Ruge, Thomas. *The Diurnal of Thomas Rugg: 1659-1661*, William L. Sachse, ed., Camden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91. November 1659; London, 1961.
60. Salter, James. *A Catalogue of the rarities to be seen at Don Saltero's Coffee-house in Chelsea. To which is added, a compleat list of the donors therof*. London: printed by Tho. Eldin, 1729.

61. Saussure, César de. *A Foreign View of England in the Reigns of George I & George II*. written 1729, first ed: London: John Murray, 1902.
62. Soulligné, De. *Old Roman and London Compared*,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J. Harding, 1710.
63. Spence, Joseph. *Anecdotes, Observations, and Characters, of Books and Men: Collected from the Conversation of Mr. Pope and other Eminent Persons of His Time*. ed. Samuel Weller Singer. John Russell Smith, London, 1858.
64. Sydsferfe, Thomas. *Tarugo's Wiles: or the Coffee-House. A Comedy. As it was acted at his Highness's The Duke of York's Theatre*. London: Henry Herringman, 1688), [8].
65. Symson, *Farther Essay Relating to the Female Sex*. A. Roper, 1696.
66. T. O., *True Character of a Town Beau*. Randal Taylor, 1692.
67. *The City; or, the Physiology of London Business; with Sketches on 'Change and the coffee houses*. London: Baily Brothers, 1845.
68. *The Complaint of all the she-traders in Rosemarylane, Black-Mary's-Hole, Ratcliff, Dog-and-Bitch-Yard, Moor-fields, and Petticoat-lane, against the city cheats, or the new coffee-houses, about Charing-Cross, Westminster, To the Tune of an Orange*. [London], printed by J. Wallis, between the Two Gateways going into White-Friars, [between 1682 and 1693].
69. *The Life and and Character of Moll King, late mistress of King's Coffee-house in Covent-garden*. London printed for W. Price, near the Sessions-House in the Old Baily, [1747].
70. *The Mens Answer to the Womens Petition Against Coffee, Vindicating Their Own Performances, and the Vertues of that Liquour, form the Undeserved Aspersion lately cast upon them by their Scandalous Pamphetele*. London, n. p., 1674, [2].
71. *The Nature of the Drink Kauhi, or Coffee, and the Berry of Which it is made, Described by an Arabian Phisitian* [Antaki, Dawud ibn 'Umar], trans. by Edward Pococke. Oxford, Henry Hall, 1659.
72. *The New Bath guide; or useful pocket companion*, new ed. Bath: R. Cruttwell, 1799.
73. *The Velvet Coffee-woman: or, the Life, Gallantries and Amours of the late famous Mrs Anne Rochford, etc*. Westminster printed for Simon Green, 1728.
74. Theobald, Lewis. 'No. 61: Coffee-House Humours Exposed (Tuesday, March 12)', *The Censor*, 3 Vols. London: Jonas Brown, 1717.
75. Toland, John.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John Toland*, 2 vols. J. Peele, 1726.
76. W. R. of Gray's Inn, Esq. [Walter Rumsey], *Organon Salutis. An Instrument to Cleanse the Stomach. As also divers new Experiments of the virtue of Tobacco and Coffee: How much they conduce to preserve humane health*. London: R. Hodgkinsonne for D. Pakeman, 1657.
77. Walpole, Horace. *Correspondence*, ed. W. S. Lewi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7-1983.
78. Ward, Edward. *Vulgus Britannicus: or, the British Hudibras*. London: James Woodward

- and John Morpew, 1710.
79. Ward, Ned. *The London-Spy Compleat*, in Eighteen Parts. 2<sup>nd</sup> ed. London: J. How, 1704.
80. Wood, Anthony à. *The Life of Anthony à Wood from the year 1632 to 1672*. Thomas Hearne, ed. 1772.
81. Woodward, Josiah. *An Account of the Societies for Reformation of Manners*. London: 1699.
82. Woolnoth. *The Coffee Scuffle Occasioned by a Contest Between a Learned Knight, and a Pitifull Pedagogue.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 London [sic], Printed and are to be sold at the Latine Coffee House near the Stocks, 1662.

### 專書

1. Allen, Robert Joseph. *The Clubs of Augustan Lond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2. Allibone, T. E., *The Royal Society and Its Dining Club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6.
3. Apperson, G. L., *The Social History of Smoking*. London: Echo Library, 2006.
4. Arditì, Jorge. *A Genealogy of Manners: Transformat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France and England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1998.
5. Ashton, John. *Social Life in the Reign of Queen Anne: Taken from Original Sources*. [Boston, Mass.] :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c2005.
6. Barker, Hannah and Elaine Chalus, eds., *Gen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Roles, Represent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London;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c1997.
7. Barker-Benfield, G. J., *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 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8. Benedict, Barbara M., *Curiosity: A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9. Berry, Helen. *Gender, Society, and Print Culture in Late Stuart England: the Cultural World of the Athenian Mercury*. Burlington, Vt.: Ashgate, c2003.
10. Borsay, Peter.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Provincial Town 1660-1770*. Oxford: Clarendon, 1989.
11. Brandon, David. *Life in a 17th-century Coffee Shop*. Stroud [England]: Sutton Publishing, 2007.
12. Brauer, George C., *The Education of a Gentleman: Theories of Gentlemanly Education in England, 1660-1775*.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9.
13. Bryson, Anna.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 Burke, Peter, Brian Harrison and Paul Slack, eds., *Civil Histories: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Keith Thomas*.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 Burke, Peter.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1993.
  16. Calhoun, Craig.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1992.
  17. Callow, Edward. *Old London Tavern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Reminiscent,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Coffee Houses, Clubs, Etc.* London: Downey, 1899.
  18. Carré, Jacques. ed., *The Crisis of Courtesy: Studies in the Conduct-Book in Britain, 1600-1900*. Leiden,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E.J. Brill, 1994.
  19. Carter, Philip.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Britain, 1660-1800*. Harlow, Essex, England: Longman, 2001.
  20. Chartier, Roger.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 J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1997.
  21. Chartier, Rog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 Clark, Peter.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The Origins of an Association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Clark, Peter. *The English Alehouse: A Social History 1200-1830*. London: Longman, 1983.
  24. Clayton, Antony. *London's Coffee Houses: a Stimulating Story*. London: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2003.
  25. Clayton, Tim. *The English Print: 1688-1802*.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1997.
  26. Clery, E.J. *The Feminization Deb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iterature, Commerce and Lux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27. Cohen, Michèle. *Fashioning Masculin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Languag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8. Cowan, Bri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shous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5.
  29. Coward, Barry. ed., *A companion to Stuart Britain*.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 2003.
  30. Coward, Barry.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50-1750*.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8.
  31. Daston, Lorraine and Katherine Park.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 New York: Zone Books; Cambridge, Mass.: Distributed by the MIT Press, 1998.
  32. Dawson, Mark Stanley. *Gentility and the Comic Theatre of Late Stuart London*.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2005.
  33. Dean, Ann C., *The Talk of the Town: Figurative Publ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c2007.
  34. Eagleton, Terry.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5.
  35. Earle, Peter.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 London, 1660-173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6. Eger, Elizabeth, Charlotte Grant, Clóna Ó Gallchoir, Penny Warburton, eds., *Women, Writing and the Public Sphere, 1700-1830*.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7. Elias, Norbert. *On Civilization, Power, and Knowledge: Selected Writings*, eds. Stephen Mennell and Johan Goussbl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8. Elias, 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39. Elias, 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Power and Civility*,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40. Ellis, Aytoun.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 Secker & Warburg, 1956.
  41. Ellis, Markman. *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Phoenix, 2005.
  42. Fox, Adam.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17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3. France, Peter. *Politeness and Its Discontents: Problems in French Classic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4. Fraser, Peter. *Intelligence of the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Monopoly of Licensed News, 1660-16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45. Gill, Catie. ed., *Theatre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650-1737: From Leviathan to Licensing Act*. Burlington, Vt.: Ashgate, c2010.
  46. Gilmour, Ian. *Riot, Risings and Revolution: Governance and Viol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Hutchinson, 1992.
  47. Ginzburg, Carlo.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48. Goffman, Erving.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49. Grassby, Richr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0. Griffiths, Paul and Mark S. R. Jenner, eds., *Londinopolis: Essays i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London*. Manchester, U.K.;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c2000.
  51. Habermas, Jürgen. Burger, Thomas. Lawrence, Frederick. tran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52. Hallett, Mark. *The Spectacle of Difference: Graphic Satire in the Age of Hogarth*. Yale Uni-

- 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1999.
53. Hanson, Craig Ashley. *The English virtuoso: Art, Medicine, and Antiquarianism in the Age of Empir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54. Harris, Bob.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Press: Britain and France, 1620-180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55. Harris, Tim. *London Crowd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Propaganda and Politics from the Restoration Until the Exclusion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56. Hattox, Ralph S.,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the Origins of a Social Beverage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c1985.
57. Heise, Ulla.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West Chester, Pa.: Schiffer Pub., c1987.
58. Hitchcock, Tim and Michèle Cohen, eds., *English Masculinities, 1660-1800*.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9.
59. Hollis, Leo. *London Rising: The Men Who Made Modern London*. New York: Walker & Co.: Distributed to the trade by Macmillan, 2008.
60. Hunter, Michael.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1. Hunter, Michael. *Science and the Shape of Orthodoxy: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Britain*.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1995.
62. Jardine, Nicholas, James A. Secord and Emma C.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3. Johns, Adrian.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64. Ketcham, Michael G., *Transparent Designs: Reading, Performance, and Form in the Spectator Papers*.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c1985.
65. Klein, Lawrence E.,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6. Knights, Mark.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Later Stuart Britain: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culture*.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05.
67. Kuchta, David. *The Three-Piece Suit and Modern Masculinity: England, 1550-185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2002.
68. Lake, Peter and Steven Pincus,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nchester [Engl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c2007.
69. Langford, Paul. e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0. Langford, Paul. *Englishness Identified: Manners and Character, 1650-1850*.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1. Lillywhite, Bryant. *London Coffee Houses: 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G. Allen and Unwin, 1963.

72. Loveman, Kate. *Reading Fictions, 1660-1740: Deception in English Litera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 c2008.
73.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4vols. London: Longman, Browne, Green and Longmans, 1849-1855.
74. MacLean, Gerald M., *The Rise of Oriental Travel: English Visitors to the Ottoman Empire, 1580-1720*.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75. Mason, John E., *Gentlefolk in the Making: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Courtesy Literature and Related Topics from 1531-177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5.
76. Matar, Nabil. *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7. Maurer, Shawn Lisa. *Proposing Men: Dialectics of Gender and Clas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Periodical*.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8. McCalman, Iain. *Radical Underworld: Prophets, Revolutionaries and Pornographers in London, 1795-18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79. Mcdowell, Paula. *The Women of Grub Street: Press, Politics, and Gender in the London Literary Marketplace 1678-1730*.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0. McEwen, Gilbert D., *The Oracle of the Coffee House: John Dunton's Athenian mercury*. San Marino, Calif.: Huntington Library, 1972.
81. Melton, James Van Horn.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2. Mennell, Stephen.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K.;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83. Mennell, Stephen. *Norbert Elias: Civilization, and the Human Self-Image*. Oxford, UK; New York, NY, USA: Blackwell, 1989.
84. Miller, Stephen. *Conversation: a History of a Declining Ar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6.
85. Mintz, Samuel I., *The Hunting of Leviathan: Seventeenth-Century Reactions to the Materialism and Moral Philosophy of Thomas Hobb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86. Monteyne, Joseph. *The Printed Image in Early Modern London: Urban Sp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exchange*.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c2007.
87. Morrill, John. ed., *Revolution and Restoration: England in the 1650s*. London: Collins and Brown, 1992.



88. Muddiman, J. G., *The King's Journalist [Henry Muddiman], 1659-1689: Studie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23.
89. Newman, Donald J., ed., *The Spectator: Emerging Discourses*. Newark, De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c2005.
90. O'Callaghan, Michelle. *The English Wits: Literature and Socia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eid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91. Ollard, Richard. *Samuel Pepys and His Circle*. Londo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c2000.
92. Paul, Helen J., *The South Sea Bubb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ts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93. Pocock, J. G. A., ed., *The Varieties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500-1800*.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4. Pocock, J. G. A.,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95. Raymond, Joad, ed., *News, Newspaper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London: Frank Cass, 1999.
96. Richetti, Joh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660-1780*.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97. Robinson, Edward. *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Coffee*. Christchurch [England]: Dolphin Press, 1972.
98. Ronan, Colin. *Edmond Hally: Genius in Eclipse*. London: Macdonald, 1970.
99. Schwoerer, Lois. *The Ingenious Mr. Henry Care, Restoration Publicis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0. Seaward, Paul. *The Restorat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91.
101. Shapin, Steven and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2. Shapin, Steve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1994.
103. Sharpe, Kevin. *The Personal Rule of Charles I*.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4. Shelly, Henry. *Inns and Taverns of Old London, Setting Forth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Associations of Those Ancient Hostleries,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the Most Notable Coffee-Houses, Clubs, and Pleasure Gardens of the British Metropolis*. London: Sir Isaac Pitman & Sons, 1909.
105. Sherman, Stuart. *Telling Time: Clocks, Diaries, and English Diurnal Form, 1660-178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06. Shoemaker, Robert. *Gender in English Society, 1650-1850: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Sphere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8.
107. Siebert, Fred Seat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overnment Control*.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5.

108. Smyth, Adam. ed., *A Pleasing Sinne: Drink and Convivi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K.]; Rochester, NY: D.S. Brewer, 2004.
109. Sommerville, C. John. *The News Revolution in Engl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Daily In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0. Spurr, John. *England in the 1670s: 'this Masquerading Age'*.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2000.
111. Stallybrass, Peter and Allon White.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London: Methuen, 1986.
112. Stewart, Larry. *The Rise of Public Science: Rhetoric, Technolog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Newtonian Britain, 1660-1750*.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3. Still, Judit and Michael Worton. eds., *Textuality and Sexuality: Read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D, 1993.
114. Sutherland, James. *Restoration Literature, 1660-1700: Dryden, Bunyan, and Pepys,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5. Sutherland, James. *The Restoration Newspaper and Its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6. Tague, Ingrid H., *Women of Quality: Accepting and Contesting Ideals of Femininity in England, 1690-1760*. Woodbridge, Suffolk, U.K.; Rochester, N.Y.: Boydell Press, 2002.
117. Timbs, John. *Clubs and Club Life in London: with Anecdotes of its Famous Coffee Houses, Hostelrys, and Tavern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La Vergne, Tenn.: Nabu Press, 2010.
118. 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 *England under Queen Anne: Blenhei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0.
119. Trolander, Paul and Zeynep Tenger, *Sociable Criticism in England, 1625-1725*. Newark, De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c2007.
120. Ukers, William H.. *All about Coffee*. Mansfield Center, Conn.: Martino, c2006.
121. Whyman, Susan. *Sociability and Power in Late Stuart England: The Cultural Worlds of the Verneys 1660-17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2. Wilson, Kathleen. *Island Race: Englishness, Empire and Gen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outledge, 2002.
123. Wood, Andy. *Riot, Rebellion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2002.
124. Wrightson, Keith.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25. Zwicker, Steven 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 Dryden*.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6. 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 著, 李康 譯,《埃利亞斯與現代社會理論》(*Norbert Elia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127. 王士文,《咖啡精神: 咖啡與咖啡館的文化記憶》, 台北: 果實出版: 家庭傳媒發行, 2004。
128. 王惠真,《咖啡的藝術》, 台南: 綜合出版社, 1998。
129. 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 著, 李康 譯,《身體與社會理論》(*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130. 克勞士·提勒多曼 (Klaus Thiele-Dohrmann) 著, 林珍良 譯,《歐洲咖啡館》, 台北: 聯經出版社, 2003。
131. 吳偉,《格拉布街: 英國新聞業往事》,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132. 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著, 曹衛東等 合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論資產階級社會的類型》, 台北: 聯經出版社, 2002。
133. 馬克曼·艾利斯 (Markman Ellis) 著, 孟麗、陳廣興 譯,《咖啡館的文化史》,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134. 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 著, 國立編譯館 主譯; 萬毓澤 譯,《再會吧! 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 台北: 群學出版社, 2007。
135. 斐蓮娜·封·德·海登—林許(Vereina von der Heyden-Rynsch) 著, 張志成 譯,《沙龍: 失落的文化搖籃》(*Europäische Salons Höhepunkte einer versunkenen weiblichen Kultur*), 台北縣新店市: 左岸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2003。
136. 斯契韋爾柏希 (Wolfgang Schivelbusch) 著, 殷麗君 譯,《味覺樂園: 看香料、咖啡、菸草、酒, 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 台北: 藍鯨出版: 巨思文化發行; 臺北縣新店市: 農學股份總經銷, 2001。
137. 湯姆·斯丹迪奇 (Tom Standage) 著, 吳平等譯,《歷史六瓶裝: 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與可口可樂的文明史》, 台北: 聯經出版社, 2006。
138. 諾貝特·埃利亞斯 (Norbert Elias) 著, 王佩莉、袁志英 譯,《文明的進程: 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9。
139. 諾兒·莉蕾·費茲 (Noel Riley Fitch) 著, 安德魯·米格雷(Andrew Midgley) 攝影, 莊勝雄 譯,《歐洲名人咖啡館》, 台北: 太雅出版: 知己圖書總經銷, 2007。

## 期刊論文

1. Aya, Rod. "Norbert Elias and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ory and Society*, 5:2(1978), 2190-228.
2. Berry, Helen. "Rethinking Polite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Moll King's Coffee Hous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Flash Talk'",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1 (2001), 65-81.
3. Black, Scott. "Social and Literary Form in the Spectat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3:1(1999), 21-42.

4. Carter, Philip. "An 'effeminate' or 'efficient' nation? Masculinity and eighteenth-century social documentary", *Textual Practice*, 11:3 (1997), 429-443.
5. Copley, Stephen. "Commerce, Conversation, and Politeness,"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8:1 (1995), 63-77.
6. Coulton, Richard. "'The Darling of the *Temple-Coffee-House Club*': Science, Sociability and Satir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5 (2011), 43-65.
7. Cowan, Brian. "An Open Elite: Virtuosity and the Peculiarity of English Connoisseurship",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2 (2004), 151-183.
8. Cowan, Brian. "Mr. Spectator and the Coffeehouse Public Sphe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7:3 (2004), 345-366.
9. Cowan, Brian. "Refiguring Revisionism",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9:4 (2003), 475-489.
10. Cowan, Brian. "The Rise of the Coffeehouse: Reconsidere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7:1 (2004), 21-46.
11. Curtin, Michael. "A Question of Manners: Status and Gender in Etiquette and Courtes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3(1985), 395-423.
12. Curtis, T. C. and W. A. Speck. "The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 Case Stud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ral Reform", *Literature and History*, 3 (1976), 45-64.
13. Downie, J. A.,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Periodical Essay: A Review Article", *Prose Studies*, 12:3 (1989), 296-302.
14. Downie, J. A., "Stating Facts about Defoe's Review", *Prose Studies*, 16:1 (1993), 8-22.
15. Ellis, Mark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ffee-House: A Discursive Model",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8 (2008), 156-164.
16. Fontaine, Stanisl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Revisited: Interview with Norbert Elias", *Theory and Society*, 5:2(1918), 243-253.
17. Ford, Douglas. "The Growth of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4:13 (1889), 1-12.
18. Gillingham, John. "From Civilitas to Civility: Codes of Manner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2 (2002), 267-289.
19. Gordon, Daniel.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Gender in the Enlightenment Conception of Public Opin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7:4 (1992), 882-911.
20. Gordon, Scott Paul. "Voyeuristic Dreams: Mr. Spectator and the Power of Spectacl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36:1 (1995), 3-23.
21. Greenough, C. 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tler, Particularly in Regard to News," *PMLA*, 31:4 (1916), 633-663.
22. Heilman, Robert B., "Some Fop and Some Versions of Foppery", *ELH*, 49:2 (1982),

- 363-395.
23. Hunter, Michael. "Witchcraft and the Decline of Belief",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2:2 (1998), 139-147.
  24. Iliffe, Rob. "Material Doubts: Hooke, Artisan Culture and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1670s Londo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8:3 (1995), 285-318.
  25. Johns, Adrian. "Miscellaneous Methods: Authors, Societies and Journal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3 (2000), 159-186.
  26. Klein, Lawrence E., "Coffeehouse Civility, 1660-1714: An Aspect of Post-Courtly Culture in England",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59:1 (1997), 30-51.
  27. Klein, Lawrence E., "Gender and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me Questions about Evidence and Analytic Procedu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1 (1995), 97-109.
  28. Klein, Lawrence E., "Liberty, Manners, and Politenes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2:3 (1989), 583-605.
  29. Klein, Lawrence E., "Politenes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itish Eighteen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5:4(2002), 869-898.
  30. Klein, Lawrence E., "The Figure of France: The Politic of Sociability in England, 1660-1715", *Yale French Studies*, 92 (1997), 30-45.
  31. Klein, Lawrence E., "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and the Process of Politenes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8:2 (1984-1985), 186-214.
  32. McCalman, Iain. "Ultra-radicalism and convivial debating-clubs in London, 1795-1838",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2 (1987), 309-333.
  33. Pincus, Steve. "Coffee Politicians Does Create: Coffeehouses and Restoration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7:4 (1995), 807-834.
  34. Rojek, Chris. "Problem of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in the Writing of Norbert Elia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4(1986), 584-596.
  35. Sharpe, Pamela. "Dealing with Love: The Ambiguous Independence of the Single Woma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Gender & History*, 11:2 (1999), 209-232.
  36. Sonnelitter, Karen.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Societies, the Monarchy, and the English State", *The Historian*, 72:3 (2010), 517-542.
  37. Stave, Susan. "A Few Kind Words for the Fop",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22:3 (1982), 413-428.
  38. Turner, Dorothy. "Sir Roger L'Estrange's Deferential Politics in the Public Sphere," *Seventeenth Century*, 13:1 (1998), 85-101.

## 學位論文

1. Alexander, James M. B.,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of London". Ph. D.

- 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89.
2. Caudill, Randall L.-W., "Some Literary Evid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Virtuoso Interes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Ph. D. diss., The Oxford University, 1975.
  3. Dabhoiwala, F. N., "Prostitution and Police in London". Ph. D. diss., The Oxford University, 1995.
  4. Klein, Lawrence E., "The Rise of 'Politeness' in England: 1660-1714". Ph. D. dis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3.
  5. 王士文, 〈當咖啡的香氣瀰漫在巴黎的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及發展〉, 台北: 輔仁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2001。
  6. 張敦為, 〈Norbert Elias的文明理論—文明化、個體化、知識化的形態與過程〉, 新竹: 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2009。

### 網路資料

1. Public house, n.  
Third edition, September 2007; online version December 2011.  
<<http://www.oed.com/view/Entry/154062>>; accessed 05 March 2012. An entry for this word was first included in New English Dictionary, 1909.
2. quidnunc, n.  
Third edition, December 2007; online version June 2012.  
<<http://www.oed.com/view/Entry/156486>>; accessed 22 July 2012. An entry for this word was first included in New English Dictionary, 1902.
3. virtuoso, n.  
Second edition, 1989; online version March 2012.  
<<http://www.oed.com/view/Entry/223848>>; accessed 24 April 2012. Earlier version first published in New English Dictionary, 1917.
4. wit, n.  
Second edition, 1989; online version March 2012.  
<<http://www.oed.com/view/Entry/229567>>; accessed 03 May 2012. Earlier version first published in New English Dictionary, 1928.

## 圖片來源

- 圖一、Rosée, Pasqua, "The Vertue of the COFFEE DRINK," in T. Howe : Visual and Contextual Resources, Item #69, <http://cerisia.cerosia.org/omeka/items/show/69> (accessed March 5, 2012).
- 圖二、Unknown, "Interior of a Coffeeshouse," in T. Howe: Visual and Contextual Resources, Item #61, <http://cerisia.cerosia.org/omeka/items/show/61> (accessed March 5, 2012).
- 圖三、"The Virtuoso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T. Howe: Visual and Contextual Resources, Item #63, <http://cerisia.cerosia.org/omeka/items/show/63> (accessed March 5, 2012).
- 圖四、"The Lion's Head Letterbox at Butto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search\\_the\\_collection\\_database/search\\_object\\_details.aspx?partid=1&objectid=3225687](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search_the_collection_database/search_object_details.aspx?partid=1&objectid=3225687) (accessed March 20, 2012)
- 圖五、"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excellent vertues of that sober and wholesome drink, called coffee And its incomparable effects in preventing or curing most diseases incident to humane bodies." Copy at A1:1[99] imperfect: mutilated and stained with some loss of text. Reproduction of original in the British Library.
- 圖六、"The Coffeeshouse Mob," in T. Howe: Visual and Contextual Resources, Item #60, <http://cerisia.cerosia.org/omeka/items/show/60> (accessed March 5, 2012).